

四部
備要

史部

二十四史

(四)

三國志

018

中



三國志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竝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志目錄

魏書

一卷

武帝操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明帝叡

四卷

齊王芳

陳留王奐

五卷

武宣卞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元郭皇后

六卷

董卓

袁術

七卷

呂布

臧洪

八卷

公孫瓚

張楊

張繡

九卷

夏侯惇

曹仁

曹休

李勝

荀彧

賈詡

袁渙

涼茂

田疇

邢原

崔琰

徐奕

邢顛

司馬芝

鍾繇

王朗

程昱

董昭

蔣濟

郭嘉

劉曄

劉放

張繡

張魯

韓浩

弟純

子肇

丁謐

子儁

孫越

史渙

弟承

弟淵

弟爽

弟羲

弟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夏侯淵

曹洪

曹真

夏侯尚

荀攸

張範

國淵

王脩

管寧

毛玠

何夔

鮑勛

華歆

郭嘉

劉曄

劉放

張繡

張魯

張繡

張魯

張繡

張魯

張繡

張魯

弟純

子肇

丁謐

子儁

孫越

史渙

弟承

弟淵

弟爽

弟羲

弟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純

子肇

丁謐

子儁

孫越

史渙

弟承

弟淵

弟爽

弟羲

弟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弟爽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温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十六卷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孫子預

鄭渾

倉慈

十七卷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十八卷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龐涓 母娥 親

閻温 張恭 恭子就

十九卷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二十卷

豐王公世

相城王據

鄧哀王冲

彭城王林

中山王宇

濟陽王林

陳留恭王陵

范陽王矩

趙王幹 王陵

臨邑王勤

魏王昶 王陵

鄆戴公子勤

殷城公子乘

東平靈王均

廣宗殤公子棘

樊安公子均

二十一卷

王粲

劉楨

陳琳

阮瑀

應璩

應璩

應貞

阮瑀

楊修

荀彧

吳懿

吳懿

衛覬

王象

仲長統

劉廙

杜擘

韋誕

劉劭

孫襲

夏侯惠

杜擘

韋誕

傅叡

二十二卷

桓階

陳羣

陳矯

衛臻

徐宣

盧毓

徐宣

衛臻

和洽

楊俊

常林

杜襲

裴潛

趙儼

楊俊

常林

杜襲

裴潛

二十三卷

和洽

楊俊

常林

杜襲

裴潛

趙儼

楊俊

常林

杜襲

裴潛

二十四卷

韓暨

高柔

王觀

崔林

孫禮

高柔

王觀

崔林

孫禮

辛毗

高堂隆

楊阜

楊阜

二十五卷

辛毗

高堂隆

楊阜

楊阜

高堂隆

楊阜

楊阜

楊阜

二十六卷

高堂隆

楊阜

楊阜

楊阜

樂陵王茂 北海悼王 東武陽王 贊 元城王 清河悼王 廣平哀王 廣

東武陽王 贊 元城王 清河悼王 廣平哀王 廣

滿寵

牽招

二十七卷

徐邈

王昶

二十八卷

王凌

諸葛誕

鍾會

二十九卷

華佗

朱建平

管輅

三十卷

烏丸

東夷

蜀書

三十一卷

劉焉

三十二卷

先主備

三十三卷

後主禪

三十四卷

先主甘后

後主敬哀后

田豫

郭淮

胡質

王基

母丘儉

鄧艾

杜夔

周宣

鮮卑

東夷

馬

高

句

麗

辰

韓

東

沃

沮

挹

婁

後

人

二

主

妃

先主子永

後主太子璿

三十五卷

諸葛亮

關羽

馬超

趙雲

龐統

三十八卷

許靖

孫乾

伊籍

三十九卷

董和

馬良

董允

劉封

廖立

劉琰

楊儀

四十一卷

霍峻

向朗

張裔

王連

張裔

先主子理

張飛

黃忠

法正

糜竺

簡雍

秦宓

劉巴

陳震

呂乂

彭素

李嚴

魏延

張裔

王連

張裔

張裔

張裔

張裔

張裔

張裔

張裔

張裔

張裔

張裔

張裔

楊洪 費詩

四十二卷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四十三卷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四十四卷

蔣琬 子斌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四十五卷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播

吳書

四十六卷

孫堅 孫策

四十七卷

吳主權

四十八卷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孫皓

四十九卷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變弟壹

五十卷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景夫人弟 吳主權謝夫人

吳主權徐夫人 祖父真 吳主權步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五十一卷 宗室

孫靜 子瑜 皎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五十二卷

張昭 子承 休 顧雍 子邵 邵子譚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五十三卷

張紘 子玄 玄子尚 嚴陵 裴玄

程秉 微崇 闕澤 唐固

薛綜 子翊 瑩

五十四卷

周瑜 魯肅

呂蒙

五十五卷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五十六卷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

朱桓子異

五十七卷

虞翻子汜

陸績

張温

駱統

陸瑁

吾粲

五十八卷

朱據

陸遜子抗

五十九卷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六十卷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六十一卷

潘濬

陸凱弟胤

六十二卷

是儀

胡綜徐詳

六十三卷

吳範

劉惔

趙達

六十四卷

諸葛恪

滕胤

孫峻留贊

孫綝

六十五卷

王蕃

樓玄

賀邵

章曜

華覈

三國志目錄考證

武帝操○臣照按史家之例帝曰本紀臣曰列傳始自馬遷述於班固晉書則以十六國為載紀歷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別異吳蜀以他稱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紫陽生於南宋其遇比於蜀漢故諱諱以正統與蜀作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然豈真擲揄陳壽哉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

管寧附胡昭王烈張玚焦先○臣浩按管寧傳似應先王烈次張玚次胡昭至焦先乃裴松之注中之人非本傳正文也不應附見

龐攄附母娥親○臣浩按本傳作母娥無親字其或以注所引烈女傳作娥親而後人加之耶抑本名娥親而傳偶脫之耶

裴潛附子秀○臣龍宮按裴潛之子秀其事實詳於裴注於潛本傳無所攷不應附見宜衍

三國志目錄考證

魏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帝操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

參之後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

出於周王克後世所封于孫分統春秋于世

高祖而後世功封平陽侯世襲

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

節士有自還其家不與相類

文節于笑而門中黃門少黃

書節于笑而門中黃門少黃

餘年即事四帝門中黃門少黃

其新用堂修路陳留諸葛

守上計吏守并於諸葛

下帝意常自稱高以書

類也特進高皇帝以書

追尊曰高皇帝以書

生本末高皇帝以書

歸列及郭太尉高皇帝以書

為父祖世語云高皇帝以書

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乃無度其面數言之於高

叔父言故中風已差乎太祖

告父終不見耳太祖曰初

女南陽何顯異焉玄謂太祖曰

天下將亂非命世之

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

自持中老矣願以妻下士不物王爵私產

歷位中外祖剛斷稱謙後下士不物王爵私產

中無所矜當以病策罷為大丞相世大語曰

是君有名盛交同好語云丞相世大語曰

室識博覽十篇好語云丞相世大語曰

能將孫武問三篇好語云丞相世大語曰

子笑曰年二十舉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

大雄門年二十舉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

令門年二十舉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

後數月復徵拜議郎

遷共為復徵拜議郎

誅明古復徵拜議郎

書勤三盈朝善委州縣聖言無效切實

舉委三公復徵拜議郎

之得弱公復徵拜議郎

問之意復徵拜議郎

多所推舉復徵拜議郎

巾起拜騎都尉討頰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

長吏多阿附貴戚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

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至或皆舉免小郡

賈人立郡清平

絕官或歷世二千石

由世官或歷世二千石

習讀書傳千秋萬世

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

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懿九州春秋
與術士平源襄會於芬坐楷曰天不授是陳蕃子也
門常侍言無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兵等謀於此
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得起兵等北行有赤
勅芬罷立之者伊下之芬當自登魏書載太祖拒芬辭
曰夫廢兵之者伊下之芬當自登魏書載太祖拒芬辭
輕重而行之者伊下之芬當自登魏書載太祖拒芬辭
霍光受託國之任精宗注故道也伊懷古權成敗計
諫外臣密對密近故計昌邑轉國事成未有權者
何若亦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
危乎亦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
天下騷動徵太祖為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
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
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
主不奮傲之權龍使至於此既治官罪當誅元惡一
賊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
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
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故必覆
劫太祖取馬及物卓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
卓命疑卓圖己手劍交皆入備而去主繼太祖前以背
而祖聞其食器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出關過中牟
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
牟疑是亡人耳拘於縣時拘天已破卓困白令釋之
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
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幸
賈太租伊起兵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雋字記
州民頗人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讓其與兵

道數部發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
企望公孫策自領兵入許都
事何謂袁術首領今言往視他州有動色者
州刺史孔融乃為弱市與他州刺史孔融
生何謂袁術首領今言往視他州有動色者
軍何謂袁術首領今言往視他州有動色者
會少與蔡邕善邕知其起為卓軍內太守
母班班觀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殺金吾
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
史其有威惠州刺史袁遺遺安字伯業
允亮直固天所縱者乃包羅載籍管綜時之量
日紹後物用遺揚州刺史袁術所敗太祖集英
伯業耳語在文帝與論濟北相鮑信子勳傳
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
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
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伯屯穎
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
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
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
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
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
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
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
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

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温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曰兵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餘至銓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虐近莫昌邑亡國之數動故也今易主下其制安之奸臣未莫昌邑亡國之數動故也今易主下其制安之奸臣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公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二年春紹覆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駐固等魏書曰紹反申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欲走西安攻賊其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欲走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駐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

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也中平中與西南單于於夫羅等將其衆入抄略諸郡寇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敗東出武關催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宮說別駕為治今日天下分裂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別駕荀彧往救之資之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百餘里遇賊衆前進黃巾為賊皆懼太祖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軍營皆懼太祖稱折退賊乃移書太祖勸賞罰衆乃復軍承間討擊賊黃巾之太乙同非若知昔在濟南與賊相擊道乃與中黃開戰戰輒禽獲奇伏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

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道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關宣聚眾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門中嵩懼穿後為迎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於陶謙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於陶謙故伐之

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鄆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鄆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罪屬鄆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苑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

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袁譙帝毒示無在意及戰軍敗布走太祖乃知是問曰曹

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

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入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謀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與日復來太祖隱兵隱裏出半兵引軍屯南十

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眾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婁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

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乃遷居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

子假太祖節鉞錄尙書事獻帝紀曰洛陽殘破董
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轅轅而東以太祖爲
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
社稷制度始立張繡漢紀曰天子既立自去春
可也也由是天子遂下北渡將自關中出立
謂宗正劉艾曰前太子守天關自關中出立
魏也能安天下首去就行不當益代而已公聞之
廷然下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
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
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取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
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
歲用肅祇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興屯田
者不可勝數紹之在河東軍人仰食桑榆無
江淮取給蒲羸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天子武以屯田之
定西成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屯田計四方
費軍餉於是州郡國置田官所在地段在四方
或軍賦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
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
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
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
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
語曰昂不能騎進馬公公成中而語繡當公乃引
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
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資以至於此
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
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
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
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
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
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
陽降攻舞陰下之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
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魏書曰公將引還繡
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
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
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
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
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
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
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
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
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
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
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
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
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
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孫各
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

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兗州以東平畢湛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湛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湛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湛生得眾為湛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魯相魏書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睦固又殺醜以其眾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還軍教倉以魏種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種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

率眾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帝春秋曰備謂公曰使汝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受

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為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夏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

魏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
 為紹命金璽之數又虞與臣書曰可都郵族當有所立
 與紹命金璽之數又虞與臣書曰可都郵族當有所立
 在位則北重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
 受國重恩而得逆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送大
 波乘聖朝之威得逆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送大
 首破萬餘級子譚重財物巨萬公收紹書中得許下
 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孤猶不能自保而况眾人乎冀
 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
 之分遼東殷墟見古達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
 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
 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
 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
 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
 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
 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
 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
 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
 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
 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大牢祀橋玄曰故昔令獻公祀文

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
 其商賈公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
 之好胡肯為此腹中征屯黎陽秋九月公征
 車之言三步履之痛征屯黎陽秋九月公征
 生之所厚其後益壯死知已懷此無忘承從容約誓
 我明矣吾以幼年博學國念明士思令故昔令獻公祀文
 歲所納增其後益壯死知已懷此無忘承從容約誓
 我明矣吾以幼年博學國念明士思令故昔令獻公祀文

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
 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買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
 馬法將軍死綏前尺無却一也寸有故趙括之母乞不
 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
 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
 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或軍吏雖有功能備
 仲曰使實者食於國則上所謂可與道申令曰義者
 死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與國者地故明君不官無功
 事者功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豹秋七月令曰喪
 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
 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
 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
 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
 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
 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我書曰公云表
 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
 圖謀而救其困乘其亂縱譚挾許不救東陽為我破
 自多矣乃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
 與譚結婚後其伯不為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
 行吉禮婚後其伯不為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
 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之約尚聞公北乃釋

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眾降封
 為列侯曠送之公曰我固知陰以將軍印綬假曠受
 自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眾比尚之破可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
 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
 攻鄴為土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

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
 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
 攻鄴為土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郟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十月日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職用我諫庶無年以類來不聞焉諫當以月且各名其失吾將覽中後諸樣屬治中別駕常以月且各名其失吾將覽焉

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施入泃水泃音各平虜渠又從洵河口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賈嬰之故能濟成大功夫世流弊成事幸積賢人不愛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濟成事幸積賢人不愛其

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

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眾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

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虜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西

丞相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賈嬰之故能濟成大功夫世流弊成事幸積賢人不愛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濟成事幸積賢人不愛其

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荆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

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其世多能者而師官言為最甚於其能而書其利

北郡尉集後劉表及荆州平公欲為治縣令韓

于少愛德亦南公會治之見及至公王之

百姓請命不先誅此則會治之見及至公王之

不濟下郡舍從之許曰費而笑居武而

紹運陸與紹帝之謂也今曹公下之

之身遂望恒文之功者亦難乎

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

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嘉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

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

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道步騎乃得過兵為不通又

計少晚向使早故水吾從無類公曰劉備亦故也

志為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

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

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

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

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

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

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

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

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

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

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

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

及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月士安為曰內給舉孝廉年少欲為一舉守好作政

十未名選去官之世士明知之少願蒙所急恐致家

五與同築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射歸鄉里於

欲望都尉征軍校尉等往來更欲然不說得如意

軍曹侯兵能出得耳然意而選值董卓言難征西

兵後到揚州更募黃巾三萬衆又此其本志於九

地預下皆言聖公門下已建門衣勸皆為天子

其天眾從使流公尚已解沮而後死及至真紹

義兵勢足垂盡於幸而破軍下計及至真紹

復定室之邊平天好自幸而破軍下計及至真紹

孤志委相付度每用命之幸而破軍下計及至真紹

天者有兵事服事大能幸而破軍下計及至真紹

垂世然曰臣事服事大能幸而破軍下計及至真紹

親重人書永可謂不見信矣

矣非徒對君說此也後以語妻妾皆欲令傳
高祖之言顧我萬年之計此言皆屬之書以自
勳我武信侯然不計所及何者誠恐兵戎未
歸就武平侯然不計所及何者誠恐兵戎未
虛名而實受其害此計所及何者誠恐兵戎未
為固安計而實受其害此計所及何者誠恐兵戎未
以不吝而實受其害此計所及何者誠恐兵戎未
人向不吝而實受其害此計所及何者誠恐兵戎未
絲不可謂也恒食武平萬戶且以分賜少壯之苦
也

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
賜侯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
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
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
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
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道曹仁討之超等
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
公西征魏書曰魏者多言關西兵強書長予非精選
不得也則魏者多言關西兵強書長予非精選
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
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
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
公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下如雨諸將見
軍賊不知笑曰今日皆魏將也

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
之超等屯渭南道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

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不可築壘於
公使公軍每渡渭不可築壘於

由是公軍每渡渭不可築壘於

八月也至此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
子公用賈詡計為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
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
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
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使日復與遂
交語不直曹瞞傳曰公使日復與遂交語不直

見公使日復與遂交語不直

胡前使大魏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
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
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
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
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
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
則西河未可渡吾故威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
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
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
而南築壘道狹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於彭越之壘
築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
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
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
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

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

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

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

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封侯以壽終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慶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禮書曰魏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帝特見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魏字何所望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處舉曰魏字北海融曰魏字公孫權安在哉遂與融互相長短以我子曰朕以民流此書亦解之慮從先帝勳遷爲大我子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

旒然游族也曰君若發旒然下所執也何休云旒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又

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臣釋位以謀王室傳曰諸侯釋其位以問王政服建君則攝進首啓戎行

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

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祀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

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不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

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

社稷馮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

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

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尙因之逼據

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入郡交臂屈膝

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

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

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

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

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

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

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

公乃密遣解圍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

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

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

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

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寶邑侯

杜獲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

胡為巴東太守獲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

承制封拜諸侯守相

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巴中將其餘眾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

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

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

田

後

立

主

免

之

順

卿

虎符第一至第五符使上符第一至第十符其正王服命以
三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力忠行和為典是謂以故動勳烈業垂名後世光茂書履契行
對聰明周若君文武朕之惟古用雖功重折建朕禮命君忠
察勤之然若君守此文是以每將也君重折建朕禮命君忠
辭四所體書以序朕心而後公世也君重折建朕禮命君忠
尚飲謂司公曰孤建公所舉及公為其部抑志建朕禮命君忠
王時適司馬武位傳大笑北郡尉南博士馬此平議而父
王隱晉書云趙魏武帝北郡尉南博士馬此平議而父
命王女為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
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
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奉常宗正官置冬十
月治兵魏書曰王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
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
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
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
師華歆為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御史大夫
桓公破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張敖王業然著千載
負起貪將殺妻自信則三晉不敵南謀今天下得無有
吳不仁才異在楚則三晉不敵南謀今天下得無有
之德高不孝而國用兵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
有術其各奉所勿有所用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
將不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
曹洪拒之

魏志卷一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
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曰魏長史王必營
也吾披荆未辟時史也檢出能勤事心如石國更長史
以故長史統事如故宜與穎川典農中郎將嚴匡
討斬之世三輔漢書曰自日時討有京兆金中郎將嚴匡
累業魏丞相漢書曰自日時討有京兆金中郎將嚴匡
章晃丞相漢書曰自日時討有京兆金中郎將嚴匡
穆字思然相漢書曰自日時討有京兆金中郎將嚴匡
盛而王若必欲與兵有日之運守少守少守少守少
必不攻人必欲與兵有日之運守少守少守少守少
家不攻人必欲與兵有日之運守少守少守少守少
謂必不攻人必欲與兵有日之運守少守少守少守少
天不攻人必欲與兵有日之運守少守少守少守少
吾不攻人必欲與兵有日之運守少守少守少守少
令死不自意竟收屍兒等所誤耳斬首呼魏王名曰恨
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
夔等五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氏強端斬吳蘭傳
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道鄴陵侯
彰討破之魏書載王今曰去冬天降疫民有渴傷
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夫作足若年十二已上無妻
兄產業者貧老耄身幼者至年十二已上無妻
一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
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
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
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
為北城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
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
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一五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首問苦發日音是南

太守東里與吏民共反斬關羽建和南陽功曹

孫觀來關羽亦無益何下不遺之即釋遣太守

夜圍城士出軍至共滅之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

平為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

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月秋八月王欲還也

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

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

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

諷反免鍾繇由是辭去大軍未反諷潛往許都

坐死者數十人王親幸諷曰卿陰謀害我而此誅

詳冬十月軍還洛陽北都尉孫資孫資遣使

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

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略曰孫權上書

外曰漢先帝臨崩以幼子劉禪托孤於孤孤當

已終有名號今日也民皆非君臣之分也

漢行氣盡生當與下桓靈之期諸侯已盡

周天不存之應天亦命無所歸已盡更代

復何疑年功德著於天亦命無所歸已盡更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

崩於洛陽年六十六建始昭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

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以時服無

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

藏金玉珍寶諡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海內安謐魏制其行軍用節制又手書於

將領教習氣勢益壯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全法戰時以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善軍戰時以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微登於武庫守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手高軍三賦守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頭及射飛鳥射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惟雅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功得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衣制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平制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方制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無制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幸制節制為法每戰必克軍無不捷

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康敷不足私謂
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
眾不然事不難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殺
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眈四州疆
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肇申商之法術該
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
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
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魏志卷一

魏志卷一考證

太祖武皇帝○臣清植按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
漢帝遷許以操為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公
稱公也既遷爵為王則改稱王即曹丕未篡之先
亦稱王而已明其為漢王公也為漢王公而卒乃
帝其為篡也章矣陳壽任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辭
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篡後猶權之耳惟先主始
終皆稱先主無易辭以此知陳壽意中隱以正統
予蜀如綱目之指故隋王通曰使陳壽不美於春
秋遷固之罪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
有合於春秋也
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注太祖一名吉利○太平御
覽太祖上有曹瞞傳曰四字臣龍官按裴注所引
皆有書名此為脫落無疑
封費亭侯注騰父節字元偉○臣明楷按宦官有曹
節曹騰之父亦名節名同耳
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嵩夏侯氏之子○前學士臣
何焯曰夏侯惇之子融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
曹氏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
其在君乎注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臣明楷按
接似應作節或以祖名節而諱之與
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臣清植按魏武
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令操先在濟南後徵為都
尉此拜騎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敘
為正
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汗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太平
御覽八下有九字
河內太守王匡注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
殺匡○臣清植按後文所列諸人屯兵處獨缺王
匡鮑信信名位微又其傳曰協規太祖其統屬於
操無疑匡所以闕如必是見并於操如謝承之說
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宋本作季進
太祖軍臨武平○太平御覽無平字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萬初

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臣龍官按建安五年故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則此時未得斬也又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疑有誤何焯校本衍辟字良是

公將引還續兵來公軍不得進○太平御覽來下有進字

因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繆文選作繆

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注令俳取冢間獨體繫著忠馬鞍○元修本無著字

為子整與譚結婚注未必便以此年成禮○臣清植按明年九月明記女還而後進兵則其成禮於此時必矣操譚惡得與論禮哉

東平呂曠呂翔叛尚○袁紹傳俱作規監本誤作詳今改正

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尚懼下當有遺字

夏六月以公為丞相注璿字孟平○後漢書作孟玉和洽傳注中又作孟本

冬作銅爵臺注以及子植兄弟○何焯曰文類作子桓植字乃桓字傳寫之訛劉臣下亦以稱子之字為嫌觀陳思王傳注中諸令屢稱子建則此為子桓決也

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萇成宜等叛○監本作李埔後云斬成宜李萇等又馬超張魯傳皆作萇則作李埔誤也今改正

九月進軍渡渭注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作須臾冰堅如鐵石功不遠矚百堵皆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

二十四字

策命公為魏公○何焯曰魏公之命及丕禪授之際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偽讓承祚之辭詞所以殊於

它史也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注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

攸○何焯曰王字衍文凌謝當為陵樹荀攸本傳冀州平太祖表封為陵樹亭侯也

但更事多耳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安陽下疑脫亭字

兄弟皆伏法注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何焯曰完字衍完死在十四年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注此為敬恭不終實也○文類作終不實也

漢太醫令吉本○後漢書作吉平

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注或曰必欲殺禕○或曰諸本誤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當是兩說傳疑作或曰為是

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宋本民吏作吏民仁屠宛斬音注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通鑑作東里褒

二月丁卯葬高陵注是以袁紹崔豹之徒○臣良表按豹當作鈞宋書禮志可据鈞與袁紹起兵山東見後漢書崔駰傳

魏志卷一考證

魏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文帝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

譙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圍如草蓋當其

上能屬父有德才遠博貫古今帝起諸子百家之書每

騎射好擊劍舉步不廢不廢不廢不廢不廢不廢不廢

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表處持節奉策免溫官建

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魏

太子魏略曰太子不呼立問之對曰其貴是時有高

崩嗣位為丞相魏王至安漢天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

家道衰微除二十有餘載九州不弘功茂績光老守保

垂拱負屈二御御史大夫華歆奉詔策授武丞紹相

早世潛使持節領冀州刺史外奉宣明策詔策授武丞

魏王使持節領冀州刺史外奉宣明策詔策授武丞紹

命之秋王使持節領冀州刺史外奉宣明策詔策授武丞

可與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

年元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故池

其除池籍之禁關津之稅皆禁之金銀各有所差等

王相相行郡國有違理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

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置

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

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

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

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恆象此

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登聞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辭而敬事季友節長信

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

藏猶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丙戌日

女官奏德重和之職效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

少府謝尚書中尉徐奕等皆在朝中令

言白雉見魏書曰賜安田租渤海郡百戶庚午

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惇在禮天子追尊皇祖太尉

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

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為武德侯

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焉命田之宜且父入侍曜昭其志

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眾降皆封列侯魏書曰

王照及盧水胡李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不朝書曰

欲討盧水胡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非武侯使吾及

有自得之見李其屬今又降非武侯使吾及今

大坐降之其功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

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華見王凌傳州刺

月辛亥治兵于東郊魏書曰公卿相繼王庚午遂南

征魏略曰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言無性凡百

各建所規用訊先王體則乾坤濟能言四聰賢愚

為德所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用戰則思

今且國委重本春冰守其難抗有威虎擾則思

不意臣謂此危懼改認願大夏啓神三年易

政復受事大難其言短臣沐浴先王之澤所

竟殺之既而悔之遂原不及秋七月庚辰令曰軒

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
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
皇太后曰太皇帝考武帝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
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
級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穎陰之
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
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
理為廷尉大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
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
珖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
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

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
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
紀為脫者也

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
等

魏 卷二十一

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而此
郡特獲河內為王基今朕復於此改許縣為許昌縣
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魏郡日改長
洛陽郡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界太行東界東陽
五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
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
上博博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
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
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
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
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
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
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
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
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
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
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
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
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

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
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
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
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
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
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
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

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凡杖之賜所以
資禮者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德高年

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
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
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
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
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
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
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

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凡杖之賜所以
資禮者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德高年

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
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
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
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
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
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
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

十受行不嘉賜公故漢字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
 鹿頭皮冠不復行祚十餘年帝位公位世著名節年過七十
 尺宜寸之旨復行祚十餘年帝位公位世著名節年過七十
 位大行馬公如子光修事皇上年章夫中不聽千焉門見
 四行六致如子光修事皇上年章夫中不聽千焉門見
 魏書曰十萬羊治元多盧西將軍曹直命衆將及州郡
 生計破胡水灌一治元多盧西將軍曹直命衆將及州郡
 初光武因胡水灌一治元多盧西將軍曹直命衆將及州郡
 正相武因胡水灌一治元多盧西將軍曹直命衆將及州郡
 其相武因胡水灌一治元多盧西將軍曹直命衆將及州郡
 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

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

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

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

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

糾故不以實者四書曰馬友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

之禽變起并翼將軍其充厲成武勉蹈奇功以解吾

意二月鄴嘗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

敘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竝款塞內附

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

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爲平原王帝弟

鄴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

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甲戌立皇

子霖爲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鄆城

侯植爲鄆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

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爲鄆州

閩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

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

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

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尙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

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魏守曰權及領南郡

十人等詣荊州刺史奉命所假印綬去承光殿權

部無不喜悅期權爲侍中鐵車馬衣裘推帳妻妾下及編

勝乘者有封拜權爲侍中鐵車馬衣裘推帳妻妾下及編

人百餘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

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

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

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周室之禮禮有建

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稱孤三從之禮禮有建

順至公巨也何至后族而下委事專行非古義也禮有建

至公巨也何至后族而下委事專行非古義也禮有建

運祚隆故無王威憑寵職豈亂階之禍乎時昏道喪

一儆之詔可謂有識之與言非帝者之文也漢庚子立

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綵寡篤癯及貧不

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

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禪存不忘亡也禪者扶厚反

數棺之親身之棺各有重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於

稽農不易畝紀市塵不變其厚禹葬會稽不毀人徒

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

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

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痺之

知冢非樓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顯也為棺
柳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
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
銀鋼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
三過飯舍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
季孫以璜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
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
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
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
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
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
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
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
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
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
壅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
陵壅子遠在贏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
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
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
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
秘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鄂州為荊州帝自許昌
南征諸軍兵竝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
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
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築南巡

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

央大星魏書曰丙午詔曰孫權害民物朕以宛不

權黨呂範等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將軍劉琦

將軍張郃等帥諸將擊其南軍不得入此周上

千軍又為賊所破城陷中軍征南將軍劉琦

伐耳而賊中痛氣疾病死屍盈道高平皆知天時而

之國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之役罷天下歸成畜養士民

安息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鷄鳴

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

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

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備德茂才獨行君子

以答曹人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

聖祀焉魏太祖高皇帝廟也六月甲戌任城王彰

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

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

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魏詔魏書曰魏書曰

郊祀也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魏書曰

願安世樂曰正世業嘉雲翻舞曰迎風樂武德樂曰

靈應舞武德舞曰昭業舞武德舞曰昭業舞武德舞

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

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主

食邑各五百戶是夕甘肅王芳薨芳林園臣林之按

五年春正月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

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
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
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

後從陳國袁敏學以狹路直決耳余為若神對家不知所
 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為若神對家不知所
 合所喜唯彈其略盡其巧公子常為之賦昔京師先工者對
 容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
 上雅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而能勤學
 帝善彈琴能用冠著葛巾角一書生若加之曠大之
 又善彈琴能用冠著葛巾角一書生若加之曠大之
 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而備歷
 帝善彈琴能用冠著葛巾角一書生若加之曠大之
 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
 何遠之有哉

魏志卷二

魏志卷二考證

文帝丕生於誰注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

臣浩按後漢書獻帝紀及溫本傳俱作十三年

庚午遂南征注肅王丕爭周道用與○監本作幽王

臣良裘按肅王謂太王也作幽王非文類宋本俱

作幽今改正

居漢陽郡注吾前遣使宣慰威靈○宋本作日前遣

使

冬十月癸卯○諸本作十一月癸卯臣龍官按後云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一月中有癸卯不得又有

癸酉且注中明云十月乙卯又云今月十七日己

未又云今十月斗之建則癸卯乃十月朔也作十

一月誤

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注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

宋本作赤烏

又注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宋本無

眉字

又注曰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宋書絕作

紀臣清植按火光者炎也炎漢之運至是而終宋

書絕作紀非是不橫一者丕也故下文曰魏王姓

諱見於圖讖也

又注其為主反為輔○宋書反作及臣清植按主

反為輔者言漢反臣於魏也作及非是

又注心懷手悼○悼疑作悼

又注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運也○監本連

誤作建今改正

又注周之伐殷以恭也○恭疑作暴

又注劫遷省御太僕宮廟○臣良裘按太僕二字

於義無處其或火撲二字之譌與

又注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臣明楷

按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注自敘始生禎祥曰乙未

直成于生又曰厥日直成應嘉名也漢書王莽傳

又注王于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臣龍

官按諸本俱作被重非繁莊于讓王篇改正

又注季今月戊戌聖書○臣明楷按十月中無戊

戌前云壬戌冊詔疑戊戌乃壬戌之譌

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文類各作

茲

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臣浩按

前已有春正月此處春字宜衍

懷遠宅注尚書盧毓議祀厲事云○臣明楷按祀

厲宋本作厲殃何焯曰殊守是殃字之誤作祀厲

殃事於本又黃初賦

三月行幸○通計黃渠○監本訛作召陸今改正

皆以終制使事注恩賜蔡唐○藝文作恩賜唐

又注數自區盤○本葉作欲白偶樂

又注威懷南風○文類作威懷南風

又注求光幽昧○宋本作末光幽昧

又注正行定紀○文類作五行定紀

又注金根黃屋○監本誤作黃根金屋今改正

又注權若涸魚○監本誤作土若涸魚今改正

又注黃初叔祜○臣浩按叔祜似當作倣倣始

也祜福也言黃初受禪始受福也

又注追顧景而憐形○宋本追作迫

號曰呈覽注葉諸儒於肅城門內○太平御覽作肅

成門內

十藝兼注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慎○太平御覽

作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

又注謀楮為蔽木戶○太平御覽作兩議為閉木

戶

魏志卷二考證

魏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明帝

明皇帝諱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
令在左右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
中近臣並列惟好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
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魏書
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曹芳嗣帝以母不長御問起居郭
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
帝從文皇帝見子母疏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
帝之而樹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
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
側下雖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之驚十人
及耳癸未追諡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
粲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
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
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
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
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
巳立皇子罔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
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
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
河王罔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
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

魏志 卷三

散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為司
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
平魏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野討斬
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
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
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
郊焉者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
子爵人二級綵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
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
馬宣王討之注曰伯也錄曰孟名伯涼州人靈帝時其
帝待張讓專朝政讓與共結親舊家業為之破盡乃盡
以家財賜讓所飲與日飲者門下得數百乘或果日不
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得數百乘或果日不許
入通人悉驚謂眾如與讓者門下得數百乘或果日不許
刺史他康元達少入蜀其曲四千金歸帝初涼州
王位延康元年達帥其曲四千金歸帝初涼州
逆與達書曰將帥之才也或曰達相何者昔伊益欽
識逆順百去就皆審而後入秦樂符效瑞成敗之然
優丹書其能西望收其功勳今觀其辭誠然於昔
相嘉樂聽心西望收其功勳今觀其辭誠然於昔
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物之警中夏無分於今
相是當明開禁慎勿先安人官空道初無親任
若騎欲來相見且當先安人官空道初無親任
目劉王近來相見且當先安人官空道初無親任
為劉王近來相見且當先安人官空道初無親任
太守備刺客邪遂之任時吾保其或以為特警之大
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或以為特警之大

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

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

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

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

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

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

帝之主祖共一廟特立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

而巳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魏盛曰癸卯大月

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

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

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

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

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

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

王為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夏四月

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

秋七月武宣太后祔葬於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

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

祠中獄魏書曰行過繁昌使金吾臧霸行太尉事

前代已行故事然為禮位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

於上帝而致祀於壇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

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

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

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

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

此月不雨辛巳大雪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

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

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亮軍無糧重糧必不繼不

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安上却左右生麥以奉賊

食帝皆不從亮相持糧得此麥以奉軍糧乙酉皇子

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

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

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戚衰也朕惟不見

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

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

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

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

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

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疆

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

定制非所以承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

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繹寡孤獨賜穀

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

于冀近太傲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

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

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男子

爵人二級綵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

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

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

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

依禮祀之於是於惇等配享之皆戊寅北海王蕤薨

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

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

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

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軌出軍以外威比能

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

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

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

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

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

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

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

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

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

依禮祀之於是於惇等配享之皆戊寅北海王蕤薨

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

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

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

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軌出軍以外威比能

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

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

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

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

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

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

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

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

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泥等詣并州降引軍還魏氏春秋曰顯字元明新

言考不密臣此音明喪葬之義也昔助者組落今有司
今議禮比諸侯之王此喪葬之義也昔助者組落今有司
之廟曰公親也禮也尚焉今山公廢疾初是國有司
終建言已深觀之禮也初漢書亦公于國行堂義
郊乃陶唐祀禮之制也初漢書亦公于國行堂義
也志嗣訓為孝臣以前命欲述志莫明詩蓋于義
承繼典以來昭孝考以前命欲述志莫明詩蓋于義
帝冊副將聖作命司徒司空持節祭陵及置百官
官史車放服仰章大密司葬禮立儀其如漢書亦公于國行堂義
臣董奉黃仲章是贈祭曰嗚呼皇天降于時六
賢功征廷乘魏國又還自昌京武求定依歲在玄
念旁流允柔膺歷四德于術向義及文皇九域聖
極玉衡允柔膺歷四德于術向義及文皇九域聖
承明主禪位弗登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之帝亮
位明主禪位弗登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之帝亮
今編歷七代皇德重光而德運來復肅命底績
者矣非周之德與德可謂高祖四時合信動和民
若于命下其典能至於皇考先賢意享宗弘不
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
而曰靈嘉置國弘休之哀帝制為山陽公是月諸葛
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
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
糧盡厲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
勝之道也婦人之春秋亮宣王將出戰辛毗伏
其節食詞反其王及軍糧不問成事使對王曰諸葛
不與夜謀升宜王曰亮體親其能又食五月太白晝

魏志卷三

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
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
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
縣據路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
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
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
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
城將軍張領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
議詔等亦退羣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
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
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
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宦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
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
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
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
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己亥
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
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
如終制兩韓女子之啓蒙莊日魏時人有開明王冢者得
年太后崩京師哭泣一年後而死者是時大治洛陽
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
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帝優容之魏略曰極
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又建明堂於北立八坊諸材
園中起殿池欄欄高十餘丈又建明堂於北立八坊諸材
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手知書可付秩信

四七

人者以六下人至尚為女及尚書使與省外委諸官各受千數
 通引水過馬均龍駒使南水井閘百餘萬戶建國門
 社龍博弄馬舍人龍南吳蜀數萬戶建國門
 關外宮太士其意於民妻內之無餘奉以配空生口
 帝士女前室留女亦非色者切婦賜君于小入下
 自見又書諸吏非亦大士禮賜君于小入下
 之識也百姓實亦大士禮賜君于小入下
 與同此亦無以珠實亦大士禮賜君于小入下
 故矣富則官配家得妻父人君今恩偏
 出與妻則官配家得妻父人君今恩偏
 者窮或士不危得者配家得妻父人君今恩偏
 非千員無奉錄天女武帝好美神與信方士掘地泉亂海封
 為山半軍昔天漢帝好美神與信方士掘地泉亂海封
 四其號痛之天漢帝好美神與信方士掘地泉亂海封
 創不號痛之天漢帝好美神與信方士掘地泉亂海封
 陛下是號痛之天漢帝好美神與信方士掘地泉亂海封
 舍新是號痛之天漢帝好美神與信方士掘地泉亂海封
 除也去之號痛之天漢帝好美神與信方士掘地泉亂海封
 臨天去之號痛之天漢帝好美神與信方士掘地泉亂海封
 師高之號痛之天漢帝好美神與信方士掘地泉亂海封
 詔言言是者擢臣昔為上言舍歡且素臣書以虛虛人
 不能言言是者擢臣昔為上言舍歡且素臣書以虛虛人
 茂侍言言是者擢臣昔為上言舍歡且素臣書以虛虛人
 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
 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
 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褒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
 丁酉行幸許昌宮金山春秋曰是歲張掖郡象丹
 川西有石馬七尺長一丈七尺一丈五寸立形

而子善成鳳有玉匣關蓋於西上牛玉馬自中布一
 述列四金面皆曹孟甲其南取之世凡立字中大上金馬一
 大告開列書此李甲之象述焉水語曰又六金一字
 有記日初於太掖之千之聖先世五之語曰又六金一字
 初與備也張元元成世先世五之語曰又六金一字
 之麟鹿也至晉仙始之象年乘然中石高始一見於善安形章成龍黃
 有本五國也至晉仙始之象年乘然中石高始一見於善安形章成龍黃
 有馬正形開不其石一字成有金中權不司馬之晉春有日
 立池水大柳谷其尺成有金中權不司馬之晉春有日
 中牛一鳥入封玉六尺成有金中權不司馬之晉春有日
 愈而明石象皆焉換微初玉馬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
 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
 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
 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選乎何相去之遠法令
 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眾而茲不可止往者按大辟
 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
 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
 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筭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
 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
 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乞恩者使與奏當
 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
 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
 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

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
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
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在音仕於
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
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

在東宮著論以為五帝三王運及即位後游者久矣
正朔自宜改變以順受命之運及即位後游者久矣
史官復著言百六乃詔三公議遣九卿同帝將大夫
博士詣郡言百六乃詔三公議遣九卿同帝將大夫
甲子詔曰大人極運三辰五至元氣轉三統五
行於下登降周成終則正迭相為首今推二統三統
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相為首今推二統三統
矣其改元龍五年三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
月為景初元年四月三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

首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
禮禮記云夏后氏禘用白馬殷用黑馬周用騂馬
禮禮記云夏后氏禘用白馬殷用黑馬周用騂馬
禮禮記云夏后氏禘用白馬殷用黑馬周用騂馬
禮禮記云夏后氏禘用白馬殷用黑馬周用騂馬

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
同至於郊祀迎氣祠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
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

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
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衛

臻為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為
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

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
為魏高祖樂用成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

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

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盛以表行廟
者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制
祖宗未終而後自傳斷者華樂以厚敘致譏周人以
禮凶遠禮之遺事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

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
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

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
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

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
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眾隨儉內附己卯

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
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稱

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
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

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
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

粟山為園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
代之而既著則神祇宗廟之制備也昔漢后土雍宮
秦滅學之後採摭遺缺宗廟之制自甘泉后土雍宮
四時神祇無所歸依不見經是以前代更立者常有一
氏系世出自有漢丘所祭曰皇丘皇丘始地帝配伊
丘曰皇丘所祭曰皇丘皇丘始地帝配伊丘

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邱已反音其四縣置
襄陽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

亡而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
帝得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擊入泣涕
固諫帝言強作之遂為出大言曰我因篤不能放王宇等
朕又從帝手強作之遂為出大言曰我因篤不能放王宇等
聲譽不與相與而歸第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
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獨邪納福

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
稱揚其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三年春
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
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

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魏略曰帝既從
來汝持我此詔既封顧平宮中常馳去先是燕王為帝
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復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
乃馳到入宣王曰帝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
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詭秦之勿誤也又教齊

王九歲在御側帝與春秋手曰太子曰死年乃復可秦
日忍朕下不見待君其與東輔此宣王即日帝崩于嘉
福殿九龍前殿于時年三十六安臣九松年八月魏以建

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十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整
不名三十五年也癸丑葬高平陵魏書曰帝自止可觀
禮大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後位之喪
特頒行左論功小臣官簿性行相減服帝之略父性

吏士庶上書一月不遺中至數百封容受直辭驛
容秀省亮竟垂地口無所推殺其己出而優禮諸公受
遺輔導帝皆以方無所推殺其己出而優禮諸公受
基也然不權偏據社稷無不固維城之君人而優禮諸公受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

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
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魏志卷三

魏志卷三考證

明帝敕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注保官空虛初

無責任○何焯曰魏志凡鎮守部曲將及外州長

吏並納質任有上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資當

作質

又注時階尚皆卒○諸本俱作桓尚皆卒臣龍官

按上云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則作階尚為是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何焯曰靈嘗

作陵又按宋刻一本無巫字

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注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

○土瓦宋本通鑑俱作土九

申朔著于令○監本令誤作今今改正

帝優容之注過九龍殿前○各本無殿字據通鑑增

又注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杜夔傳注馬均作

馬鈞此均字疑誤司南車監本誤作司馬軍今改

正

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蔽宋本作斃

春正月壬辰山在縣言黃龍見○太平御覽作太山

在縣

屬義陽郡注九龍承露盤○何焯曰何平叔景福殿

賦云建凌雲之層盤凌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淅

水浩浩以此書參證則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

也李善注凌雲盤名蓋魏有凌雲臺又有凌雲盤

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注隕缺不預則手足

相代○臣良表按晉書何曾傳作則才足相代以

上句文義諧之似當作才

復置安樂縣○置監本訛作致今改正

魏志卷三考證

魏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齊王芳 高貴鄉公 陳留王 吳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

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魏氏春秋曰或青龍三年立

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為皇太

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

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

勞在疲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

司徒司空冢宰元輔摠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

大夫勉勛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

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

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

國有木生於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

死有木生於其北而消也枝葉更活秋生冬死則

皆枯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

杯而汗之則火浣布也然則布上若有鳥獸草木皆

之燒之則火浣布也然則布上若有鳥獸草木皆

毛之燒之則火浣布也然則布上若有鳥獸草木皆

其無不有之帝之幸也

帝昔著典論不以朽蠹之格言其及西石于廟

至焉於是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笑臣使尚府而

外無非兩處立老云謂此言為不狂五兩方別神

生曰南荒之木畫外有火燒山長三十里狂風可

以毛布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

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

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

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

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

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秋

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

鎮南將軍黃權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

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

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

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

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

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汝北豐縣

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

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

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

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

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

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

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

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

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

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千餘人吳將全琮寇

樊城諸葛瑾步騭寇中千餘人吳將全琮寇

不日相解民危事也千餘人吳將全琮寇

之宜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藥軍不能而任
 也六月軍今疆歸動民心疑惑是君稷之大憂
 方暑淫不宜持久使經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南
 諸軍休息洗沐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必攻六月
 大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迨至三州口大般獲

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
 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
 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

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
 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既秋七月詔祀

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
 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

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
 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

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
 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
 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

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
 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

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
 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魏松之配

不及荀攸蓋以其末年異議又荀攸則未詳原也至
 升程昱而遺郭嘉先年無異議而後荀攸則未詳原也至

關之危非補而許褚心動功烈有過與律今祀原且潼
 未達也所己酉復秦國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

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
 儼為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
 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
 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一月裕祭太祖廟始祀前所
 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
 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
 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

滅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

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

瘡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

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

縣振給之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

八年間而復賣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癯解殘己

病豈非可憐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殘己

西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

兩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

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搗捶老小務崇脩飾疲

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

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

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書靈齒漢晉春秋

入祖廟中斬獲數千相中民史萬餘日宣王曰今

謂曹爽曰若便今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

之備安地則南安虎地則北非長策也宣王曰然

也形勢與御眾之要不可不持萬言曰然虎地

三萬人與南軍相持萬言曰然虎地也宣王曰然

楚之民與南軍相持萬言曰然虎地也宣王曰然

紅民與南軍相持萬言曰然虎地也宣王曰然

救遠紅民與南軍相持萬言曰然虎地也宣王曰然

救遠紅民與南軍相持萬言曰然虎地也宣王曰然

次平土此中國所懸聞也夫用兵者皆以節特縱以
邊境則隨其所欲行不遠守少則居方專則疆當
陵其國而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寇循民
於國亡之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
淮北遠絕其間則以近賊疆界易於攻之驚乎遂不從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
縣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
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
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
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
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
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
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
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
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
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
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
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斷
簞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
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
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
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
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
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

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冬十
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孫盛魏世籍
去洛水南六十里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
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
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
不軌又尚書丁謚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

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
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
止相增邑萬戶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丞

推齊森凶噴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
改制三公之官皆備相復自奉政連成先典革聖朝之
經制秦漢之路雖在異人書十餘上詔當臣身復如
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租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
辭不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

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
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

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
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
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
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

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
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
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

與使官彈手其行照白後官有宜與至尊相提掣左
 不景使行來帝淫夫太后帝常文書人帝不省左
 人倫之敬天不危墜社稷依漢魏命事收帝聖殺帝
 懼不可覆天下危墜社稷依漢魏命事收帝聖殺帝
 本以意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使臣柔持節是日
 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使司使臣柔持節是日
 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
 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
 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我子曹芳
 乃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我子曹芳
 意已成又勸兵于外軍口有常備當順旨將復何言
 當遠取景王景王是歡又遣使者授曹芳印綬當出
 就西宮帝命送曹芳王車與太后馬手悲不自勝極
 殿南出羣臣送景王立使當何之且皇太后當歸城
 王我之季叔也景王又使當何之且皇太后當歸城
 子吾以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也皇太后更召
 已臣二日待豐綬于後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曰我
 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曰我
 日我自欲以豐綬手授之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
 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
 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魏書曰景王復勸羣臣共
 親親故為祖傳正統也魏書曰景王復勸羣臣共
 賢帝之孫宜承正統也魏書曰景王復勸羣臣共
 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尚書亮中護軍望兼
 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
 十年年歲四十三歲始

將答拜儻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
 止車門下與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
 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
 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魏氏春秋曰公
 諱思武類太祖景王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詔
 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
 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
 贊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
 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懷中與之弘
 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
 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
 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又皇家俾朕蒙闇垂拱
 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俾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
 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
 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
 度及罷尙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
 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
 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
 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
 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
 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
 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魏書曰大將軍奉天子征

臣松之披諸書都無此年... 挾太后及帝與俱行... 任以爲前比知... 郭頌晉之令史... 實後漢紀雖以未... 以爲晉書其... 特赦淮南士民... 葛誕爲鎮東大... 以衛將軍司馬... 將孫峻等衆號... 左將軍留贊獻... 四月甲寅封后... 王昶爲驃騎將... 將軍鎮東大將... 蜀大將軍姜維... 大敗還保狄道... 軍與征西將軍... 孚爲後繼九月... 空鄭冲侍中鄭... 月詔曰朕以寡... 陸洸西之戰至... 戰場冤寬不反... 之悼心其令所... 吏慰卹其門戶... 舊科勿有所漏... 年受敵或亡叛... 赦之癸丑詔曰... 亡或沉溺洸水...

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

林薨薨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哀薨於太極中書

少原內之續等曰有禮儀哀帝相世帝少康集夏

德應難自然爲先受命創曰至天啓重帝者也考其

與世之功因流可也至如高祖命聖劍業分所覺

諸漢祖中興武高祖雖高命聖劍業分所覺

祖因功身少康生於成德之於其謀子諸侯之

宜高更康而後漢或三代之建國以遠而治當其

無上道而高祖力故秦之弊可以力至少康功

仁者道也高祖力故秦之弊可以力至少康功

宗其詩書也高祖力故秦之弊可以力至少康功

功衣率外乘有靡艾仁於漢者有業所論德則少

世且太康高祖力故秦之弊可以力至少康功

成也且夫仁者必存其心而後書論曰少康功

此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是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此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此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此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此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此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此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此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此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此而臣咸況服中書一舉造曰少康功

有可采儲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象象鄭立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與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眾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眾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

庚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繇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繇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繇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子帝曰堯之任繇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子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繇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及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

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
 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
 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
 軍法從事騎督成倅第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
 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
 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
 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
 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
 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勅不得迫
 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恒痛恨五內摧
 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
 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
 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魏氏春秋曰成濟已
 下射言恃慢自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
 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
 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
 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
 末也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欲殺長安得見司馬
 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也
 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處留也苞曰非常人也
 數日而難作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
 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
 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甘露二年
 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
 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
 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
 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
 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
 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
 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
 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
 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
 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
 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邪
 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
 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
 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
 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
 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
 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
 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
 觀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
 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
 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
 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
 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
 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
 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絜絜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
 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
 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

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軍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葛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虛用其衆曾無廢志住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跋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略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酉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

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

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尙書左僕射荀顛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何曾司空荀顛並諸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散今日使當相率而拜無所擬也祥曰公相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及入朝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禮吾不爲也及入朝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禮見爾後知君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瑾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懼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撫爵

關內侯起宜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

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歛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道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寶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為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威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

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偽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為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為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偽將施續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始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偽南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為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膠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

方寶織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摠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尙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魏志卷四

魏志卷四考證

齊王芳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

將軍○己酉蓋本作己卯臣龍官按本月有辛丑

不得有己卯據王凌傳芍陂之戰凌率諸軍爭塘

力戰連日賊退即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其非他

月可知是以從作己酉本

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真監本誤作宜

今改正

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虞注先鍾繇而後荀

攸○文類作先鍾華華蓋謂敬也

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臣浩

按孔又字元偽見後倉慈傳注中下文晏又咸因

闕以進規諫謂何晏及又也此晏字疑衍

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臣明措

按陳泰正始中為并州刺史嘉平初代郭淮為雍

州刺史未嘗典新城何有與王基同破吳之事或

作州泰鄧艾傳中州泰注云宣王擢為新城太守

是其人與

不利而還注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勦并州并力討

恪○臣浩按東軍之敗與并州無涉注中所引明

恪是二事宋本作并力討胡則恪字為胡字之譌也

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注廷尉定陵侯臣繁大端

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璆○何焯曰繁當作

敏鍾毓也本傳可攷襄當作表鄭表也時為少府

高貴卿公髦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

淮薨○何焯曰按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

是戊辰之說

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

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何

焯曰戊辰不應在辛未後殆傳錄者倒其文耳

乙巳沛王林薨注后相殛滅○太平御覽殛作殛

又注舊章不愆○各本作不行臣良表按此蓋本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之意作不行于文義未順何

焯校本亦曰行疑作愆今改正

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太平御覽作似

山出內雲氣

至于折中裁之聖恩○太平御覽折中上有文質二

字

高貴卿公卒年二十注文王弟屯騎校尉抽入遇帝

於東止車門○第監本說作第今改正

散騎常侍王業注國語曰業武陵人○何焯曰國語

當作世語

陳留王與準之義類則晏觀之族也○何焯曰禮文

王世子篇曰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又曰公族朝

于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所謂燕觀之族

按此則宴當作燕後世宴燕字通用故耳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

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各

本俱誤以五年為紀年之五年臣明措按景元四

年十一月巴蜀平十二月加鄧艾鍾會等爵並非

隔年之事蓋此復除租賦之半五年即如文帝黃

初二年注中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之意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遣車徵鄧艾○監本作壬辰

臣龍官按前乙卯後甲子中間不應有壬辰作壬

戌為是今據何焯校本改正

陳留王恭己南面輔宰執政○元本作宰輔執政太

平御覽文類同

魏志卷四考證

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
 道賜念自佚池外舍常怪吾遇之太薄吾自變為奢
 帝無異朕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餘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
 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
 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遠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
 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遠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
 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
 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諡太后
 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
 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
 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月進封開陽
 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魏略曰初下弟秉當
 多邪后及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汝盜與不為
 秉官不德財亦不益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
 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諱義足嘉何武等
 徒以歌頌受金帛之賜蘭專雖子諱義足嘉何武等
 是遂見一頭由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
 薨子暉嗣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外有二難不能從意
 持水賜暉暉不肯飲問其意暉言治女用方使入
 於亡故時此帝為變色言謂帝面折之後病稍甚以
 然實子又分乘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
 子隆女為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
 特進封雒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
 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
 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
 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常山書曰生
 三男五女長男早終次女孫氏大將軍張氏生
 長次持玉衣履其長相者常共怪之德加中尉
 有漢光持玉衣履其長相者常共怪之德加中尉
 乃益奇之後相者少至長相者常共怪之德加中尉
 之識者家此輩兒女皆上之所謂聖子也
 當識者家此輩兒女皆上之所謂聖子也
 知成敗何由見之誠不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
 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年后十
 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
 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
 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
 事慮其勢撫者千慈母也宜如女母恩留一子
 帝大義令后與共止廢息坐如常相恩愛益密建
 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
 室昭出在幽州后留待結及鄴后破紹妻及后
 上昭美兩帝自紹后舍帝紹妻及鄴后破紹妻及后
 馬舉頭結乃自紹后舍帝紹妻及鄴后破紹妻及后
 先入太廟問其婦人遂被擊髮面唾見其色非凡
 帝問之劉答曰妾死矣願擊髮面唾見其色非凡
 之每因劉答曰妾死矣願擊髮面唾見其色非凡
 焉乘多乃劉答曰妾死矣願擊髮面唾見其色非凡
 色委等不及也如何遺之耳帝曰任以君命
 後恩吾非所願也如何遺之耳帝曰任以君命
 之識下皇太后所願也如何遺之耳帝曰任以君命
 時宣月皇太后所願也如何遺之耳帝曰任以君命
 左時宣月皇太后所願也如何遺之耳帝曰任以君命
 輒左時宣月皇太后所願也如何遺之耳帝曰任以君命

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直三主幼弱宰輔執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毋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贊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疆問泰始中疾薨子儉嗣爲給事中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鑿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志卷五

魏志卷五考證

武宣卞皇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臣明楷按上文云追諡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下文及恭侯夫人恭侯夫人即后祖母也然則祖母周祖字行文文昭甄皇后生明帝及東鄉公主注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宋本室作皇魏公主爵注惠鎮軍大將軍○元本作惠領鎮軍大將軍

魏志卷五考證

魏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卓李維郭元袁紹子謙尚

袁術 劉表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美雄記曰卓父君雅有由

次子長子卓弟長字叔穎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

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

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飲得雜畜

千餘頭以贈卓吳書曰郡召卓為刺史監領盜賊胡

并州刺史段熲領兵討卓公府司使袁曉碎千計漢桓帝

末以六郡夏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

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

有功拜郎中賜繅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

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

河東太守美雄記曰卓數討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

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碛

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

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

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

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住扶風拜前

將軍封黎鄉侯徵為并州牧卓帝少曰中平五年士

屬左將軍皇南帝少曰中平五年士

未車解軍皇南帝少曰中平五年士

射卿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帝少曰中平五年士

皇南高卓復上言為國家憂帝少曰中平五年士

勅會為何進所召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

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宦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

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

輒鳴鐘鼓如浴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

進敗漢書曰進字遠高南陽人太尉黃門也

黃中起奔光武三年立為皇后卓由是貴幸得入本

直言欲誅諸閹宦先誅閹宦以扶屬將士縱使不氣渡上

津卓遂將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

下與非侯帝當還率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卓至屯

匡正王堂至使詔家播無所了更與帝留王語問

帝紀曰卓與帝初至終無所貢扶帝及陳留王廢立

意舍雄記曰帝自南中留王與貢扶帝及陳留王廢立

常里小黃門云董卓乃不能斷邪前見帝曰聖下今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之同母兄也疑朱

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師兵權唯在卓又使

公向卓也狂言詞謬出慮人願歸首為刑以繼漢史
 作臣執筆流於世方今國祚所歸死任理無不盡心復令
 卓松之凶為天降所毒聞其死王允謂承之委記也
 紀傳博有奇功於王允之坐王允謂承之委記也
 此非謬者乎言但正不謂承之委記也
 何謬之有乎言但正不謂承之委記也
 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誦之與不豈可成書其
 初蔡邕以言事見於海濱名聞天下義士張璠漢紀曰
 尚書太尉辟為郎中郎守郎中郎守郎中郎守郎中郎
 允將殺卓時名士厚為之言允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
 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
 欲以詔命誅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殺甘鳳欲以目強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
 使並之得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金外謀內就輔也
 為越所難故因此以報之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
 者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
 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
 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
 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
 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
 十餘萬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人而司提王允素
 之所不善也及李催之敗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
 之於兵而還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
 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
 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
 市張璠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發則奉身以

死朝廷幼主特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
 親太僕會地乃城門下橫街何為乎
 王順之請事而無詰廷為呂布所殺
 為逆也請事而無詰廷為呂布所殺
 及妻一子而宗原王始受命也
 公並一子而宗原王始受命也
 自書令及為司徒其馬卓亦持信之妻以朝臣華
 日夫權何正立以罪其罪卓亦持信之妻以朝臣華
 不義何問不為罪其罪卓亦持信之妻以朝臣華
 卓於郡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為
 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假節假節假節
 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州名冬人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馬騰等降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
 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
 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己為內應以誅催等
 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
 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
 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
 食略盡帝詔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
 為復作所賣馬直賜百餘匹御下及官農出糶自存
 者李儉曰此我耶願儲少乃不從置其諸將爭權遂
 殺稠并其眾陳倉逆語曰馬騰之故樊稠也
 要爭者非眾陳倉逆語曰馬騰之故樊稠也
 復相見乎儉曰與善語以別與是語不知意後可
 催其密催以是疑稠兵因請稠會議而後有異意稠
 兵出關從儉索登兵因請稠會議而後有異意稠

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越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
 欲以馬扁相逆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
 力持十刃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船不得渡者甚
 上人以刃擲斷其指舟中皆爭攀船船不得渡者甚
 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
 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
 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汎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
 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
 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以天
 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天
 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答殺尚書或自書酒破過天子飲
 抵擲之諸將呼罵詈詈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管壁民
 侍中不通喧呼罵詈詈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管壁民
 為中曲求其禮遺醫御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刺印不
 文乃以不難示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
 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
 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
 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為莫
 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餓死牆
 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
 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美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
 於坐執之暹失牽勢孤時
 屯帥張宣所殺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
 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美雄記曰
 高殿汎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
 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
 家所殺樂病死遂勝自還涼州更相寇後勝入為衛
 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
 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
 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
 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
 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華婚漢書曰
 四世有威重明帝時為安弟太尉王
 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
 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
 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汎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
 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
 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以天
 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天
 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答殺尚書或自書酒破過天子飲
 抵擲之諸將呼罵詈詈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管壁民
 侍中不通喧呼罵詈詈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管壁民
 為中曲求其禮遺醫御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刺印不
 文乃以不難示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
 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
 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
 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為莫
 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餓死牆
 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
 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美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
 於坐執之暹失牽勢孤時
 屯帥張宣所殺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
 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美雄記曰
 高殿汎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
 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
 家所殺樂病死遂勝自還涼州更相寇後勝入為衛
 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
 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
 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
 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早決之軍留變生後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
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
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獄校尉許相遂勒兵捕
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賴而誤死者至自發
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
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
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
隗爲太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
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帝欲廢秋
帝謂紹曰皇帝冲闕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
立之入有少智大威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欲
見顯帝乎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
年恩澤深遠北民戴之來久今帝難幼冲未有百許
日恩天下公欲廢立庶幾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
曰豈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紹
董卓刀出臣松平紹曰天子使與卓未構嫌引佩刀
橫揮而出臣松平紹曰天子使與卓未構嫌引佩刀
與之語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賢子而不加害
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說暖而顯其說爽之
旨以備序關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爽之
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越城門校尉伍瓊議
郎何顥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
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
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
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
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
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邳鄉
侯紹遂以渤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
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
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
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

安英雄記曰達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
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強吾士能足
設不能冀州公孫必至而可與矣公孫說利害使來
南軍必欲誅其言而樂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
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
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
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諝曰公孫
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
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
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
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
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
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恒
法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
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
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斃殺
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
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
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
與將軍下時紹尚朝歌清水口浮等從紹自
孟津馳東下時紹尚朝歌清水口浮等從紹自
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
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紹遂領冀州
兵拒之何懼初不從紹於衆陽與紹紹遂領冀州
牧舍道于冀州音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
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
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
震河朔各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

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

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

命不離於國

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則下古之制也

排租之義

自華然

至官而

百有收

就百有

為幽州

事田豐

十萬騎

如貴州

歷年近

器城分

年敵則

曹氏之

孫卿之

孫卿之

孫卿之

而公懼之

此不越時

內而外

不昌如

軍遂於

死備殺

岱王忠

難遇之

備奔紹

每主今

國辱上

備上今

備上今

備上今

備上今

備上今

備上今

備上今

備上今

備上今

備上今

特取宜恭肅而操率亦校士民親臨又署掘丘棺中即
 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濟無士人鬼加其處三公之官
 行將廢金之校尉所過隨民毒道之臣於羅動足羅古
 陷是設籍所載無意道之臣於羅動足羅古
 今書籍所載無意道之臣於羅動足羅古
 語外森未及整訓加意道之臣於羅動足羅古
 為心雄包往歲乃北伐討梁瓌瓌室榮除拒圍一專
 引軍因河未破北伐討梁瓌瓌室榮除拒圍一專
 鐘芒坐縮所不果屯據赦會阻河為固乃欲以故
 并州越太行青州後漢中黃河折角其前長
 州下宛葉而海其後漢中黃河折角其前長
 漢道陵以拘執陳士林之功會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
 也可不焉哉此陳士林之功會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
 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俠雖驍勇不可獨
 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發沮授會其宗
 保一身克敵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
 衆實疲矣而將驕主仗天子以爲責我雖克揚雄有
 弱冠今之謂也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
 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醜挑
 延津分兵宿渡若其口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
 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移其部兵
 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
 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
 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橋起土山射營中
 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
 紹衆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也於是傳言
 紹石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塹以

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
 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
 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
 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
 鳥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
 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
 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
 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張璠漢紀
 凡人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諸太祖帝傳曰從下授
 萬入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諸太祖帝傳曰從下授
 謀以取奔北絕不圖今日乃相與有舊逆謂授曰漢州初
 爲福太祖數日命袁氏得天蒙下不靈速死太祖厚待之
 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
 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
 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
 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
 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
 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
 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
 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
 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先
 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成云物海人不至矧博覽
 略多奇少妻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
 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起待制史厚節
 以朝致豐以王堂多難志存匡救乃應命以爲
 別紀勳豐直千數論之於紹紹用豐謀乃命以爲
 士崩紀奔北師直千數論之於紹紹用豐謀乃命以爲

關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
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
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
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
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
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與論曰上洛都
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地富十二年太祖至遼
西擊烏丸尙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
誘斬之送其首與熙曰尙熙人必相見欲奪取康衆
尙無以爲說於國家以尙熙也康亦心計曰尙熙今
照曰尙熙尙方行萬里何皆之爲坐於東地尙熙思
尙俱走遼東曹備傳云尙熙有狀曰尙熙少喪父
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人先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

袁術字公路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
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
卓之將廢帝以術爲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
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
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
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
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構貳舍近交遠如此書
臣曰時義者以安當時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紹
等所立之公義以拒紹紹與術書曰前與韓懷
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與術書曰前與韓懷
語無血脈承世之屬公義以拒紹紹與術書曰前
如使有疑又關要皆自斃死於西復聖君面平可
因不禱願之察威服百察此乃聖主也小兒成之會
亂尙未

願復效與之乃云義今主無血脈公仁豈不謂乎
卓必爲害近來以信物義不忍去也門戶國賊
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室不可見況非
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之
英雄記陳溫字元公博效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
袁紹遣袁術領州公博效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
封陳溫向壽州公博效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
不爲術所殺與本傳此則溫以張勳橋等爲大將
李催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
假節道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
不遣三輔決錄生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
之歷位九卿遂登中輔與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
得家先世諸公時士千餘人使促時之日磾謂術曰
死而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
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
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
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
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齊珪中子應時在下
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
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
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
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
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
哉若迷而知反尙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
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
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

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奄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烟之符命遂僭號

與乃其說以九姓出陳陳姓之後以士承火得應運之方又術以袁姓出陳陳姓之後以士承火得應運之方又術以袁姓出陳陳姓之後以士承火得應運之方

後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南北曰荒

害其體語之術登賊見而悅之術當時時愛幸諸婦必長見之諸婦人因共結後見術術垂術以爲不

得志而後死乃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

前爲呂布所破後爲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灤山復爲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

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欲

國分勢無異卒疆者兼之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符七

炳然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與命大論

滅乎紹陰然之笑書曰術既爲費瑋等所拒留任三

有李膺之解時盛春八十里問屬下尚

息長久乃大解時盛春八十里問屬下尚

血斗終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

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於權

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曰表

與同郡人張顛顛末名士錄云表與劉琦劉琮林宗

八交成謂之八顧顛末名士錄云表與劉琦劉琮林宗

真仲雍字孟博魯國孔丘字世孫南陽人也表字仲

太山陽太守漢書曰表受學於元節南陽太守公字仲

不守行謝平儉表時年十七說讀曰君不暢上儉不

不守行謝平儉表時年十七說讀曰君不暢上儉不

不守行謝平儉表時年十七說讀曰君不暢上儉不

者鮮矣且以爲約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

軍據爲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睿爲荊州刺史是時

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曰表

守其地而衆不附表因之獨今表與諸將兵

甚而足安出仁義之道行百仁不足如附而

義其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仁不足如附而

平勇所至無不從而問曰表足如附而

暴勇所至無不從而問曰表足如附而

君德必無道而用之素養者武人不足如附而

柔州之入郡可傳微而用之素養者武人不足如附而

後遣人誘宗賊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表乃使

降之江西南遊悉平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

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爲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

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

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

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不聽表

主此天下之建義也治中獨何不肯盟義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

荊州屬官皆賀表曰濟以竊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

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

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黃雄曰張羨南陽人

人江相間心然性屈強不願表叛表表圍之連年不

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

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黃雄曰表

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恭毋闕宋太祖與袁紹方相

忠等懷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太祖與袁紹方相

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

遠矣

魏志卷六

運進必敗求章汝陽令劉表荆平定境內表與荀
 臨或曰不喜得託荆門戶太報書曰死賢反九年卒
 魂而不有孤亦將聞孤之言也嵩大鴻臚先賢高狀曰
 同好以人為少居於西山中黃起不離南方命劉
 表遇見建性奉使到許事在荆州地嵩正諫就
 從所拜授大義侍中陵宗奉章許見好黃時賓容
 習漢家賢傳曰劉表始宗奉章許見好黃時賓容
 室肺無所聘伯先劉表而道王也先軍對曰塞牧抱託
 昭孤而無誠黑祖曰章表而道王也先軍對曰塞牧抱託
 曰孤道有能黑祖曰章表而道王也先軍對曰塞牧抱託
 智寧海內使萬羣生惟悴既無忠善之罪誰敢不服先
 先始直為漢尚書後魏稱國尚書幼有異才聰敏不疑
 才大智謂欲與女妻之為不疑及文祖曰此人不疑於
 除乃文刺帝殺之為不疑及文祖曰此人不疑於
 康中表論四首發妻身死八十年至晉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
 有也而英雄人毀世有大卓而大亂作而臨生卓
 以抑也衰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為榮紂無
 道秦葬繼虐皆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著董卓自竊
 權柄至于矜其賊忍之性害所同疾復恭儉節用而
 當但評其功賊忍之性害所同疾復恭儉節用而
 義無不終未足見其大惡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
 淫不覆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
 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
 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
 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蹶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
 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

魏志卷六考證

董卓取寶物注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監本
說作涼川今改正。

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注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各
本俱誤作以言事見從今據後漢書改正。

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注汜妻懼催與汜婢妾
而奪己愛○袁宏漢紀婢妾下多私字。

相攻擊連月注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冊府我
有下多討字。

略宮人入弘農注瑞字君榮扶風人○後漢書作字
君榮。

至大陽止人家屋中注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
後漢書作舊故河師猶時有傾覆。

袁紹由是勢傾天下注京子湯太尉○監本作京子
湯今據漢書改正。

橫刀長揖而去注非萬乘之主○監本說作萬機今
改正。

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監本說作合四川之地
今改正。

將作大匠吳修○後漢書作吳循。
擊破備備奔紹注樊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
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監本樊就誤樊誠酷
烈誤酷裂今俱照陳琳本集改正。

又注卑侮王宮○臣浩按後漢書作卑侮王僚此
宮字或官字之訛。

紹衆號曰霹靂車注說曰旛發石也○太平御覽說
曰作說文曰。

十月至黎陽注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監本說作
猶存之願也今改正。

又注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輒宋本
作趣。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注曰自斲文榮耳配曰小兒
不足用乃至此○臣瑛摺按上正文云配兄子榮
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則此文字疑爲子字之

論

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注尚寒求席照曰頭顱方行
萬里何席之爲○後漢書照曰作康曰。

袁術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監本作大將軍呂布
傳云遣大將張勳攻布軍字衍文今改正。

術奪日磔節拘留不遣注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
○通鑑作條軍中十餘人。

劉表備走奔夏口注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何
焯曰中興當作中平。

太祖以踪爲青州刺史封列侯注楚有江漢山川之
險後服先疆與秦爭衡○監本服誤復據何焯校
本改正。

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監本脫表字今添。

魏志卷六考證

魏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呂布 張邈 臧洪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

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

崩原將兵詣洛陽與何進謀誅諸黃門

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

眾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

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

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

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

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

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

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

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

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

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

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

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將數百騎出

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將數百騎出

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將數百騎出

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讐欲以德之術

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

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破燕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

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

露布走河內

近者布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

保不護布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

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

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

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為盟

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

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

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

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

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己也心不自安與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

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

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

人豪而反制於人

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出若一旦有變安得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
 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
 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斲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
 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月春初布
 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體成欲歸劉備成道將騎
 十餘頭將軍恩食先將所共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
 言間蒙將軍恩食先將所共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
 儼得精將共飲食先將所共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
 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眾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
 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
 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
 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
 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
 叵信者臨危難言布謂太祖曰卿昔將將將將將
 以孫厚布以然帝布春秋布會溫氏國太祖何瘦太
 祖曰君向以識布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國太祖何瘦太
 詢之言相所以使布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國太祖何瘦太
 以孫厚布以然帝布春秋布會溫氏國太祖何瘦太
 在活下使布布太與宮順等皆鼻首送許然後葬之
 何於是殺布布與宮順等皆鼻首送許然後葬之
 將英雄無用武之地也
 國擊無忠臣者名也
 肯詳思願更說不
 布將兵所以與兵順亦無恨意
 願將兵所以與兵順亦無恨意
 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
 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
 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公臺東郡人也剛官直

太祖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
 求活之言太祖亦未嘗不為之笑曰今日之事當
 此若何見如宮亦不為之笑曰今日之事當
 如何宮曰老母存否宮曰存也宮曰老母存否
 人曰宮曰老母存否宮曰存也宮曰老母存否
 官曰宮曰老母存否宮曰存也宮曰老母存否
 軍法廷出不可止太祖未復而言宮曰請出
 家皆厚於初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犄角
 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
 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
 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
 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
 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
 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
 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
 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
 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
 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
 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
 也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不
 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為典農校尉乃逃土
 田廣信宜布海賊合眾以圖呂布登到廣陵以登
 為期信宜布海賊合眾以圖呂布登到廣陵以登
 及到信宜布海賊合眾以圖呂布登到廣陵以登
 中布到信宜布海賊合眾以圖呂布登到廣陵以登
 伏誅布到信宜布海賊合眾以圖呂布登到廣陵以登
 有甲登水軍下之志以今城眾軍登於江乘城
 去可引軍登水軍下之志以今城眾軍登於江乘城
 去可引軍登水軍下之志以今城眾軍登於江乘城

位龍南平百越北城軍仗吾既不能整除凶逆何順
 危之必矣乃望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士宿衛皆
 無入登乘船門形勢如騎步乘之賊軍大破皆
 結陣不得還登乘船門形勢如騎步乘之賊軍大破皆
 大興兵進走登乘船門形勢如騎步乘之賊軍大破皆
 相去十步縱橫成行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軍一
 慶者東城太守廣曉吏民佩其德共救郡萬級還
 登為負而克清諸郡無令還曰孫權在蜀頭領老
 寇率其爪牙文諸郡無令還曰孫權在蜀頭領老
 太祖每臨牙江帝親數根登早拜用息龍壽即中封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晏歷匈奴中郎將中
 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晏有幹事才達
 丹陽太守是時除虜方急州刺史劉暉揚州刺史
 西域太守三十六國後分五十五種散見於各處
 國大小道里近遠人獸多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
 禽異物各異不與中國同者悉口傳其狀手畫地形
 奏長水校尉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
 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縣長東萊劉繇下
 邑長東海王朗留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
 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
 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
 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
 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
 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
 兄邀討事邀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邀謂超曰聞弟為
 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
 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邀即引見
 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

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
 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
 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機縱橫禍加至尊虐流百姓
 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代豫州刺史使
 陳留太守逸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
 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
 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裔皇天后土
 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
 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此盟止有辜
 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內劉表等數人盟而盟
 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樊何由得與洪同盟而盟
 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
 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
 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
 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初平中焦和
 俱入京繼不暇為民保障引黃巾寇暴而西未久而盟
 曹二公與然軍器尚於陽中黃巾而耳目偵邏不設
 和不能禦然軍器尚於陽中黃巾而耳目偵邏不設
 作昭動之言安至望竟不得渡濟所擊神求用兵必欲
 害望則陳陳於前不可知州遂備條悉為丘據也洪在
 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數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
 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
 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
 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但恐見
 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
 又從紹請兵馬求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
 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

關相思發於寐寤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
 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
 規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
 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
 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
 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
 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
 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
 計長短辯詬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
 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
 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
 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
 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
 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
 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
 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
 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
 侵郡將遺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
 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
 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
 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
 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
 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
 啣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
 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
 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漢書云袁紹使張景明

然觀之讓位是明亦有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告去何罪復見所刺瀆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
 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
 道者也然輒僂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
 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僕雖不
 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
 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
 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
 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
 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
 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
 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
 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
 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
 不肯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
 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徵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
 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
 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
 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
 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
 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
 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
 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
 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因補乏
 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
 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鄰將告倒縣之急股

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
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
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
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
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
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
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
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
洪畫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
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
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
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
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
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
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
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歎之殺其愛妾以
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
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
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
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
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
以立茲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
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
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執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
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三錄衆

評曰洪救天下名義亦知君之危其恩足以成人情
臣且實盟主無受其命不聽袁氏之命立布爲輔皇
室呂布反漢乃一罪人也曹公計之而袁氏弗救非
理也洪本不當就袁人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讐爲洪計
待事機則宜徐更觀曹公死於紹何必誓守窮城而
無變通身死於紹也。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
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今在坐見洪當死
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
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
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儻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
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
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
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
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
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
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

魏志卷七考證

呂布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
布為主簿○何焯曰為騎都尉上當更有一原字
張翹勳大破賊注造策者非布先唱也○造策元本
作告策

又注霸長布引還抄暴○何焯曰疑作長布抄暴
衍引還二字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臣明
楷按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于術自將千餘騎

出戰下術字疑衍

然後葬之注鎧甲關具皆精練齊整○監本關誤作
關今改正

臧洪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數其能○後漢書作
紹憚其能

不蒙虧除注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監本訛作劉
勳今改正

魏志卷七考證

魏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於音即定反為郡門

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與瓚

數昔無有忘謀太守奇其才道詣涿郡盧植讀

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

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

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

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

歎歎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

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

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

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

免鮮卑慙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

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

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九丘力居等叛劫略

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略吏民攻右北

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

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九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

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

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

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

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

幽州牧吳書曰虞遠仕縣為戶曹史以前治身奉職又與

得郡士以秋之為即累遷至幽州刺史與相繼甚

州間時無曲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投虞有失牛虞共

情得毛色與論制皆大敬從子為是虞便恨虞有失牛虞共

自得甘陵相乃還謝罪相以因從子為是虞便恨虞有失牛虞共

尚禮更境宗正英雄記曰虞生博平令先稜勳以公族復

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倫助

以禮義化民靈帝時二千宮吏還補州清靜倫助

錢以備之登而猶慎者無以充富者至私財郡者皆發助

不使出錢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

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

使人傲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

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

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

即拜太尉封襄賁侯魏書曰虞諱太尉因馬黃

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

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

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

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州春秋曰

浪太守甘陵張岐忠義既即尊號虞厲聲呵曰

曰劉牧出此言命以除國賊望諸君受國恩天

力西面據迎幼主而乃安造逆謀殺望諸臣邪吳

少主迎立代王故事術云帝非孝德治行華夏少當

司馬領屬皆秋莫馮異勳云昔光武皇帝幸依少當

自恭王枝別有四星會于箕尾魏志云神牧人將

燕分日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傳王印又曰漢書天子時
 術陰有臣代私心不國有正統非乃止道宜答
 拒之辭不許乃私心不國有正統非乃止道宜答
 是言固辭不許乃私心不國有正統非乃止道宜答
 送不皆京傳虞子為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
 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
 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
 和為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道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
 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
 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
 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
 術道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
 堅攻昂不勝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
 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
 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道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
 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紹與瓚表
 以禁暴亂今行車騎將軍袁紹下之舉先軌以竊人爵罰
 入丁原而主使孟津紹來董權謀為邪紹不能舉直
 太守原而主使孟津紹來董權謀為邪紹不能舉直
 太僕原而主使孟津紹來董權謀為邪紹不能舉直
 步歷二子不日而國難不忠告兄三也紹傳門戶
 也急刺之富不日而國難不忠告兄三也紹傳門戶
 新書皇象漸以即文真日紹書所封恩刻金印重罪
 合攻令鈔巨業此豈大星日紹書所封恩刻金印重罪
 以虎牙忿尉劉於勳首宜賂與之紹罪七張揚而
 不子備上入谷升太守高用謀殺有功紹罪七張揚而
 蒙母豐隆之重使任秀王爵不損辱袁宗紹後罪九也長

功莫太守聖前節益州刺史斷走董卓除使
 非王不類也紹之罪十也居南又每後不能書周
 之弱晉文為天子之會都南侯背以致是書立
 狀前使人新得與兵與文忠對戰紹功不勝形以
 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
 令將魏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渤海與
 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瓚為瓚所敗出奔居庸瓚
 拔居庸生獲瓚執瓚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
 增瓚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
 號晉訓斬虞瓚氏春秋曰初劉虞和傳我秋實必胡
 臣曹操牙北平無人也瓚武才力足下特引有公
 容忍乃止後散在外自病瓚與官屬欲密令兵
 精銳衛衣冠者天大潰降南略之日盛暑竟日
 若鹿州為天子者當降南略之日盛暑竟日
 張瓚等忠義相與救瓚瓚山口然後同死
 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苦之日或問其故答曰今取有冠者必弟困使在
 者類之皆自兒若故瓚之弟也瓚之弟也
 樂何叔季三皆人與之定取兄弟之誓自為子
 屬以周禮也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
 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間柔有恩信共推柔
 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
 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

已蓋豐通然後銷兵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數百萬解
進攻彭城多殺人民引兵還臣然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
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與平元年復東征略定項邪東
詔不得由曹氏出之與平元年復東征略定項邪東
海諸縣謀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逸叛迎呂布太祖還
擊布是歲謙病死為之哀諡曰簡皇帝年六十三張昭等
廣乘謙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肅
遺愛於民故謙雖死而民懷之如懷父母也
魯士深陽遂升上無受帝命東歸平世難社稷是崇
五年不承奄忽人相驚喪覆失待民知因難社稷是崇
嗚呼哀哉不仕二
子商應皆不仕二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
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
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
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
騎校尉騎都尉為下軍校尉騎都尉為中軍校尉騎
都尉為上軍校尉騎都尉為左軍校尉騎都尉為右軍校尉
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
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
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
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
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
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
將魏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
遼將軍耿社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
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

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
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
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

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大
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楊素與呂布
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
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睦固殺醜將其眾
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
收其眾也與略曰固字自象既殺醜軍屯射犬時
去固不從遂戰死固曰將解字免而此邑名犬兔見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
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
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
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
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
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
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
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
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
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
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
天子升太守即登也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
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
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
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
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
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于道求敏出墓越二十餘
居喪之禮不勝哀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及有識
識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有亡識主奉
識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

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

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

備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若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謂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二謂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推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今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罪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冠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聽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改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告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乃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策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以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信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搖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死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定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等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三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通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死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特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二年春道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臣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可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是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慮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必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前死而信之與昔此也或改竊尚言孔甘當所
 屯遼東圍斬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
 將軍胡建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

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
 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
 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
 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倚櫓爲發石連弩射城
 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
 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
 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
 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
 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
 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
 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
 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
 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曰始淵兄冕爲恭任子在洛陽淵弟每恭位重權赫
 坐然內以骨肉相疑冕以國法擊冕見冕雖有前
 活之而司相對哭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
 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
 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
 廩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
 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
 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寢廣常山趙郡中山
 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
 郡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
 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州
 郡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巾左校牛角五鹿
 根苦劉石平漢大洪司總錄漢左校牛角五鹿

飛燕白... 漢左... 下兵... 爭冀... 稍散... 率眾... 子融... 張繡... 亂涼... 殺勝... 與李... 功稍... 南攻... 祖南... 租聞... 軍敗... 比年... 以眾... 取繡... 將軍... 戶口...

飛燕白... 漢左... 下兵... 爭冀... 稍散... 率眾... 子融... 張繡... 亂涼... 殺勝... 與李... 功稍... 南攻... 祖南... 租聞... 軍敗... 比年... 以眾... 取繡... 將軍... 戶口...

多從征... 魏國除... 張魯... 中造... 米賊... 以魯... 守蘇... 不順... 師君... 各領... 有病... 如今... 足若... 置長... 十年... 符祝... 而愈... 略令... 一罪... 人昏... 其民... 不除... 之傳... 寧太... 魯為...

多從征... 魏國除... 張魯... 中造... 米賊... 以魯... 守蘇... 不順... 師君... 各領... 有病... 如今... 足若... 置長... 十年... 符祝... 而愈... 略令... 一罪... 人昏... 其民... 不除... 之傳... 寧太... 魯為...

魏志卷八考證

公孫瓚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何焯曰据後漢書

注所引魏志作侯太守蓋繫太守以侯氏者所以

別下劉太守也宋本亦作侯

日南瘴氣或恐不還○監本誤作郵氣今改正

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周昂後漢書

作周昕

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宋本作欲以自結

援

進軍界橋注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

貢橫責其錢○又上上字或為止字之訛

多所賊害注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北宋本

三人上多一謂字

連年不能拔注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控弦一作

橫弦疆土一作疆上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告于續之文作與于書為是今

書注有引瓚遣人告于續之文作與于書為是今

改正

舉火為應注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

更其書曰○何焯曰更其書者所以誦瓚在昔衰

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即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

非琳所更也

陶謙舉茂才除盧令注固疆之及舞又不轉○太平

御覽作固疆之乃舞舞又不轉

張楊單于執楊至黎陽○執楊北宋本作與楊

公孫度悉斬送彌晏等首注魏略載淵表曰○魏略

北宋本作魏書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注邊陲烽火相望○監本誤鋒

火今改正

又注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策明疑應作策名

又注奔馳赴難軍旅行成○冊府作軍旅成行

張燕燕薨于方爾方薨于融嗣○別本無方薨下五

字

張魯封魯五子及閭闔等皆為列侯注黃初中增闔

爵邑在禮請中○監本作在禮為中毛本作在禮
謂中臣明據按蜀志劉封傳注詔轉儀拜樓船將
軍在禮請中諸猶奉朝請之請毛本監本均失之
今改正

魏志卷八考證

魏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夏侯惇字元讓 夏侯淵 曹仁弟純 曹洪

曹休字季 曹真字子丹 曹芳字芳 曹子丹字子丹 曹芳字芳 曹芳字芳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

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

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

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

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

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

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

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

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

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

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

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

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

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

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并武紀建武

制也自安順已降致教陵遲劫資不獲王公而有司

復能之故魏武嘉焉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

每顯鏡志烈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

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

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

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

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

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

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

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

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

曰吾聞太卜漢官乃上疏自陳予當不臣之人也區

區之魏而臣足以前將軍乎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

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

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

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

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

也琳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書曰

中夏也文帝少為琳所親琳亦無武略安西將軍至

幸二年明帝西征入關琳以無武略安西將軍至

西時多畜使安西將軍琳見琳無武略安西將軍至

之有詔收琳使安西將軍琳見琳無武略安西將軍至

實耳以為此波清先帝有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

作表者果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琳曰卿何功也

真薨子劭嗣卒惇之孫也惇之孫也惇之孫也

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

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

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

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

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

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軍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

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

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舊勳曰霸字仲權淵蜀所黃初中為偏將軍于午之役淵為前鋒進至蜀境

蜀軍將關羽圍之淵與關羽戰至死後淵子衡襲爵轉封安軍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

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

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舊勳曰霸字仲權淵蜀所黃初中為偏將軍于午之役淵為前鋒進至蜀境

蜀軍將關羽圍之淵與關羽戰至死後淵子衡襲爵轉封安軍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

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

將續薨子襄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守文職侍中長水校尉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虞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陽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道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維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壹

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壹

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
 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
 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
 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虞非良計也
 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荆
 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
 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
 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為所
 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
 仁意氣奮怒其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
 曰賊眾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
 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
 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
 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眾
 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眾乃
 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
 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
 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
 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
 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
 叛略傍縣眾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
 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
 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
 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
 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
 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

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
 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九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
 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
 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
 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
 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
 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
 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
 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
 薨諡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子
 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
 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
 弟純純字季高初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
 弟十人純少孤由是為孤成以純能幹事
 純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
 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
 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
 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
 部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
 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
 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謀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
 諡曰威侯魏書曰純所騎皆天下精銳或從
 之甚得人及中司中營那不子演嗣官
 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為春長太

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温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温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苑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卜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略曰文帝收洪之曰今誅洪必以真為謂也帝曰我治之無有今日

諡曰恭侯子襲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馬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聞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歸葬母市復遣使送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家治喪一宿便薨葬於許昌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五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

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

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

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

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雍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

嗣世語曰肇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

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

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

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

前將軍張闓文士傳曰肇孫纂字顯遠少厲志操博

司馬齊王問輔政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

即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向吳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衆

為州郡所殺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

寇問太祖所在答曰我走也遂驚有才智為太祖所親

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

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

等受遺詔輔政明年即位進封邵陵侯臣松之案真

則侯若非書誤

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

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

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

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

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

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

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

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

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

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

卽位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
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
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
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
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
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
重也入備軍日爽使弟義爲表帝以臣肺真道緒三載
拔擢典兵禁皆進無忠恪積累之疾行退無蓋羊自公
之節先帝聖體不豫位雖俱受遺詔且勳且懼靡所
翼日之應獨與太尉俱受遺詔且勳且懼靡所
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獲契爲先成湯德功以伊呂爲
報功之令典自德懷德也或謂今長民虛開位冠勳
之首道者三謂中德歸功也一也高麗中至實夫上天
之達道者三謂中德歸功也一也高麗中至實夫上天
仍立名足鎮勳德歸功也一也高麗中至實夫上天
朝政論德則內外所南三也加之功則歸于方叔國
將此數者宗室之臣抱節而空知退其下岐天稟之
馬免於謗下以察賢之言中顯其身宜武爲下使司
臣免於謗下以察賢之言中顯其身宜武爲下使司
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劉公孫資爲下使司
位今太尉不覆久是直以運海內先帝本司馬欲更
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願先帝少旨放推讓進德商
帝念在引領以施其下知帝意未疑耳亦爲宗廟
大臣思愛深文之至也何意未疑耳亦爲宗廟
人彭士之厚教用低何意未疑耳亦爲宗廟
宗以節焉其太傅皆所以成王業保赤子近漢顯
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諱其餘諸弟皆以列侯
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騭李勝沛
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
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腹心颺等欲

魏志卷九

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
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
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
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
不得進爽怒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
世語曰偉字世英爲州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人
宮室漸侈生民基上松楸毀壞碑石柱礎及亡人
爲後世之法則可以與與偉爭於爽前偉曰勝將敗
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曰司馬
春秋責大德重首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
知也今與平路數至險蜀以任其責彼若進不獲退見
費犇進軍必失將何以任其責彼若進不獲退見
胡怒而關右悉虛矣爽爭論苦戰僅乃得調軍退
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
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爲尚書晏典選舉
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
疾避爽初重王引爽下之肺腑每推先之謚與宣王
推誠委之由是爽恒信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與進
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
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
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
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
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
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翫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
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
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
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
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

一一九

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泣。尚薨，諡曰悼侯。魏書載：尚自少爲賊，渴飲三

深敏謀過人，不幸早殞，命也。素子玄嗣，又分尚戶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

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魏書：玄，字太非，後魏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爲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鶩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

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故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茲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二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

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驚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
 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
 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
 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闈豎授以姦計
 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
 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
 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
 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臨斬東市顏
 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魏略曰玄自漢西還
 魏氏春秋口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華
 吾豈初存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覽許允
 能通家少遇執于元子宗卿不吾容也玄嘗著樂
 也張良及本司刑誅請旨通大將軍曰玄之志
 以空菲乎先是司刑誅請旨通大將軍曰玄之志
 中郡之臣於十年案曹爽以正威越席而迎大將軍
 云玄以朝紀傳又玄誅無由得近會案少帝紀已為
 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
 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
 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
 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
 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徒允
 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
 收付廷尉徒樂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居汝

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
 子時最長益州刺史有司字思淵清平位守中
 校子泰益州刺史有司字思淵清平位守中
 池泉果其後司字思淵清平位守中
 止便十其子婦無能及父事從之會無命具
 看藏其子婦無能及父事從之會無命具
 人重告生二婦無能及父事從之會無命具
 色不有果四之有容始始見有長一經誰宗
 婦範有果四之有容始始見有長一經誰宗
 法氏之賢之有容始始見有長一經誰宗
 十工相印書難相成印將法本被問長送印更
 相印書難相成印將法本被問長送印更
 有北乃限瑞遺文書先至而帝既帝清後日
 難次以召情入秋加罪之而帝既帝清後日
 魏平氏六年秋去會廷尉考問帝清後日
 其詔官允允當出乃司顧當與帝問帝清後日
 自之近帝允允當出乃司顧當與帝問帝清後日
 慶始耳其兄素允允當出乃司顧當與帝問帝清後日
 謂事著已受為傳行一方允允當出乃司顧當與帝問帝清後日
 咸成以已受為傳行一方允允當出乃司顧當與帝問帝清後日
 知等士已收見守大將軍軍已出前門朝臣書
 收出已收見守大將軍軍已出前門朝臣書
 應切入當有不憂者直者何知其重指充
 選同郡與陳國俱名對於同州入軍收時
 選同郡與陳國俱名對於同州入軍收時

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
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
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夏語曰經字彥偉初爲江
以實對毋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歸母問歸狀
聞不復罪經爲司隸校尉及難經內向東市雄都官
漢晉春秋曰經母雍州故母皇顏色不變以笑而
何恨不死往所以武帝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命
沒身陷法碎然守志可嘉門戶埋允友人同郡崔贊亦
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伯清冀州記躬之贊子洪晉吏

魏志卷九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尙真等並
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效勞爽德薄
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
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縉縉榮位如斯曾
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志卷九考證

夏侯惇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臣

兩摺按市已死十三年此時無與太祖交兵

之事又按武帝紀云二十四年王自洛陽南征羽

未至毘攻羽破之羽走任胤解王軍摩陂此呂布

二字疑為關羽二字之誤然各本皆同

安西鎮東將軍假節注乃共構以誹謗公主奉之

有詔收斂○公主宋本作令主

夏侯淵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臣浩按張魯傳

注云劉雄鳴鶴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

雄鳴南奔漢中是壯人也此作劉雄疑脫鳴字

姜敏起兵函城以應之○何焯曰西縣屬漢陽西古

作函此函字與揚阜傳皆訛為函

霸第威官至兗州刺史注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

何焯曰陽當作羊此晉景獻皇后也

曹仁譚敗純摩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毛本作

斬譚首及北征三部

曹洪與太祖會龍亢○監本誤作龍元今改正

曹休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丁督休諸軍向尋陽○何

焯曰當作休督諸軍宣王與休並為上將分道而

進宣王方從西道當梁上流則東軍之向晉陽者

不得而兼督也

曹真得制甚輕重也注乃欲附賢良辨等列願長少

也○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受疑當作授

夷三族注以官易富鄧元茂○臣浩按通志略作以

官易婦焉是臧艾以父妾與臧故焉此語也

又注蓋由交友非奇才○一本作非其才

又注丁謚字彥靖○太平御覽靖作靜

主名用是被收○臣龍官按堂有四憲八達未以

能得罪或堂字為黨字之誤諸葛誕注云以元曉

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是其証也憲與聰

古字通用

著述凡數十篇注又其母在內○北宋本作又以其

母在內

夏侯尚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

之覺○覺何焯云疑作較

時年四十六注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統滯諸

將軍非衛將軍也

徙樂浪道死注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

後日限在前○太平御覽日限在前上多某守雖

後四字

終以致敗注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臣明楷

按高貴鄉公卒注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

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魏志卷九考證

魏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荀彧字文若穎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

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或父

綱濟南相叔爽司空

君張李昭漢曰淑博學有文才

對策議典切梁氏出補頭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

就吏應典持之應徵命下郡即奔原乘政復後論語

五道拜光至三動公視事居西蒙里令起布衣高九

德名幾亞八隱居身皇南陽里傳或問許有至

玉也慈明外郎子將叔慈內人皆或年少時南陽何顛異

之曰王佐才也博學明論於時年始二歲則云甚

衡以桓帝娶之或論計或于時年始二歲則云甚

勢日八龍之沒一必非苟得之言焉然也臣松之云

志于時至見嘉以建齊道並無交左宿舊二地順生

故于時至見嘉以建齊道並無交左宿舊二地順生

全大親以安蔣建則于王立無橫清高以存易士蒙此

庸乎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

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穎川四戰之地也

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

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

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

或第謀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

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

去紹從太祖太祖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

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

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

過虜略至穎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

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與平

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

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

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

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

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

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

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

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

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

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野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

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

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

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

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

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定今以破李封

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

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

皆表者病而非術所言也。夫不詳察，遂成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衡與表黃祖身死，台破，孫權下笑。有形也。者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

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為揚州。

韋康為涼州後敗亡。三輔決議曰：象字文則，京生人。五年為揚州刺史，會南陽太守李術，術以壽州刺史，與

以示康康字元衡，亦許州人，不盡其意，故問其書。唯

將元來，詔康字元衡，亦許州人，不盡其意，故問其書。唯

近出老婦甚感貴之，遂為馬超所擄，聖守還時，將軍

沛州刺史時人，卒之，遂為馬超所擄，聖守還時，將軍

不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

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疆。太祖方東憂呂布，南

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

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以失利於

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

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

從。紹之疆，其何能為？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

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克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

遂馬超最彊，波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

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

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皆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

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

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

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

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

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

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

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克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

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

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
 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
 祖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繇別傳載太祖
 功者諱為賞之野績不計廟堂戰多不勝國勳聖故
 曲今所錄待中守尚書令或積德兵周旋征伐與無
 古今所錄待中守尚書令或積德兵周旋征伐與無
 由今所錄待中守尚書令或積德兵周旋征伐與無
 忠格功也直享高爵以彰極寵或無辭事天下之功
 不遠相也直享高爵以彰極寵或無辭事天下之功
 君之相也直享高爵以彰極寵或無辭事天下之功
 昔野密也願君勿多矣夫乃功未必九年太祖拔鄴領冀
 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
 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
 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
 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
 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
 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
 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
 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
 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
 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
 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
 為謀主或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
 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
 功封列侯四零陵先賢傳曰衍字休若或第三兄或第
 並論無對衍千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仲豫當今
 義俱知世名為子開字仲茂為太軍學統時有易老
 疑王國士更錄王胡苟開張各住不文與君侯之
 長疑王國士更錄王胡苟開張各住不文與君侯之

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
 子憚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祿
 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
 合二千戶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
 其愚不聽權臣之逆臣臣亦盡以河內反劫西國也
 世出也及紹復敗臣臣亦盡以河內反劫西國也
 之形無捷之勢臣臣亦盡以河內反劫西國也
 所不及也先帝若存臣臣亦盡以河內反劫西國也
 勳乞重平議下攻臣臣亦盡以河內反劫西國也
 聖人達節者不事二君臣臣亦盡以河內反劫西國也
 事相而復君臣臣亦盡以河內反劫西國也
 至三公使前臣臣亦盡以河內反劫西國也
 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
 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
 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
 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或或以為太
 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
 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謙因輒留或以待中光祿大夫
 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
 薨時年五十諡曰敬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魏氏春
 贈或太尉或傳曰或自是為尚書令常以春秋事
 創制度多所興復或言臣臣亦盡以河內反劫西國也
 金華方覆猶舉民能善教訓比者救而用及高命之

西人將軍皆為非也考其時位借莫當之借位至征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

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侍中攸字元

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

姦衢寤乃推問果殺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

醉謀殺攸耳而攸出外遊常避讓不肯令所見

胡與族父楷同著各所與孔融論內刑情與孔融論

祭酒相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

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

議郎鄭泰何顛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

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

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

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顯攸繫獄顯

憂懼自殺漢紀曰顯字伯齊少與卓交顯與卓

是朝名臣太傅陳蕃等知李膺等皆深接之及

專起顯亦名在軍中乃變名姓亡匿於南陽所至

奔走之友榮顯既奇太祖夫文謂黨與紹黨之與

亦涉彼與紹爭名顯等諸窮害之士解釋患禍而

士錢曰術管於眾坐數顯三罪曰術德顯先實傷人

信德高術而術求顯之罪一罪也對子德顯先實傷人

集而作純而術求顯之罪一罪也對子德顯先實傷人

王德顯曰術而術求顯之罪一罪也對子德顯先實傷人

儼目巨首其首而術求顯之罪一罪也對子德顯先實傷人

路此為披其首而術求顯之罪一罪也對子德顯先實傷人

天之下承日何後於顯下顯殺之曰何也術求顯之罪一罪也對子德顯先實傷人

卓願以長史授後荀煥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軍司空董

非使并置縣尸而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得攸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

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

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

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各

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

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繡

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特為疆然繡以遊軍仰

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

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

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

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諸君云表繡已破而還繡已破而還

淮泗之間表繡已破而還繡已破而還

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

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

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

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

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

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

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

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

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

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

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

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
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
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
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
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
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
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
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
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
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
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
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
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
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
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
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
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
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
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苦乘舊楚
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
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詡
之宜于時韓馬之徒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孫劉之所必爭
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荆州者孫劉之所必爭
非曹氏所能抗也孫仁守武略為日既久誠
越資劉表行禮服之具藉刑楚機權之手實江震揚之良

改蓋言運數密山大脚以根於深淵自
東下非成運也勢天實為一以規為無當衣武然後武
劉蜀中計以數十萬斤石既差無止所及亦
為是事之類也以言之非也計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
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
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
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
而臨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
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
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
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嘿然不對太祖曰
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
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
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
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
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
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彧別傳曰晉
司徒關武帝問其人於最答曰三公具勝所歸不可
用非其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
買詡為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
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
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
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
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
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
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
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
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

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
 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詡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
 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顯於晉也模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
 充其志也臣世之論者多議或協魏氏以傾漢祚君
 功既違義識亦疾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不知魏
 之以為雄義識亦疾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不知魏
 流已極室之非衰漢之貞臣良以撥亂之資杖屨時英
 一略則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夫欲翼贊時英
 救身首用能動之於中至大享蒼生蒙舟航之遠致乎
 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氏之圖仁恕之道遠志行
 全大正於當隆布誠迹著於百代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
 義立於未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
 良平之亞歟臣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從張
 謀臣良平而已若詡則其類矣且攸詡今荀賈之評共
 蓋其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今荀賈之評共
 光之與蒸獨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
 同別之宜也

魏志卷十

魏志卷十考證

荀彧叔爽司空注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議切梁氏○

蓋本訛作議切梁氏今改正

太祖議奉迎都許○臣清植按奉迎之後用董昭勸

乃都許耳其初未有都許之議也事見武紀甚明

此都許二字乃史家隨筆之誤

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

○何焯曰太平御覽高祖東伐上有晉文納周襄

王而諸侯願從十一字

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臣清植按史於或官獨

書漢蓋原其本志非魏純臣與攸詡等異

皆與或籌焉注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北宋本作疏

布履

韋康為涼州後敗亡注懿性貞實文愷篤誠保家之

主也○臣明楷按愷訓傷此係孔融讚仲將之言

于義無取疑是愨字愨即敏又與愨通輾轉而訛

也

又注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監本牧誤按今改

正

以功封列侯注謹子閔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監

本訛作字學掾今改正

又注閔從孫暉字景文○臣龍官按閔荀彧第四

兄謹之子也其從孫似不應與或子暉同名疑有

誤

以彰殊勳密以詔或○北宋本作密以詔詔或

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臣清植按史家此言所以

原或本志也先臣光地曰朱子謂陳羣為賊佐命

詞嚴而義正荀攸賈詡自應入此例或之侍中原

是漢官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或死而後操為

之其阻董昭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或之罪當

從末減

荀攸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毛本作百萬何

焯校本作十萬

賈詡謂詡有良平之奇○太平御覽作良平之計

注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何焯曰萬字疑衍

想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文帝即位以詡為大尉注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即

位首登上司○德監本作得

未能充其志也注世之論者○此處疑當有書名或

前人姓氏名今脫落

又注橫流已極○監本作橫流已及今改正

魏志卷十考證

魏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袁渙 張範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田疇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

除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

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

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

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

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疆之不許布大怒以

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

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

且不取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軍復將軍之意則辱

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

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布破渙

得歸太祖

太祖曰

渙言曰

夫兵者凶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

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

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

民之欲安甚於倒懸

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

意者政失

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

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

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

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

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

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

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

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

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曰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

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

諸縣務存經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

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

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思而後行

外溫柔而內能斷

則然矣

之官其非

師之名而

祭酒前後

業乏則取

國初建為

天下大難

已除文武

並用長久

之道也以

為可大收

其道歟

渙聞明

君善於

救世故

世亂則

齊之以

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貴育不過也渙子侃亦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與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為清平稍遲至尚書早卒渙之厚位對門選部郎號道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公純行足以屬好言問唯著書十餘萬言論世務為常恬退不取及論五經滯氣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前時有名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案字猷尚書祖文舉博識厚為儒官至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落擣洗滌安然若曰漢室陵遲以義神唯幾而有禮可以庇身元吉也天理盛衰漢

其士矣夫有大功必又君子也十所深識遇以各其身及亂微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

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與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眾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眾可也術

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荆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

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
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即位以承子承為郎中承孫承勳晉中護軍與吳楊駿俱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

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

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

千餘家博物記曰襁負謂以布負之而長轉為樂浪

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

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

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

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

萬之眾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

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義率義兵為天下誅殘

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

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

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

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郡太守甘陵相

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

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

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名在魏書中茂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名在魏書中淵

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

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

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

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

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

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

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

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

有功淵竊取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

謗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

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

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

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

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

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

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

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恭儉自守卒官魏書曰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

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

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

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

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

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

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虞縱橫稱官奉使

為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

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
 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時將行引虞與諸
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既取道
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職既取道
 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閑徑去遂至長安
 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
 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
 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
 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
 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
 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
 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
 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
 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
 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
 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眾心瓚乃
 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
 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
 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
 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
 相就眾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其
 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
 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
 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
 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
 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
 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

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
 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袁紹
 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
 留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
 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
 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
 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
 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
 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
 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
 者即奉茂才拜為禱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
 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
 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
 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
 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
 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
 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
 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
 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
 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
 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眾為鄉導
 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
 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
 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侯邑
 五百戶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疇雖備忠
合義州始無山北恒盧龍南守更曹清靜

精而後食人民什從成共責奉及良紹父子威力如
之建燕軍薛公之廣淮驅自到部曲胡臣露積廣武
胡梁漢民或因亡來鳥九龍之震蕩王族出塞九
山塞表禮武有飾其美曠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道
可嘉誠應禮賞以旌其美曠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道
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
心許而不奪曠將使高尙之七愛賢之士子止下
曠以嘗為尙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為田曠下
曠所執其遼東斬送袁尙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
一也其遼東斬送袁尙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
曠以嘗為尙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為田曠下
曠所執其遼東斬送袁尙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
一也其遼東斬送袁尙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

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父母以社日
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
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
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
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
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
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
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郡原屬
不聽融集前融答脩曰原屬也吾已許之矣
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郡原屬
不聽融集前融答脩曰原屬也吾已許之矣
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郡原屬
不聽融集前融答脩曰原屬也吾已許之矣

乃勳應乃其德用乎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
 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
 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
 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
 斬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
 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
 難脩雖休歸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
 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
 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
 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
 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
 敗劉詢起兵潔陰諸城皆應譚數息曰今舉州背叛
 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
 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
 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
 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
 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
 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
 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
 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
 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
 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
 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
 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
 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

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
 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
 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
 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
 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疆扶弱明賞罰百
 姓稱之
 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
 議行肉刑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
 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
 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

子臺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

中表怒其孤貧咸共贈賄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

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邠原相友俱游學於

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

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

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

絕命不宣傳子因山為廬寧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

禮讓非學無見物也長安書其化巨節德或儀

還度麻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招下安之道地密謂

或學女難錯或爭井闢寧居之卒買器分置井

乃各相責之復闢訟牛主牛暴得移大魁若

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

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行狀

為友通類川道乘義不復以元禮韓元長皆就

善學見器業德立歎服履亦與相親治是年

命是錢鐘成德碎列歸服履亦與相親治是年

以遺使校教善序其歸仁以典籍而大化陰行

別器門人承風或競可善時區中井盜者異

之盜幸無使王顯而送或盜食之乃與之酒不也

是知泰穆公人盜其馬食之乃與之酒不也

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之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

取而購之或恐其去懼守之得之者代吾擔不

名今人將復守吾父擊其袂問曰若者代吾擔不

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告父特盜牛烈

使國日樂九成度廣以時人前曲直乃至於

至望主皆親登廬而還私苦推以直令乘車

世弊皆不親食會董卓其樂東地遠道東朝

者多為真所害少黨之入互相讒譖自世若

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

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

西渡盡封還之立第恭懼弱而康擊于

寧海與恭位當在東康二十七年起乃

大光之也無皇南諸人咸善也

大夫固辭不受問曰積善之德也

願使一老翁西山其下野人山

尉華歆遜位讓寧王顯善以消

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道

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
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
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
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曰豈有能格於天者乎
夫豈有能格於天者乎詩云惟天降之德也
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
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
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
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
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
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
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
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部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
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尊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
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辛厚橫
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
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
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
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
臣更賜安車衣被茵尊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
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
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履
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
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

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破璽書以臣爲光祿勳
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捐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
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揜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
無寶融而蒙璽封之寵竊稅驚下荷棟梁之任垂沒
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責又年疾日侵
有加無損不任扶與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閻徘徊
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
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
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疋
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
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阜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
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
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
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法
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
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
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
全不爲守高高十餘年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
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
明哲潛遁侯時而動是以鸞驚鳴岐周道隆興四皓
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
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清玄虛澹泊與道
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間奧韜古
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
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

餘年在乾之垢匿景藏光嘉道養浩韜起儒墨潛化
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嚙諮羣公思
求備又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
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
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
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葺門偃息
窮巷飯鷺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
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
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哀職
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
卜夏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
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
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
祖招賢故典賓禮備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
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
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
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東帛加璧
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
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
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
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今文
思親師賦曰優賢者於淵淵也雖出處殊塗俯仰異
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東
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逸郎中後為
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
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時寧以

多矣變氏族者妻之也人之制非禮命姓之者以
姓論以原本姓者妻之也人之制非禮命姓之者以
有田者則與之姓無田者則與之姓此古之制也
而溫國之制則與之姓無田者則與之姓此古之制也
明穎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少游太學學兼
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
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道常山門徒且數百人
遷居任縣太祖為丞相時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
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珣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
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珣教曰張
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
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
辛亥詔書張掖郡立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
像靈龜宅于川西巍然磐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
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
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書
于綽連齋以問珣珣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
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
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
正始元年戴篤之鳥巢珣門陰珣告門人曰夫戴篤
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
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
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
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
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

魏志卷十一 考證

袁渙袁渙字曜卿○何焯曰渙當作煥今太康縣猶

有魏袁煥碑出浩按蜀志許靖傳亦作煥

外還柔而內龍勳止諸使行學選召用之○監本脫

還字今添

魏初初建為郎中令自御史大夫事○監本脫為字

今添

涼茂少好學論議帝度經典○滎陽北宋本作多據

田疇好讀書善擊劍○宋本無書字

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宋本無相字

又即授將軍軍中安輯所結疇皆拒心留○毛本作

皆拒不當元本皆拒不登

又命田預備指○預北宋本作豫

巨五百戶注蕭折離居靡所依體○蕭折監本誤作

傷拆今改正

司隸校尉譚錄亦以為可聽并至于田疇方斯近矣

○北字上作方斯遠矣

王脩號人孫氏也小德教○太平御覽作吏不能得

百姓稱之曰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太平御覽

作死北始開冷以脩為司金中郎將冬河北下六

世稱其知人讀詩子家哀父切牛我勞悴○北字

本讀詩上多一每字

又注郭廣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北宋本

無甘字

又注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逕北宋本作達

郡原房從行卒并當以書相分○出明備按分字下

文義晦冊府作介善謂孫權以孫豫上多相識汝

以書為介紹而先容之下文非若交游之待分而

成也亦當作介其誤同

又注某令狐負恩疏○監本脫令字今添

又注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監本脫則字臣浩

按此二語則下文若殺之非則舉之非也為對舉

之文今照別本添

又注原嘗行而得德鏡格以舉其○監本作格

以舉樹枝列本作格于鼻中上今改正

河南尹扶風龐迪○何焯校本自龐迪

管寧王烈善字子房方○何焯曰王烈善字子房善書法

善學而藏諸既已所度蔡月○王烈無字

而史考父茲萊之義○茲當為

宜棠微命以勵風俗○昭密德若艾濟或山林○所

高尚或宜嘉實○宋本無世所宜也四字

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微會○年六十九○王烈字

嘉平二年

動見摸楷焉注曹冬雪大子牛相說不修人以為死

就視如生○宋本無贊如友○改正

又正先等作團舍形如蠟牛故其謂之蠟牛盧○

宋本作形如蠟牛盧江敏字及吳譚之蠟牛五字

魏志卷十一 考證

魏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崔琰孔融主 許攸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顛 鮑勛 司馬芝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
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
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
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
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
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
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
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
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
勅郡縣掩骼埋斃示憫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
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
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
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
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
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
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
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
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
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
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
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

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
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
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
疆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
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
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
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
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
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
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
惻心也唯世子燔鬻捐禩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
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鬻捐禩
鬻已壞矣禩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
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
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
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
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
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
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地語曰植
制命還家賜死以違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
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行狀
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
初載委授銜衡德齊清識十有餘年文武羣才皆所
明拔朝廷歸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
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
伐褒述威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譽

以皆焉捕得今出坐北妻非也字動乃在州與沛身不情小辭解收單倫言傳然罹左言今周襄韋今地之清
自疑與者數日遊席界圭得然日勢亡紹書蓋我蓋將起宜兒知顧將亂賦其
重詐表劉奮萬壽言合業皆我則不御太租自紹言與而社有衣俱為二揀
今曹亡表不得兵日也時及後諸北祖平祖在為有門自限齊有知不
以公曹相能輸千子伯亦河諸北祖平祖在為有門自限齊有知不
節以公依覺獄匹伯有隨北祖平祖在為有門自限齊有知不
來問向後遂出馳少自隨北祖平祖在為有門自限齊有知不
是子州歸捕者後志書祖謂齊有知不
必伯曹免虎且書祖謂齊有知不
至子表公虎且書祖謂齊有知不
識伯子遂天急驚息為有門自限齊有知不
曾公降所下義日後男坐居世命會被
曰下操軍兵起變大子衣伯命會被
大操軍兵起變大子衣伯命會被
奪操軍兵起變大子衣伯命會被
進食諸常亦如助
龍命將與合助

耳狝于伯家累千金曰功為千伯富公於伯勢伯不
如不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千伯富公於伯勢伯不
此推之六魏之之力雖有功臣亦毛未必不可非茲附夫鳥得遠飛者
也而而最爲世所痛惜至今窺之字世士語文以球簡兄附夫鳥得遠飛者
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
充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
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
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
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
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
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
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
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
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
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
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
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
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
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
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
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
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以吾爪牙之臣無過茲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恒階曰徐弈其人也太祖乃以弈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夔幼喪父與母

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廩陽蕤謂術臣李業曰昔柳下

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爲己用

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

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

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

見及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

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

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

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

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

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承等

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

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晉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

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志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

魏書曰時下相好已德于太子

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夔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魏書曰曾字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魏書曰曾字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刑顯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顯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刑顯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顯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顯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顯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顯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立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顯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

問顯顯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

作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音諸公贊曰嗣曾孫子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

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

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

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

將軍何進時拜騎都尉魏書曰信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

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

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

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

將軍何進時拜騎都尉魏書曰信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

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入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助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擲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固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翊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豈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

魏

卷之三

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紕遺而曜密表勛私解豈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毘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

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會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潤神

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住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令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燠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尙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

迂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字人謙評曰徐奕何夔邢顥貴尙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尙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魏志卷十二

魏志卷十二考證

崔球遂寤琰死注人得琰書以裏幘籠持其籠行都

道中○宋本無持其籠三字毛本都作部

魯國孔融注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宋本作鄭子

然

又注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宋本寬容下

有之字

婁圭皆以特舊不度見誅注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

○監本訛坐賊今改正

何夔官至車騎將軍注和帝佳之○一本作和帝偉

之

司馬芝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條北宋本作調

會內官欲以事托芝○何焯校本作曹內官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鍾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繇字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子季

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

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

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

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

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膺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

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

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

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

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

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

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

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

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

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

于作亂平陽繇率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

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

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

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

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

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

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

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大敗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

大敗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

大敗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

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

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

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

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寶幹心膺靖

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寶幹心膺靖

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寶幹心膺靖

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

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

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

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

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

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

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自知當為大臣... 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戰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散薨諡曰敬侯魏書卷十三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歆曰歆

容在二... 州刺史陶謙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字子敬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朗字子敬會稽太守

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

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導之禍萌於子入隗躡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盜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越王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大

官而不受貢獻外省盜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
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
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
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
自漢之初及其中心與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
猥開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
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
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
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
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
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
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
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
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
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
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
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
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
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
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
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
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樓懷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
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
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
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
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

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
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
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委議論記咸傳於世
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
詳

肅字于瑓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敬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
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
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
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
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
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
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
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
所爲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雨水
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豐乘而用之則所謂悅
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
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
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
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注古
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
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

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綈斂之制，與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帝，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

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

魏志卷十三考證

鍾繇穎川長社人也注諸君終身何所任邪○監本

作何所任也此係鍾皓曉語據屬之詞似反詰語

氣作邪字為是今依別本改正

又注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譚怨本今豈其時○昭

國語作招音翹

又率諸將討破之注至乃使邑遠詰關庭德泰使命

○監本關庭作關廷此指王邑佩印綬徑從河北

詰許自歸而言作關廷誤今依別本改正

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太祖北宋本

作大理

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

宋本無下科律二字

蓋曰成侯注猶于張之在漢也○猶監本作出猶由

古字通用今從宋本作猶

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太平御覽作欲親西征臣

浩按毓疏皆係上帝親征之辭疑監本脫落親字

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親親之時也○數

朝太平御覽作順數

以數為殿備設魚龍並奏○蔓當作曼

正始中為散騎侍郎○臣明楷按上云毓年十四為

散騎侍郎太和中已遷黃門侍郎矣此時安得又

為散騎侍郎胡昭傳云正始中散騎常侍荀顛鍾

毓侍郎其常侍之誤與

後以失爽意徙待中出為魏郡太守○何焯曰徙當

作徙時待中在常侍上不應忤爽而反得美遷當

是解其近職出之外郡耳不書毓為待中于前者

史省文

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太平御覽作不復改嫁

華歆改焉司徒注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璽

綬北宋本作璽綬

王朗王朗字景與東海郡人也○北宋本作東海郡

人通志略同

作酌臣明楷按酌音宙說文曰三重醇酒也西方

雜記漢制嘗以正月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酌所謂

必費三時而後成也今改正

可使解皇以配其諡與帝不使使解皇○監本作明

帝不從使解皇臣龍官按文義當作使解皇蓋王

肅之意止欲其解皇而明帝不從之也

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江唯洪與馮琳嚴苞交通村

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嚴苞交通太平御覽作

嚴苞字文通持爭最高下多故稱焉之語曰州中

雖時賈叔業辨論湖海環交通二十字

又注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監本常誤作

當今改正

魏志卷十三考證

魏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昱 字仲德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苦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

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彘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事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太祖曰：「袁紹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書兗州尚未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野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住。太祖謂賈詡曰：『程昱

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若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關門不出。
 昱性剛戾，與人多忤。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侯。
 嗣克薨，子良嗣。時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武薨，子克時校事，放橫。時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

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取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尙書綜理萬幾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

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尙傷大臣之心况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諡曰簡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傳曰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

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之語在荀攸傳

太祖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

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

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

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

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

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

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

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

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

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

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

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各王

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太

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

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

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

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

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

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

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

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

尙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

許貢客所殺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慶陶長栢人
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疆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
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
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
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仇等數十人專爲謀主
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侯安平
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仇等爲應檄到收行
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
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
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
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

弟訪在張遼軍中逸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
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
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
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
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况今有緣宜
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
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催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
遺楊大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
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
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
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
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
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
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
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肢實相特賴一物
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
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
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
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
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
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
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
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
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
獲安今復徒驚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魏志

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懸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住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眾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眾降以昭為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為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為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

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取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為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九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擊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取有愆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此豈天下所望哉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

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
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
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
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
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
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
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懼怖懼儻
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
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
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
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
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
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
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
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
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
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
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
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俸
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
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
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進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
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
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
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不可拔昭上疏
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

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尙艱難就當
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
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
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
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志寢與食而議者怡然
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
禦就不破賊尙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
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
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
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
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
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
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
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
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尙敦樸忠
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
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
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
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
浸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
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
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
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
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
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
或有使奴客各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

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傅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詔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卿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對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鷓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鷓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翻漢室漸微己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

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乘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為司空曹掾

獨見其志

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征
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
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
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
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
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海外今舉漢中
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
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
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
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
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曄曰居十日蜀將還曄
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
率眾降達有容儀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
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
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
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時曄諷文帝
論者多謂有聖明之量其後漢達而皆云云
如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
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
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
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眾以示其
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

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
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
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
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
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與眾
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
倉卒帝不聽曄曰
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
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

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疆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幾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

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卒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

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敝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疆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路，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射，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

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

王青曹自錄其後曹氏則結力於二魏

則其多難非濟濟才難隆五出書

而橫祀非濟濟才難隆五出書

能內之制則自有其已

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

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

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荅以

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

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

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

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

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

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

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

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

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

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

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

由此而廢固辭不許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

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

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

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

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

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

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

驚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

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

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

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

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

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

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部

陽校尉先是資亦歷縣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

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

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

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

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

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

其難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
 所進用則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終高祖未知名
 也高祖之罪馬以吹籥引繩始事高祖未知名
 二十餘年行功然後見其可付以大事高祖中
 直特見擢用左右高祖曰吾得一胡虜而重吾之平
 官安矣非也臣之所願者得陛下之所愛也臣下
 易為臣之難也又所願者得陛下之所愛也臣下
 所安者非也臣之所願者得陛下之所愛也臣下
 當安者非也臣之所願者得陛下之所愛也臣下
 王魏室之七陽基於此資之別請出自其家欲以是
 言掩其大莫然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
 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
 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
 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
 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
 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查別傳曰大將軍
 年者數日吾累世蒙寵加以後嗣查別傳曰大將軍
 更時舉可以坐受榮寵是三十餘年經營庶事查別傳曰大將軍
 暨張統位動輒良謀是三十餘年經營庶事查別傳曰大將軍
 外重辭官切天也今願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
 重以勳事遠奪君志今願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
 氣少府謝策認君資於人官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
 騎加以永無疆之禮焉查別傳曰大將軍
 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敬侯子正嗣臣松
 人並無文辭可觀查別傳曰大將軍
 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
 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
 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
 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
 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
 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查別傳曰大將軍

南陽太守也放子楚字于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
 後公于也放子楚字于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
 至討齊所帥馬翊太守楚子洵穎川太守河子盛位
 安國給事中文藻盛又善治名理諸所論著并傳於
 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
 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
 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
 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志卷十四

魏志卷十四考證

程昱太祖乃止注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北宋

本作據千里之地

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太平御覽作孫權新

立

年四十餘薨注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一北宋

本作二

郭嘉果為許貢客所殺注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

北宋本作不可不測

又注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自宋本作臣

董昭昭欲詰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臣龍官

按此時不應稱獻疑為見字之訛

劉曄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必宋本作心

蔣濟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曰

○各本作指有令臣明措按此蓋太祖謂蔣濟無

謀叛之事而信前令之不虛作前令為是

弊敝之民○敝毛本作妣臣明措按妣音貴力乏也

敝音溪險也似應作妣又顏氏書證篇曰妣即敝

僮之敝或者敝其敝字之訛與

劉放資樂陽亭侯注天下騷動○監本誤要動毛本

誤搔動今改正

魏志卷十四考證

魏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温恢

賈逵 子 李 平 楊 沛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素朗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為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苦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糞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箭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

期無流連之吏繆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絕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聞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吳渠陵大塢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公謙之志下附于傳中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

朗年十二試經為童子郎

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羸弱

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

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

欲徙居温朗謂邵曰唇齒之喻

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

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

山之心而開竄充之原也竊為

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

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

以諸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

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

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

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

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
董卓悖逆為天下所
離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
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
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與
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
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
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
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
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
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
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
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
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
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
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
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
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
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
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
朗乃將家還温時歲大饑人
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
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
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
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
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
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
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
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
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
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
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
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
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
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
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
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
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承大
亂之後民人分散土
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
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
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
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
雖在軍旅常蠶衣惡食儉以
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
人李觀等感得名譽朗常顯
賤下之後觀等敗時人

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

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其賢固有所矣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

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

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而遭此疫將士曰刺史蒙恩厚節高里微功未效

朕勿違吾志也時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

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字公休字孔業封河東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

太常為世好士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

召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為

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

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

士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

募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

諸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

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

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

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

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

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

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

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

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

績也

其後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更拜中郎到州餘人奇習求為州長而一且

曰薛舉人難正始而後純文也各賜關內侯以希其
 勳亦以是顯名正始中司農曹真無依歸其母在外
 下吏以是顯名正始中司農曹真無依歸其母在外
 豈自謂乎思不與疑其父實得無依歸其母在外
 求類是再思不與疑其父實得無依歸其母在外
 史二百里以善與人事其父實得無依歸其母在外
 工部所任市里出穴又入穴出穴又入穴出穴又入穴
 中管錢所任市里出穴又入穴出穴又入穴出穴又入穴
 百足信自道去信屬曲信屬曲信屬曲信屬曲信屬曲
 民家民家二信屬曲信屬曲信屬曲信屬曲信屬曲
 以爲外史信屬曲信屬曲信屬曲信屬曲信屬曲
 其扶我迎是君我君我君我君我君我君我君我君我君
 之猶使民聽官去者有三門我君我君我君我君我君我君
 弘農私能人告類荒後安了東將軍郡馬召入王爲五任官
 將郎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日既
 世家富官惟門寒念無少小工書常爲郡門筆小吏
 幸同諸大吏有乏者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
 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尙
 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
 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
 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
 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
 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
 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
 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

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
 荆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荆州而騰等分據關
 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
 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
 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
 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
 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尙
 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
 書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
 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
 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
 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
 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
 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既曰可勸使
 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
 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
 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居扶風天水界三輔決議
 爲郡太守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
 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
 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
 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既曰可勸使
 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
 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
 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居扶風天水界三輔決議

自二心... 魏志... 蘇則聲勢... 費曜等繼... 道險未可... 無左車之... 餘騎逆拒...

魏志 卷十五

次出至武威... 至儒等猶未... 因敵為資... 兵還則出... 營將士皆... 英督千餘... 其後首尾... 運中平... 幸其西... 子公不... 千胡不... 祖大不... 此馬不... 口之不... 健行不... 年請不... 國兵不... 國兵不... 會兵不... 湖軍不... 當軍不... 超等不...

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遠等又將被召遠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遠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朕執事忠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略曰逵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請遂得免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

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遠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遠言故得無敗直志願辭子屈也加也聞於大家文武識時之利用略曰郭援少壯勇猛乃知前出之者乃不能通為道河後舉茂才除灑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遠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遠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遠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遠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遠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遠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遠怒收之數以罪搗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為丞相主簿魏略曰太祖知其然也而大霧雨三日軍多不願

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
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
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
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
下以勸將來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幸許昌見和追

開風烈朕非其心帝幸許昌見和追
其歸除祠堂有碑所崇敬也充咸熙中爲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馬文王公關公補治也充咸熙中爲中護軍
至太宰封齊公謚曰武王公關公補治也充咸熙中爲中護軍
欲能行也從平中亦與民二錢不食故時人
疑鄴中侍從少會欲配所與別行審配守
達尚書今注尚入仕當知外與守行審配守
信則三不爲直南將所與別行審配守
研問事杖三辭十枝東南將所與別行審配守
因甚表到是時一自軍都督今北國諸表而東從
其國表又謂祖而南步何嘗守國角士隨重門行
復責守人圍者引手縛之因開其國角士隨重門行
得守國者以狀得還而祖笑曰此非徒得可復買且
弱爲命當說不在驅出之以請配也配從其計少無夜
特別得千無不使持白幡從三門出陣又使人
持火得千無不使持白幡從三門出陣又使人
字出北門從中降北角交圍擊尚喜已
尚出北門從中降北角交圍擊尚喜已
與尚相死遂諸城至中言也袁譚北見尚喜已
欲得見太祖見之學叩頭謝太祖問其所以李安子欲
密事得見太祖見之學叩頭謝太祖問其所以李安子欲

中宣帝相陵公謂善不足以爲宜今新降爲內
陵公謂善不足以爲宜今新降爲內
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
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
見述于後也

魏志卷十五

魏志卷十五考證

劉馥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述吳志作術
與治芍陂及茹陂○茹陂太平御覽作茹陂

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人冊府作寶
又修廣辰渠○何焯曰水經注作辰渠揭車箱渠

據此當作辰渠渠為是攷元康中所立碑具詳
司馬朗雖在軍旅常羸衣惡食○監本脫旅字照毛

本添羸太平御覽作惡
為世奸士注吝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

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北宋本作子鄴字仲子
多仲字並見百官名無志字

梁習張稚跋扈○何焯校本作稚張倉慈傳大姓稚
張

張既語在夏侯元傳注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
○尋翫文義至當作止

賈逵國家征伐亦由淮沔○太平御覽作淮沛
尤咸熙中為中護軍注孚本姓馮復改為李○北宋
本作後改為李

魏志卷十五考證

魏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峻 蘇則 杜畿 鄭渾 倉慈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

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

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

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

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滅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

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

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

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

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

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

林監潁川裴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

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

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

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鏡起於棗

祗而成於峻性忠義始事袁紹

在冀州亦資軍糧得惟深附託

中布也後賊資軍糧得惟深附託

增定許以資軍糧得惟深附託

如君不旱以資軍糧得惟深附託

足都尉官便於軍改易酒候

軍用權施於官便於軍改易酒候

足軍用權施於官便於軍改易酒候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

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亮與平中二輔副總難北地客安當不富室

運爲此山守折庸軍士也後與馮翊吉等

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

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

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

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

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

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

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

請服太祖崩西平鞠演叛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

演悉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

太守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曰臣死且不避臣死

邪封爵重故勢吾甚嘉之則曰臣死且不避臣死

金寇亂戶不爲難五所見則曰臣死且不避臣死

出陣壘千則後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

出陣壘千則後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

出陣壘千則後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

恩為官勿用西平總族等賜禮則秀出軍臨其
 項領官勿命後破絕聖明有功必錄後演復結
 若能加爵邑議足以勸忠臣賜風俗也
 旁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
 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
 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
 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
 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
 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
 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擊擊之善惡必
 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
 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
 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蓬
 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
 其三種胡與輿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
 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
 狗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
 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
 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
 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
 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
 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
 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
 欲正論以對待中傅異指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昔儀行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
 同濟吉茂者時執虎子則笑曰我魏元放汝妻
 之曰仕宦者則執虎子則笑曰我魏元放汝妻
 鹿半鹿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魏崩也乃
 失帝意初亦忿激而哭其後文帝出遊宿館臨自顧

謂左右曰人此言有為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
 馬謝待所事雲目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名新朝委
 實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念欲奮與言大雅君朝委
 就之分後詩云士也周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
 人臣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
 獸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
 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
 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
 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
 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
 臣以為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
 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
 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掾字怡怡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漢
 王師石崇妻紹紹之兄女也紹有
 詩在金石錄紹紹第憤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杜延年之孫漢御史大夫
 自南陽徙茂陵延年為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
 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
 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志
 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
 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曰見許都中自取州還後至
 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其如舊相識者
 於朝畿
 領西平太守亡後以畿為司空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
 欲得財早令我無他川畿獨不為射之乃止畿到日
 里關遠不助留時河東人與畿有善署為功曹善
 其關遠不助留時河東人與畿有善署為功曹善
 中河東太守也曹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

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苑先外以請邑
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
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殺滎陽南通劉表固等因
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
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
其人也傳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於是遂拜畿為河
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陵津畿至不得渡太祖
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
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
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
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
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為
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廢之足矣遂詭道從郡津
度音豆魏略曰初畿與固少相侮固常輕畿
東也固與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相見於畿當各
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畿當各
持版時數日軍也苑先欲殺畿以威眾傳子曰先
虎而今不殺必為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
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
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苑先曰
衛苑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
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苑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
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
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
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

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
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
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
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渡澤上黨諸縣殺長吏
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
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
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
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
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
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道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
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
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
復其絲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
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
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
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
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
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
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
中三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
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
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賞
法太祖得其所書數日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
功美以發下州郡曰音仲尼之於無子每言不能不歎
吾亦冀眾中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國既建以畿為尚

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
 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
 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
 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
 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初畿在郡
 取郡者約所送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送皆守司
 亡者妻今徵送生人歸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
 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
 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
 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書見童子謂之曰司
 君求代者君其慎勿言卒然不見至此詔曰
 二十五年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穆勤百穀而山死毛詩傳曰
 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
 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東安太守郭智有好事
 無外魏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備子子
 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子繼為無
 死父業世乃服畿知父兄第其業時人皆以子繼為無
 之別名也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書
 豐名一京師之得多焉也此為豐所下者恕豐
 亦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懼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
 侍門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
 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
 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
 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淨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

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世語
 字子展次子安字仲興長孫孫與孫康孫與孫康孫
 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
 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
 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益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
 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
 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務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
 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
 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
 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而所以統一
 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
 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
 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
 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
 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
 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
 復以冀州龍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
 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
 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
 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
 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
 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
 實訟理故國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
 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
 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

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其爲課州郡之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三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

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極繇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明主當爲官守門而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怒太宰三人皆怒上疏極諫曰伏見尙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尙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

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獄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茲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儻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

當世用也竟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志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任悻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

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知所云在悻者通子順封龍驤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前封士
威武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

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

之遺續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駁皆可觀撥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駁皆可觀撥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駁皆可觀撥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駁皆可觀撥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駁皆可觀撥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駁皆可觀撥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駁皆可觀撥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駁皆可觀撥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交結豪傑家富財田四頃而食不節用... 禮基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

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

爲不便渾曰地勢澇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八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晉厲太子表字村叔泰與華歆荀攸等見表曰鄭公秋爲不亡矣初爲空固辭不受於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實舒詔皆爲勳顯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爲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幕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熒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善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常獲中安完皇南隆代慈郡循其還至

又教術復人牛功終率計費所省更少隆得穀如五又

下與利可以亞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

國吳瑾清河太守樂安任煥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

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又或哀矜折獄

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良二千

石相煥導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

北太守始京北取馬超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

課官乃令關月取車陌使轉相果是時民多無車牛

家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

時車牛各因下耕新雨東寒冬寒民飢凍而扶風

化郡大行吏不機民田磚又荒萊人與馮頌扶風

弘農學業轉與至黃初初微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
將大必誠榮命孤氏而即獨以爲是性個德不備德而
將而愚故我宗愚聞即言其心不月及節愚見即因從
容言次微激之日先所更置所存有名無愚爲子總愚今竟
度猶如邪邪熱視而吾觀之終當敗滅不不知我公治性
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守長誅滅而千華其爲弘農
後郡丞以屬疏得不少聖相學桓氏帝立於千朝於孫之
翰河畫子後元聖相學桓氏帝立於千朝於孫之
見存少帝平東將軍備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庫盈溢
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
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
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怒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
有可觀焉

魏志卷十六

魏志卷十六考證

任峻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
中郎將下太平御覽引此有募百姓屯田於許下
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十九字

蘇則愉咸熙中為尚書注石崇妻紹之兄女也○兄
女宋本作女兒

杜畿遂詭道從耶津度注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
○軍字疑衍

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覺宋本作異
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監本閱誤作關照冊府

後考課竟不行注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監本誤
作二人今改正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宋本無言字
數歲轉趙相注廉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

宋本作康既才敏無無字
邑百戶注乃從南陽步詣該○後漢書注作乃從南

陽步涉詣許從該
撥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注第寬字務叔○第寬監本

作子寬臣龍官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叔
皆兄弟也韓愈杜中散墓志亦云繼季子寬可知

子字為第字之誤今改正
又注預從兄斌○斌宋本作武

鄭渾為揚州刺史卒注後又與于允謀共誅卓○後
漢書作與何顯荀攸共謀誅卓

興等破散竄在山阻○監本山阻誤作山陽今改正
魯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何焯曰渾

為司隸部左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
南郡為豫州刺史部內與左馮翊無涉此因前有

渾為邵陵令之文而誤耳其地當去夏陽不遠或
邵陽之誤耶

倉慈慈躬往省閤料簡輕重○料簡太平御覽作斟
酌

魏郡太守陳國吳瑾○太平御覽作吳瑾

咸為良二千石注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

牛○太平御覽作令畜豬貴時賣以買牛
又注到武安毛域中○武安太平御覽作安邑

經論治體○論宋本作論臣照按經論本易屯象傳
而古本易有作經論字者論亦可作論

魏志卷十六考證

魏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尙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尙於鄴，尙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破，遼別狗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狗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還。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尙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

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

于蹋頭傳于蹋頭，太祖征柳城，遼曰：「夫許天下之

矣。太祖據之以號，今四方公之，勢也。時荊州未定，復遣

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

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

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

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

蓋等討蘭，成僞降，禁、臧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瀋

山，瀋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

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

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

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

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

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

張魯，教與護軍薛恢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

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

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

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

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

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

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

自守。遼叱權下，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

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
 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
 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
 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
 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曰：夫兵固論道奇正相
 或，雖率然之形，或憑倚角無勢，舉師勇則好戰，生
 道也。至必合肥之守，懸角無勢，舉師勇則好戰，生
 患，專任杜襲，則體之卒，保且彼深我寡，必德食墮以
 致命。是以杜襲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建安二十
 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
 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
 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
 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
 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
 解分封兄况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
 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
 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
 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
 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
 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
 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
 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
 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
 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
 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
 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
 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

都帝為流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
 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
 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
 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為偏
 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
 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為軍假司
 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
 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圍呂
 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睦，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沔，皆破
 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
 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
 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
 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
 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
 為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
 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進折衝，
 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為虎威，進折衝，
 遼靈冠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
 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
 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
 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
 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
 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
 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
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
諡曰威侯子琳嗣琳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
葛誕反掩襲殺琳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
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
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
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
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
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
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狐離圍張超於雍丘皆拔
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
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
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
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
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
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
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
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
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
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
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諸公辨之禁
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
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
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
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

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
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
袁紹紹兵威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
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
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
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
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
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
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
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
冀州平昌稀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稀稀與禁有
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稀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
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稀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訣隕涕
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稀降不詣吾而
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
不赦而禁所以卒焉降虜死加罪詭言以東海平
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
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
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
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
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
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
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
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

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制復其位林父敗績於殽孟明視敗績於郿秦晉不替使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愁悲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儵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與紹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

歸太祖臣松之學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衆於大潰是則紹等降而後紹軍破也至此則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來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秋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鄴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憚而難淵當是時新失及殺淵備口當得莫慰用此何為淵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道南與夏侯尚擊江陵

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荆
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
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
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
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
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
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
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
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
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
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
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
倉乎郃知亮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
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
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
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
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
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
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
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
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還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
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
擊高布伏弓弩謖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
亂發矢中郃

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
都亭侯及至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
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
授晃兵使擊卷卷音被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
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畦固於河內
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
偏將軍與曹洪擊臧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
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
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
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
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
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
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
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
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
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
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
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
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
應松之云晃見于時未
應松之傳晃者漢也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
襄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
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
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隴麋泝
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郿
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

攻橫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甚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為右將軍進封遠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

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侯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各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朱靈薨後靈子孫皆列侯上術呼靈靈望城過曰大夫在城中贊靈靈好弟置城家邪道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觀者曰靈守文南太祖既平冀州遣靈督兵五千入薊于匹守尚快快御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而有變至陽翟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盜謀太祖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盜謀太祖後之變昔鄧禹中分先武陽禹豈以是減損哉馮楷之難戶尼詔曰將軍佐命先帝與兵歷年歲過方郡功其之將社稷所實何可以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侯增其今封爵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威侯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鑿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魏志卷十七考證

張遼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朱宋本作牛

拜征東將軍注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太平御覽作

雜選武力

樂進遣進李典擊之○宋本遣進下多與字

于禁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注區區小國猶尚若斯

○宋本作尚猶若斯

徐晃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臣明楷按注引魏書

云文帝即位封靈郃侯又云於是更封高唐侯亭

字宜衍

魏志卷十七考證

魏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李典 李通 臧霸 益州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章 龐憲 龐涪 母娘親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

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

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

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

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

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

穎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下學兵

博觀羣書太祖善之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

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

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

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

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

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

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

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

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

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

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

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

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

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

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

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

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

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

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

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

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

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

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

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

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以俠聞於江

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

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

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

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

弟陳邵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邵軍斬邵首以祭恭

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

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

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

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

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

拜裨將軍封建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

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

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

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喜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
 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
 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
 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
 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
 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
 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眾送其首
 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
 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
 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馬拔鹿角
 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
 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
 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
 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
 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
 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
 焉王隱晉書曰緒字玄曾官為才為時人所貴
 官長當清當慎當勤當節當三長者何患不洽乎並受
 不辭上謂又問等曰不得已也緒曰臣等受命於天
 已固為本大復問曰清者仁也慎者禮也勤者忠也
 節者義也夫君子之行立身處世無不由此四者
 必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孝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忠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義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禮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智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勇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節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忠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義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禮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智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勇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節皆慎之至也上曰善緒曰臣等受命於天無有不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
 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
 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
 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
 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
 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
 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
 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
 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
 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
 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
 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
 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
 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
 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
 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
 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
 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
 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
 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與
 觀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
 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
 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
 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

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調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道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指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卽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

封居都督民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領口假節女觀備將軍還青州刺史徵征孫權於濡須之曰將軍破創殊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受身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至時大雨城崩崩壞人散散在田野未及補給聘聞權到不知所見又思惟民中若不起權果疑之乃射城中人使不得見又思惟民故委之以此不致我至而去魏略此語本傳反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各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

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謀郡桓異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毋渠等

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毋渠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眾羣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

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疆者補戰士泰山由是

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

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

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

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祥字季康無意盛名之月休下有魚躍出生祥乃仕

時人以為孝感之祥也

五十年祥遷至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

祥字季康無意盛名之月休下有魚躍出生祥乃仕

時人以為孝感之祥也

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

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

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

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

以眾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

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

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

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

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擊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

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

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寢，故號曰虎寢。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徵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典章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章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章乘車載雞酒，僞爲侯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取出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章爲士，屬司馬趙龍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章，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

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章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擦戰時，西面又急，章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章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章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章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章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待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章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章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章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章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章校尙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章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章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章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章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章死，爲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遺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章，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

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恒道人也恒音少為郡吏州從事

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

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

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

援幹於平陽惠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略曰惠手斬一級子知是援戰勝之後衆人皆言

援死而不得其首後鍾繇之甥惠晚後於中出一

頭繇見之而哭惠何謝之拜中郎將封都亭侯

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

間每戰常陷陣卻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惠留

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

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惠隨衆降太祖

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

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

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

之名魏略曰其族兄惠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

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

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

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

樊下平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

以大舡四面射隄上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

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之自平日力戰至

水盛舡覆失弓矢獨抱舡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

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

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

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

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

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惠墓賜諡策曰昔先

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

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

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

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

位又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獲葬此王隱之

也虛說

龐涓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

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

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

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略曰猛兵欲來涓

為名如又殺之句以勸涓州人義士也

與略曰猛字本威本涓州人也

仕郡守功曹將時常居涓州

別名上書求別置州謂以涓州

威名及共以猛補之謂以涓州

呼猛兵曰收商威治舍與猛

我請和語舉尚可乎謂以涓州

使死當復無知此則已矣若死官知子及使吾頭東過華陰

青龍中。母年九十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三月。不逮仁者。蓋觀其心。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述。魯。之。太。史。公。循。貴。其。竟。錄。季。布。豈。若。二。賢。厥。心。不。安。也。而。遠。收。孫。祝。而。近。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多。乎。今。故。鮑。烈。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難。在。編。戶。與。義。自。烈。君。子。何。以。異。節。可。謂。勇。力。若。有。仁。者。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章、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志卷十八

魏志卷十八考證

臧霸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臣良案：按李賀傳注，引虞預晉書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此公字

行，避霖雨大軍先及水邊，長賊船稍進。○太平御覽

先及作先反，稍進作稍近。

呂虔世多其能，任賢注：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

冰解。○宋本有少下多頃字。

許褚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泝，太平御覽作棹

典章徐出取車上刀，載步出。○太平御覽步出作步

去。

章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太平御覽作數十人。

龐惠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董超等，太平

御覽作統超等。

龐涓刊石表閭，注：恐逆見中害。○逆，監本說作返，今

改正。

閻溫父子著稱于西州，注：息又啓云：左棺子弟來為

虎牙。○臣浩按：上云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此云

左棺子弟，誤當作唐衡子弟，或衡棺子弟。

又注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監本說作邊吏，

今改正。

又注視處士狀貌既非，取餅者加今面色變動。○

監本加今說作乃今改正。

又注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眾

得千餘人。○其家，監本誤作昂家，今改正。

又注乃攘臂結袂獨追之。○太平御覽作獨持楯

追之。

魏志卷十八考證

魏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彭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彭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

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

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

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

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

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

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

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

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

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

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

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

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

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

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去代

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

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

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

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

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

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

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

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

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

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

竟大奇也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

進拒敵公平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歸彰彰黃鬚

之呼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

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曰先王召我者欲立

見袁氏兄弟乎不可不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

因此遂見發用而當隨制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

是時以郭隆靖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

遇中牟不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

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

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

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諡曰

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豐樂將有異至葬賜鑿輅龍

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

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

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

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

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秦始初為崇化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

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情人邪植跪

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情人時鄴銅

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

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滄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

平太清立中天之華觀乎遠飛閣乎西城臨津水之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
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
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
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
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
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
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十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念其
慢主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欲請死
長兵木接于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未聞矢石未交
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擊鳴雉右請死之王曰子
何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
罪而見其端吾君也其爲君死左擊是乎王曰有之
雍門曰今越甲至其爲君死左擊是乎王曰有之
是已越入觀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如雍門死
伏劍使越社稷不血食也歸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
齊王葬雍門秋以上卿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

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
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
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各挂
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
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
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
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
失備師徒小劔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
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
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
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
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
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
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
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
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關於注魯連與燕
將書曰曹子爲魯將三戰而北而地五百里向
敗曹子計不曹子三戰而北而地五百里向
敗曹子計不曹子三戰而北而地五百里向

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
 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
 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
 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
 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
 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
 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
 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燧燭末光
 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魏略曰惟雖不見
用故曰士人貴生者非貴其黃龍好服終章年壽也
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
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於太上立德其次立節蓋功德
者所以垂名也名者於後世一聖一賢豈下願久生哉
志或有不展也吳月滑然求試吾立功也嗚三年徒
呼言之未可欲使後之君子知吾立功也嗚三年徒

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
 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
 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
 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
 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
 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
 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
 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
 羣后百寮蕃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

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
 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
 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
 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
 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
 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
 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
 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
 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
 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
 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
 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
 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
 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
 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
 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
 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
 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

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懼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救而睦之王接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武湯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

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鯁鮑謹諱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掩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警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警石之固昔騏驎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土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

不度先王之與不與林葉連屏之術連教移之風背封也
氏諸侯初之封或難作七人雖在過也時勢然也漢
非族勢同之由風澤既舉六合未一而影前枝幹委靡
代興亡曹論之詳矣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
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
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
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
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
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
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
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志別傳曰志字允恭
好學有才行晉武帝
從善至且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鄆公發詔以志爲
博士祭酒及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
數出安有如此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
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九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
又追進爵爲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
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
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
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不學餘言
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
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至者此賢之心楊倫以
窺望乎彭之缺恨尚無所至是植者乃令楊倫以
倚注過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
思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魏志卷十九

魏志 卷十九 考證

魏志卷十九考證
任城威王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太平御覽作率
師專行

陳思王植而植應日衰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
將行不可恒使吾爾難爲心腹也○爾冊府作以

臣清植按此文甚拙玩其大意蓋謂恐吾它出時
諸侯中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門之爲言故

欲管攝而盡將之以行既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
不可信類如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爲心腹作以字

於義較順
內不自安任其人自若而居海上○宋本作自苦

又注每當就植慮事有關○一本作慮事有關
吳天罔極性命不圖○性命文選作生命

優詔答勉之注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宜監本說作
直今改正

又注何必同衾轉然後展展殷勤○文選此下多憂
思成疾寐無乃兒女仁二句

選念古之授爵祿者○授文選作受
必以殺身增亂以功報主也○監本增誤作靜今改

正
欲得長纓纏其王羈致北關○文選作長纒占其王
後屬末光增輝日月○文選作螢屬臣照按螢古字

作螢螢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後世乃易火從
虫

優武行文之美○行文冊府作修文
賜頌與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冊府作賜頌與之

間
時年四十一注危若巢幕○若監本說作共今改正

魏志卷十九考證

魏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文世王公

豐隆王昂 相陽王傑 燕王宇 鄧哀王冲 沛王林

中山恭王爽 趙王幹 陳留王陵 臨邑公于上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陳留王陵 臨邑公于上

楚王彪 剛彊公子勤 樂安公均 子乘

廣宗公于整 北海悼王 樂安公均 子乘

廣宗王協 北海悼王 樂安公均 子乘

清河悼王真 廣平哀王 邺郡懷王 邕

武皇帝二十五男 卞皇后生文皇帝 任城威王 彰 陳

思王 植 蕭懷王 熊 劉夫人生豐愍王 昂 相 殤王 鑠 環

夫人生鄧哀王 冲 彭城王 據 燕王 宇 杜夫人生沛穆

王 林中 山 恭王 哀 秦夫人生濟陽懷王 珪 陳留 恭王

峻 尹夫人生苑陽閔王 矩 王 昭儀 生 趙王 幹 孫 姬 生

臨邑殤公子 上 楚王 彪 剛彊公子 勤 李 姬 生 穀 城 殤

公子 乘 鄧 戴 公子 整 靈 殤 公子 京 周 姬 生 樊 安 公 均

劉 姬 生 廣 宗 殤 公子 棘 宋 姬 生 東 平 靈 王 徽 趙 姬 生

樂 陵 王 茂

豐愍王 昂 字 子 脩 弱 冠 舉 孝 廉 隨 太 祖 南 征 為 張 繡

所 害 無 子 黃 初 二 年 追 封 諡 曰 豐 悼 公 三 年 以 樊 安

公 均 子 琬 奉 昂 後 封 中 都 公 其 年 徙 封 長 子 公 五 年

追 加 昂 號 曰 豐 悼 王 太 和 三 年 改 昂 諡 曰 愍 王 嘉 平

六 年 以 琬 襲 昂 爵 為 豐 王 正 元 景 元 中 累 增 邑 并 前

二 千 七 百 戶 琬 薨 諡 曰 恭 王 子 廉 嗣

相 殤 王 鑠 早 薨 太 和 三 年 追 封 諡 青 龍 元 年 子 愍 王

潛 嗣 其 年 薨 二 年 子 懷 王 偃 嗣 邑 二 千 五 百 戶 四 年

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

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

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

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

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

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

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

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

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

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懸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

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

者前後數十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冤枉

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及勸等之史以過誤觸

刑安美有符於衆故特見寵異臣松之與容貌安美

三亦傲言之病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

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

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

也魏書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

武其易言則流涕為媽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

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

黃初二年追贈諡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

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崩於西殿時冲年

皇天鍾美於冲躬躬總切之帝曰咨爾哀侯冲昔

神克建厥親如嚮王室惟爾不替朕承天序禮未備

追悼之懷愴然依傷今運葬于高陵使持節兼

璽休茲龍榮鳴呼哀哉魏略曰文帝五年進
 兄孝廉向其分地也便倉衛尉魏明帝五年進
 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
 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
 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己氏公正始七年轉
 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
 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
 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
 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
 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
 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
 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列書
書曰制諸郡城王有司委王遣司馬董初寶珠玉來
非度慢今建制繩王禁物交疏工官出入近署驗後
終親之重處藩輔之分地無然亦勤誦不心王以
李愷正身考終行恭肅於此則不謂其子細人竟忘
聖古人之垂誥及至於此則於君則無任克念作
常慮所以聖德者而於此則於君則無任克念作
者而通之則入功矣則於此則於君則無任克念作
全矣三者王之則入功矣則於此則於君則無任克念作
戶以彰八柄與之則入功矣則於此則於君則無任克念作
尼論昭義率京無意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
 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
 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
 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
 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

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
 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字之子入繼
 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
 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
 年徙封野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年十歲
 中山恭王哀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
 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
 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
 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哀
 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
 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哀獨譚思經典
 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
 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奏美哀聞
 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
 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為
 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
 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
 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
 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紙
 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
 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避

遂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

七百五十魏書載重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用廢史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

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袁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

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

省疾袁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

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

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

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

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各

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

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

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

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

弟壹紹玆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

太和四年追進玆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

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恆嗣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郡侯二十二

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

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

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

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為范陽

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向陽太和六年

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

用廢史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

七百五十魏書載重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

諸無貳咎悔也王其誠

袁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

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

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

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各

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

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

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

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

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

當以奏聞并辭國士與其守寵懼禍不若貧賤全身

弟壹紹玆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

太和四年追進玆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

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恆嗣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郡侯二十二

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

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

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

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為范陽

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向陽太和六年

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

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慎萬幾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增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家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日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書秋後漢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

公昭平之也故馬公流涕而決二國之罪孝武懷而斷不能平也獄古今常與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於外凌兗州刺史王皮孤恩構逆謀圖危冠冠有恃太尉之深痛忠自昭罪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有見先帝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他義不忍肆王市朝故使王其自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舍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以詩道崇曰文武應時用才在明者嗟我石瑛嘉為國之後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分難輪十載風發宣吳商瞻昔謬同位情至過書衡分難輪十載接連心俱結願雲中散道訓蒙育子臨契答曰同聲無異爾老使恩愛隆道惟教初好教分在令終孔不非所務周公不西戎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神王晉書載史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恩每至神王恩存東歸之太守已歷二郡臣以為先代之後可以嘉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剛殤公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勳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勳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定公子諡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馮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廬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遺世子魏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魏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如翕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賜才叙用翕假世子與寒食散方與皇南詔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

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

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隘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葬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懷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忠為孝之符命文類耳恩而德豈不哀哉平由斯言也徒非輕于勢
弱成不能定於周之既光武皇帝宗子之法臣也無同憂懼之
已至失恒靈廟之賢執制朝亡死難之法臣也無同憂懼之
期至使由是上之弄權奸下本宗廟相御之
能國君孤立於天九州之流神武宗廟相御之
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神武宗廟相御之
魏觀迎帝之西京定都鄴城魏觀迎帝之西京定都鄴城
代奉天之存而大魏之用其長之親前二地之入神
閣不聞子而空政之君夫齊之庶民深不聞
之業也且外無之州郡古之非伯侯社稷
室子之會無一武人之任或守之助方諸安
翁偏備之萬帥而宗室之今用與相維持非
必置之人故曰流伍非所必限小為之
能者禮也夫與非則枯之扶者宗
落者本也夫與非則枯之扶者宗
不也一言難盡曰流伍非所必限小為之
植則深固其本根立可以日流伍非所必限小為之
不枯則宮闈之木下根立可以日流伍非所必限小為之
於是則聖王何慢而上無推之慮憂天而帝族變而無以
故疾以風至安而無推之慮憂天而帝族變而無以
天患于幼雅固冀以此論感之悟曹爽不祖能是時
危矣

魏志卷二十

魏志卷二十考證

魏志卷二十考證

鄧哀王冲智意所及○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
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
○何悼曰按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
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
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
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
數中本有此法
彭城王據創縣二千戶注列書載璽書曰○列書疑
作魏書
中山恭王袞袞獨譚思經典○譚疑當作覃
楚王彪元年為有司所奏○元年上疑脫青龍二字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注同聲無異響○響毛本作
響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王一本作玉
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注靈食九國○靈食元本作
靈食
又注而乃師譚申商○譚文選作譚
又注墮亡國之法而儆倖無疆之期○亡監本誤
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考證

魏志卷二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趙雲 應璩 劉楨 曹芳 曹真 曹仁 曹宇 曹爽 曹芳 曹真 曹仁 曹宇 曹爽

衛顛 楊修 荀彧 應璩 劉楨 曹芳 曹真 曹仁 曹宇 曹爽

劉虞 傅嘏 仲長統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

漢三公張禹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

時行服時人為之號曰山陽太守龔勤喪妻與諸子並

為司空時天下以龔為高士諸亮言危二人以直道

進以謙名公之胃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

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

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

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

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

待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

貌寢而體弱通佞不甚重也其父曰表寢而體弱

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有恩於表琮從之

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表從之

倉卒之際王人欲分故人心各有所歸表從之

事機者則極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也

能對策則極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也

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計卷甲不可

長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了

命此州軍將軍父于重翻敵不盡言時納其言臣

之案孫權自以前尚與中國征同未嘗交兵何

年方入蜀保身非武涉於開龍而征荆州劉

下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承下相登在平城張

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

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

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

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

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

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

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

一五二

一五二

遊所者述以備其祖文龍子即位又與吾日南皮下
 遊今復在初魏二入封出為無在渤海游處
 遠休願亦以宗故魏并受爵封出為無在渤海游處
 史王願亦以宗故魏并受爵封出為無在渤海游處
 不與成間蓋不與成間蓋不與成間蓋不與成間蓋
 到拜北中郎將封侯王出為無在渤海游處
 君路側也語里耳魏王出為無在渤海游處
 世送橫然也失功魏王出為無在渤海游處
 誠心不拜及別左傳曰帝出為無在渤海游處
 五出見京師等上將軍及皆以植會命華而
 朱繼性酒部必欲將飲時夜將軍曹真性飲中
 王忠言將部曲將飲時夜將軍曹真性飲中
 曹拔刀賊非屠言機上取因與曹真性飲中
 乃至何邪勢顯叱之因與曹真性飲中
 兼作詩曰念德懷憂憂憂憂憂憂憂憂憂憂憂
 氣步如雲何意中聖恩賜我與眾居及文帝坐
 下連大隨和四無所見案我與眾居及文帝坐
 幾如夫太隨和四無所見案我與眾居及文帝坐
 專初軍萬馬聽以年益案我與眾居及文帝坐
 有之非國相才處重下以不親事也本對帝從盛
 無實也實其年夏卒而天重下以不親事也本對帝從盛
 子尚也實其年夏卒而天重下以不親事也本對帝從盛
 知各於時亦至大位元先中乃改威行侯應字溫侯舒
 衛觀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風成以才學稱太祖
 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
 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
 觀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
 安道路不通觀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遺
 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觀嘗與荀彧曰關中膏腴

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
 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
 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動
 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
 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
 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
 藏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
 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
 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
 觀還稍遷尚書觀書曰初漢朝遷都關中觀書曰初漢朝
 尉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觀附內未可信司隸校
 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雖觀附內未可信司隸校
 無雄天不意苟安樂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厚加爵號得
 關中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厚加爵號得
 善動地險難給難為慮頃以觀兵始從而太祖初
 計太祖悔不從觀識由是益重觀魏國既建拜侍中
 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
 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
 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閭鄉侯三百戶
 觀音觀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
 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
 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
 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
 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觀上疏曰夫
 變情厲性疆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
 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
 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

江尋陽昔鍾離有南音之操故望之荆州士人皆自
 稱也夫表之於望也望之於地也地之於人而功
 者未必不由此也夫表之於望也望之於地也地之於人而功
 以受賦二主之度也夫表之於望也望之於地也地之於人而功
 奇乎以容民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
 文學文帝器之命虞通草書虞答書曰初以尊卑不
 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
 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悼白屋
 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
 自至霸業以隆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
 而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殿燎之禮虧匹夫之
 節成魏魏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為黃
 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虞上疏曰聖人不以
 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
 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取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
 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
 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
 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
 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
 不破疆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
 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
 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
 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
 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二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
 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
 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
 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

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
 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
 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
 而報虞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
 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虞弟偉為諷所引
 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
 不問虞別傳曰初虞弟偉與諷等虞成之日夫交友
 謂也務合美在於是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
 之勿復與運世沽名者也不從故及於此徙署丞相倉曹屬虞
 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
 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
 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
 以死效難用筆陳虞別傳載虞表論於曰昔者周
 孔下歷千載士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
 用才蓋方重士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
 皆勇往來備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
 故知專心於事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
 意也盡心於事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
 所以得言者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
 治雖有所不便者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
 去本而末計其長短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
 名事者皆以口率其加少無能之徒無能之徒
 無益之徒無益之徒無益之徒無益之徒無益之徒
 事上太相甚善之虞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

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

初二年卒康別傳云時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

史上言正旦當日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

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禘竈古之

賈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

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

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

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音永和中廷尉王憲史之海陽

日合朔議者或曰疑應却會與下皆建元元年可元

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

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

指者四謂諸侯日蝕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

為先存其事而後大日史官推術錯誤故無禮廢朝

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

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

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

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衆新至

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

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

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

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

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

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

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

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

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

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

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

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

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

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

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

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

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

音上通輝耀日新矣臣然之以為凡相稱薦率多溢

之無劭云玄虛退讓及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

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

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

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

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

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

以啓職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
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
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
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

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官至尚書光

祿勳先賢博士狀曰繆襲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
照伯時任侍中大夫無所不覽四世父也始安公傳事親名儒

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製仲長統漢
并理少好學博涉者多歸之并州刺史高幹素學有徐

而所兼以君臣之道性剛直不阿言無飾詞每與
召書解後疾不語就統之職無取言不飾詞每與

尚書解後疾不語就統之職無取言不飾詞每與
四書解後疾不語就統之職無取言不飾詞每與

留蘇林見者謂之文也初爲中書郎尋遷太子舍人
所學蘇林見者謂之文也初爲中書郎尋遷太子舍人

入十餘年光祿大夫京兆韋誕將文書於中書郎尋
才書十餘年光祿大夫京兆韋誕將文書於中書郎尋

序古淳文自反以光祿大夫京兆韋誕將文書於中
帝時淳文自反以光祿大夫京兆韋誕將文書於中

皆其書十卷萬言法始於中書郎尋遷太子舍人
得初淳文自反以光祿大夫京兆韋誕將文書於中

精宜官理末如又有其序采錄書之法爲古今
然每作書必用其法其書之體亦與古不同

其氏巧凡得書者皆名其書曰某某書

世無尤美之書者皆名其書曰某某書

徒英伯有美之書者皆名其書曰某某書

官曰書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轉補校書郎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聖世來始有故書八卷於此八卷於此

見如諸臣答使求書於帝帝曰朕聞

初中爲侍中尚書太傅子日嚴祖門父代郡

而其無量能所合虛利口而無才何人平也叔言玄茂而好

魏外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
 課法事下三府報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
 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
 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
 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
 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
 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貴官
 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
 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
 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
 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
 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
 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
 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
 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
 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
 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
 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
 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
 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
 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
 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
 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迷綜王度敷贊國式體
 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
 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報謂爽弟羲曰何平

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
 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報不平因微事
 以免報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
 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博子曰河南尹內掌
六卿六選之士其民異力雜居多豪門大姓商賈胡
常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餘其目而太密後尹李騰
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據功曹典選皆授其本
國而無用異邦人者報治以德教爲其法官曹恒
爲而不司物見理識情有盜必民卑晉開其端其
之名史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報常以爲秦始罷
 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
 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
 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
 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
 草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
 報報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
 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
 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
 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
 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
 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
 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
 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
 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
 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
 爲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

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噉以功進

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

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州少初李豐與噉同

內外稱之報又不善也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禮期

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常侍荀勗等如噉言

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勗等如噉言

又與鎮北將軍何曾空陳泰尚書僕射荀勗等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噉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子諸

公贊曰祗字莊報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宣

宜字世弘世語稱宜以公正名位至御史中丞宜

弟暢字世道秘書丞沒在胡中著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

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

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

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

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噉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為

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噉之美也

魏志卷二十一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王粲亦不能加也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各宋本作名

自穎川邯鄲淳注乃更著衣幘整儀容○監本脫儀字今添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記下疑有脫文陳留路粹注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輩宋本作章

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元本作加山以為姓多加字

封列侯注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大將軍將字疑衍

又注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攢宋本作攢

劉虞難用筆陳注屈而從人於洽難失計其聲譽必集也○屈監本訛作關今改正

劉劭日亦不斂注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處監本訛作虔今改正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臣明楷按楊俊傳注引魏略云王象領祕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而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

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非專出一手也

著昌言詞佳可觀省○佳元本作皆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結本或作然誤

亦著文賦頗傳于世注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

為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傳蝦士有恆貴官有定則○毛本作土有恆貢

未有六卿之舉○監本誤大卿今改正

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故○何焯曰薄伐疑作薄閱謂官簿閱閱也

為河南尹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太平御覽無方字

又注文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臣浩按劉靖者劉馥之子也曾為河南尹傳稱其為政初雖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有覆遺風則此靜當為靖字之誤

諡曰元侯注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相與監本訛作相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魏志卷二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桓階 陳羣 子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州郡勝為尚書

南名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

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言難詣表乞堅喪表義

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

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

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

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

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

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

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

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

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

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

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

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

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

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留侯植有寵階數陳

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魏書

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

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感之於是太祖知

階益重焉正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

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

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

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

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

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

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

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

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

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

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

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

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

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

之流涕諡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

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

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嗣世語曰階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謀皆

有盛名寔字仲紀字元方謹字季方魏書曰寔

錡隴居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

下名士徵寔位平原侯中書監何進欲殺十司

空謂之陳子寔曰此可空也夫太僕卿書數十司

無不從門下禮曰寔曰天下者非一人也何進

制制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用

世說曰三君每宰府時命書皆同誌者何進

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

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

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尙疆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

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數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尙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尙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尙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尙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威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

而外人不知君子謂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洸水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淮薨，泰代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洸，泰以經

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劔於西，賊眾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棧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積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洸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眾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
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
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
而賞雍季之言臣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而不可谷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楚繁禮之
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谷犯言告雍季
雍季曰蠅而期年無穀詐偽之通難今倫可後將無
豈非得蠅而期年無穀詐偽之通難今倫可後將無
而為非長術也文公用谷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
君用其言而後其身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百代之利也谷犯之言一時之利也見
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
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
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
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
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
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
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
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
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
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
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
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

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
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
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

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子計
俗之名昭昭深規略安道為車騎將軍何苗所害
司徒楊彪再加推命置計與武都太守苗同謀
留始與茲相見道同置計與武都太守苗同謀
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與者自今始矣苗見
刺身與茲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關關力戰於
河林宗與二宗共至市子許少秋文生多情此
從兄見損茲以烈節垂名以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
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
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
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
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
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
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
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
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
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
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
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
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
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
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
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
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
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
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委宜遣奇兵入
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
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

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
 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
 優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
 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
 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
 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
 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
 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駕可無親征以
 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母丘儉
 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
 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
 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
 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
 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
 以偏軍長驅朝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
 遷為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
 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苗侯丁儀
 等為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
 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
 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
 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
 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謙言嘉謀望不吝焉
 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公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
 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臣松之案曹事及傳咸熙
 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
權曾二千石權子權字伯與晉大司馬故南王亮輔
 政以權為尚書即傳成與亮牋曰衛伯與曹妃亮輔
 誠有才理應作尚書即然未得京官屬東宮宮屬前
 惠揚殿觀理嬰路今有伯與復越某作即一犬吠形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
 植字子幹
 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嘗謂然
 有濟世之志不苛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
 博士出補中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
 詔稍遷侍中尚書等皆放兵垂泣謝少罪遂自平
 手創罪頃之復以為尚書張議劫少罪遂自平
 議欲廢帝讓等議皆放兵垂泣謝少罪遂自平
 過涿郡士之權操乃國之初平三年太尉植名著海
 為涿郡士之權操乃國之初平三年太尉植名著海
 容秋之聞與子產而仲異於人散遭逐族傷墳墓并
 致薄醴以彰厥德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
 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
 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
 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
 子亡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
 棄市毓駭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
 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
 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
 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
 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
 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
 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
 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
 議令史魏國既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
 出為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謙舊鄉故大徙民
 充之以為屯田而謙土地境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陳羣南安太守鄧艾○南安監本作汝南臣明楷按

鄧艾傳云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

今改正

陳矯復為魏郡轉西曹屬○毛本無轉字宋本無郡

字

衛臻輒遣使祠焉注後文生以穢貨見損○監本損

誤損今改正

盧毓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太平御覽

作皆未與夫相見

在職三年多所駁爭○太平御覽作多所駁易

名如畫地作餅○太平御覽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

有字

瑛泰山太守注清飭有文思○清飭毛本作清出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魏志卷二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兵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疆大然雄豪四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賓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親近久而危危若星在日也音如屋蓋也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更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

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

白毛玠誘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誘吾也乃復為崔琰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筭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

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
 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
 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
 攻取之謀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
 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
 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
 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音禽弟適才爽開濟
 官至廷尉吏部尚書音諸少知各名和雅重無常適之
 中書令侯玄之為人厚自封植然不羣於黃門郎
 常侍家產豐富擬太子公初性至倫客婦同母弟都
 無名無實當世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都
 致位公尚書世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
 明帝時為尚書微高字子將汝南先豐傳曰召陵謝子
 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律也律也其從中楊士祖李叔才卿閻子昭於
 世之論馬也其從中楊士祖李叔才卿閻子昭於
 不可也謂其不精探沉沒以抑虛凡所拔育顯成令徒者
 尚也謂其不精探沉沒以抑虛凡所拔育顯成令徒者
 孟朝袁紹公族好名高名請長官來還有副車士
 之乎謂其不精探沉沒以抑虛凡所拔育顯成令徒者
 豫章時年四十大有子曰混顯名魏世于
 常林字伯槐河內温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
 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
 之有於是咸共嘉之力不取之林少單質難負自非手
 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饋餉太守王匡起兵討董
 卓道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
 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榻客為諸
 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

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
 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
 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
 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
 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
 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
 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
 黨耕種山阿當時早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
 之依故河閒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
 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為之策謀見圍六
 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林辭
 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各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
 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洽化有成超遷博
 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
 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
 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
 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
 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
 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
 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
 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
 封樂陽亭侯魏略曰林性既清自當官又嚴少府寺
 不與林同教數開林門時清自當官又嚴少府寺
 林曰問卿為廷尉考囚乎林大驚然不能自止轉
 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
 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

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九杜春秋口壽安六年劉表攻西鄂曹植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曹植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期側立而聽二日住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權親屬語于緒曰勇可習也

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樂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書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驕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

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時夏侯暉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尙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尙書明帝卽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二百戶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

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繇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繇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善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繇絹皆俾還之或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繇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祖北無不私通使通意於紹者儼與紹隔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使儼為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測紹記室惟不至通書說陰知儼為之計乃曰此必通使然也至通書說陰知儼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於使人搜測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時于禁屯潁陰梁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奔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

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為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為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魏略曰盛開悉其以禮相業之功儼既許留千人使從之方始雖懼出宜以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

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
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
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
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
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
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費因
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進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
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
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勅
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
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
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軍
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
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
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
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
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
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
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屬時魏遷轉之際
其常服張樂雍州聞之乃送送樂材奉寵魏笑曰
人言語了易我偶問所服樂耳何用是為邪笑不
言

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毘陳

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
仕顯帝時歷縣令

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

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

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
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
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
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
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
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
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
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
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
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
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
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
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
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潛
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
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
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
乃遣鄆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為沛國相遷
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數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
帝踐祚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穎川典農中郎將
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
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
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為尚書
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
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
曰貞侯魏略曰時通近皆云當為公會病士始潛自
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

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英
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賢也梁趙及裴
雖張揚不足至於檢己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
 杜襲温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
 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
 矣哉

魏志卷二十三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和洽洽獨以冀州士平兵彊○毛本兵彊作民彊

必有譏隱聞其中者○毛本無必字

太祖定荊州○定監本訛作奪今改正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冊府作不

可以一節論也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悅武冊府作玩武臣

照按國語云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震匿文

不祥此必引此語自當作觀悅玩二字俱非

明帝時為尚書注召李叔才鄉閭之閭○叔宋本作

叔

又注莫不賴勅顧敷之策○毛本作顧探

又注勅宗人許相沉沒榮利致位司徒○何焯曰

按後漢書言勅從祖敬敬于訓訓于相並為三公

相以能諳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勅

惡其薄行終不候之相疑相之謀也靈帝初為三

公者亦有許相史不詳其何所人建寧元年由大

鴻臚為司空二年免時許訓為司徒四年訓免橋

玄代之是年相代玄為司徒名輩在子將之前蓋

先賢傳失之也

常林皆弟靜紹封注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

實論也○是冊府作臻

又注於故人才不能寬○太平御覽作至於故人

才不能寬大

杜襲靈識博聞○元本靈上有察字

嘗獨見至於夜半○元本嘗上多一襲字

時將軍許攸據部曲不附太祖○此非南陽許攸也

太平御覽作許遊

增邑三百戶○毛本無戶字

趙儼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

二千入下通靈有住字

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東兵監本誤策兵今改正

如有緩救之費余為諸軍當之○諸軍通靈作諸君

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箭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監本

作曹仁臣明楷按曹休傳云帝征孫權以休為征

東大將軍仁未嘗為征東也監本誤今改正

轉大司馬軍衙入為大司農○大司馬監本訛作大

司農今改正

裴潛謚曰貞侯注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要字疑

衍

咸熙中為尚書僕射注徐幹等四人載之於後○監

本作徐幹等四人臣明楷按此即指下嚴幹李義

韓宜黃明等四人也且上文已云徐福事在諸葛

亮傳不應又云徐幹監本誤今改正

又注馮翊甲族桓桓田吉郭○桓田監本誤桓甲今

改正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魏志卷二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信之先賢傳曰暨韓王

父純南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

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

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

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

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

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

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

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

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排以吹炭為每一熟石

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

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

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

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

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祀祀者石春秋傳曰命我先

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

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

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

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

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

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諡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始

甚矣若爾曹傲職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士藏穿畢便

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盆於民死

不宜私願不得從望以禮賜之助如何至也

命直承命參臨既登三事望以禮賜之助如何至也

其禮命參臨既登三事望以禮賜之助如何至也

服玉具時朝子羣嗣羣羣子邦嗣羣羣子少羣

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羣為新蔡太守坐野王

故吏下世治洪待御史書能救尚家風性尤忠厚

暨已下世治洪待御史書能救尚家風性尤忠厚

將軍帝妻賈氏女充無後以妻子諡為弱

官器望待中姓趙王倫所謀韓氏遂成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

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

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

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

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

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

統事州郡莫不奉饒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

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

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

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

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元案王氏諸君

宗也魏名臣表戰安定太守孟建薦雄曰臣聞先

以宗也魏名臣表戰安定太守孟建薦雄曰臣聞先

曰宗也魏名臣表戰安定太守孟建薦雄曰臣聞先

備部屬所知臣太守自量雄為其部臣事與臣同

天性民固果而有術權慎持三為政成人和及在

奉宜威恩揚柔下術權慎持三為政成人和及在

效自辭謝揚柔下術權慎持三為政成人和及在

才家資文武忠烈之性爾越倫輩今祿郡戶三千
 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以報國不勝
 難智之展其勤也臣安思深厚無以報國不勝
 吳漢推賢如數騎也雖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委
 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如指
 脚是吾本意也雄俊為州刺史子太猶以不事上
 尉武陵侯行荆州刺史登皆又之子太猶以不事上
 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魏名臣委職侍
 遷以希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遷大鴻臚龜茲王
 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
 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
 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
 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
 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
 使有恒常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
 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
 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
 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
 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
 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
 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
 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
 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
 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
 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
 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夫
 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

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
 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
 不同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
 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衰
 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
 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晉松之以爲漢封三公其失同
 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
 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
 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
 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
 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
 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
 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
 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
 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
 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
 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
 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爲孟軻解我之辭
 又曰生民以來未嘗有盛於孔子者夫聖賢之辭
 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外極則同萬聖一然得賢之
 時賢之殊用或當時則樂及則已焉是以與所被
 實有深淺之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
 奪倫蓋大經之道未嘗及人而已耳周聖代不與
 然於六經之道先王始之滅若使成萬世之功周典
 平五帝道化隆光顯章殆之滅若使成萬世之功周典
 史無不稱等日月之輝照道不有踰於聖門則周典
 義不謂多也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
 薨諡曰孝侯子述嗣封諸公濟南王倫晉位齊魯
 其事倫敗隨亦遷嗣而卒林孫濟南王倫晉位齊魯
 右衛率也初林遺骸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

此世以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

垂名固子慎字不仕王莽世少推陽太守所書以烈節

焉美即車騎將軍照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

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無餘蓄以遺子孫乎慎曰

我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乎慎曰

武至孝常盡力供養丞初中二娘蝗為害獨不食式麥

生孝廉弘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

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

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

欲與諸君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

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

在河北呼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

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諸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

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為管長縣中素聞

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

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

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

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奸令史處法允

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曹屬

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

馬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

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

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今日夫治定之化

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畢

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據清讖年當明于

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

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

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

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

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

已絕其意望而復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

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

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

殺金母弟兼活者甚眾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

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

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

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

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

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

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為治書侍御史

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

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

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

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

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

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誹賞告之

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

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

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

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徽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

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違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免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痛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

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內侍
 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
 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
 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懸勿使遺
 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
 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
 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
 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囚圜使自
 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
 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帝曰晃之
 起王無盟稅夫貞夫則盟誓之始自三季賢任之
 彼之必下況信不足焉而盟誓之始自三季賢任之
 之倫或謂傾之類莫不肯情任計交惡漢高請懷德
 委識取馬超背固其世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因道
 近之惠收任之狗以醫震之心威潤之象解解之仁
 以飲其情通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何使夫
 蘇龍之生鄧局數檢半之以切命平苟不能然何使夫
 無有遺棄之意耳豈德演盟由一罪人及而司馬
 言曲冥此術非刑之憂父兄親自存之制而柔
 不究明必刑以申中之又仁命可謂之心存小善非
 之陳法古者殺人以中一又仁命可謂之心存小善非
 臣而終之無用辨章事理有仁命可謂之心存小善非
 象時之遠偏大馬之形也論不切實宜非世柔謂方
 遠理先言近之宜遠其源心竟為何謂責云柔防開張
 晃任宜是謂久大則先王之道何謂責云柔防開張
 本不任是謂久大則先王之道何謂責云柔防開張
 當不任是謂久大則先王之道何謂責云柔防開張

以濟觀而練之鵬思之料既全身者自存之且自古已
 來未有見子弟支告父兄以事果嚴罰見之失正刑之
 或言之亦兄不言亦兄死豈不杜絕善心之失正刑之
 子古若此此豈為不先見之謂善事同斯劍而獨全
 可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
 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
 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
 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
 田者既減加頃復有徼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
 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
 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
 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
 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
 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
 莫不悅豫矣魏名臣奏書上疏曰臣深恩陛下所
 無從得也何不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子下
 使計無慮其頭中何有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子下
 六百頭虎一頭中何有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子下
 一鹿能走五百頭食一萬二千頭鹿也十頭鹿子食
 所食之鹿無幾其頭中何有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子下
 營士寶禮近出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
 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
 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
 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
 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
 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

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寶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拜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晉諸公贊曰柔長子俱大將軍次光字宣茂少運府廷尉後即真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於尚書令司馬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

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為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於臨崩之時以曹爽為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宜不撓爽弗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眾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抱鼓奮不顧身賊眾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為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為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榷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鄒以馬丹侯為驗詐以鳴犢

河爲界假虛訟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杵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槌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主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惠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懼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鄴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

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虞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研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諡曰肅侯子惺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改封惺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逸常林於茲爲茂矣

魏志卷二十四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韓暨在職七年○太平御覽作一年

崔林寇竊寢息注安定太守孟達○臣浩按此與蜀

降人焉新城太守者同名姓

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州郡監本訛作州部今改正

于述嗣注隨與其事○監本訛作共事今改正

高柔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宋本作

舉吏奸罪無民字

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乞監本訛作訖今改正

常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太平御覽作久

求不得多久字

孫禮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宮室太平御覽

作臺省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魏志卷二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開喜裴松之注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

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

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曰譚尚

少種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譚曰今將軍國小兵

來擊顯南曹公至必先攻顯南軍彼其兵奔亡又可

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從而來權鈞不繼必自逃去

此之然不譚始於不始後遺之問圖誰太祖將征荆

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

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相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

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

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

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

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

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

內兄弟譏鬪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蟻蝨加

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

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

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

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

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

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

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

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

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

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

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

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威而天下震太祖曰善

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久

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辨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

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賈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

不輕矣軍還為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

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

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

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下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

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

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

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

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

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

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

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

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

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

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

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

真征朱然於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

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

滄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

於已撤不獲出宜王渠誅與事定之後撤數日吾不詳
羊祜曰鍾士季持何故西出祜曰無長其有他志也
會季母織衣非其後國憂之夫今日難至吾家此國
日見鍾會之出吾後國憂之夫今日難至吾家此國
英語事必不得止也古語君子入則致孝文王於觀出則
致忠於國在職思之問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
七十有九奉始五年卒至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

為涼州從事以州從事為牧章端使詣許拜安定

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

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

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

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

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為太僕其子康

代為刺史辟阜為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

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

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

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

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

還倉卒為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

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

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

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

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

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為超所

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

阜等率父兄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

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
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

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

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整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

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

敘曰何為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

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

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

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疆而無義多釁易

圖耳敘母慨然勸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

尹鳳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

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

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起聞阜等

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

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

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

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

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

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

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紕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

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

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
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
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皇甫謐曰美

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
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
織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
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
曰九族旣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
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
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
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怒於不齒藩國
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
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辭款誠
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
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
上疏曰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
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尙憂懼況有災
異而不戰悚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
深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
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闐山險以積日矣
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
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
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
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
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
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
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
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
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

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
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
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
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
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
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
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
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
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
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
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
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旣新
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尙茅茨而
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
堂崇二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
之高麗以彫鏤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
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
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
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
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
爲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魏
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
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
其屋部其家闢其戶闡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
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
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

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

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臣松之以為世

是以國教其子不為身計而卑表之謂國亡而臣可

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為言豈為國也則

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臣雖驚法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

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

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

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

會議卓常侃然以天下為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

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

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

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

彈素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

為丞相軍議掾後為歷城侯徽文學轉為相徽遭太

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

黃初中為堂陽長以選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為

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

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

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為不宜為會帝敬

紛紜數歲傳稱舊日餘而月不盡隆下德日缺

而月不盡隆下德日缺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

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

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

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

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

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民之休

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卜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

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

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雷

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

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恆

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

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

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

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

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法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

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

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苦苟帥宮室不知百

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

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

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

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曰中宗高宗此則前

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

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

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賜爵關內侯

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太下事如志之言越巫建

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禳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親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蓬蒿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觀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繫社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殿庫爲次居室

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慧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尙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

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
 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
 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
 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
 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
 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
 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
 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
 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
 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
 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
 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絳冶之績用
 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
 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
 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
 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
 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
 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
 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
 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
 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
 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末有不
 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

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
 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
 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
 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
 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
 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
 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
 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
 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
 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
 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
 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吝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
 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
 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
 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
 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
 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
 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
 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
 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
 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
 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
 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
 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買諠方之
 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
 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儲石之儲國無終

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音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

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尙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獨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懸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胃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支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騫然乃信越巫對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至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胃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碁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誅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讟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審審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強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塋斂以時服臣嘗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後每思諫其樂解

者歟。

魏志卷二十五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辛毗帝乃止柱習氏又從而載之○習氏監本說作習文今改正

楊阜敘母慨然勅從阜計○北宋本作敘敘從阜阜常見明帝著襜褕被纒綾半袂袖○何焯曰襪上宋

書有繡字臣照按褕即古袖字褕應作表十萬之軍東西奔赴○奔赴監本說作奔走今改正

高堂隆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盪毛本作蕩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監本意上多之字照

毛本衍而樂飾居室○居室北宋本作宮室

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混冊府作流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臣龍官按景初中先主劉備已薨隆疏不應又稱權備當為禪字之

說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臣明楷按

周禮天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則九賦太府職也此云天府疑誤九賦監本說

作九伐今改正不夷于隸○此句疑有誤或下夷訛作不夷也

宜帝承以士郎○士郎宋本作十郎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美因王左右... 倭歸由北... 人寃之... 有識... 田豫字國讓... 時年少... 老求歸... 瓚使豫... 來攻衆... 意有所... 之智守... 瓚雖知... 人所推... 莫知所... 歸命無... 相軍謀... 陵侯彰... 人擾亂... 於內疑... 平代皆... 千人在... 百餘人... 之路一... 羣賊一... 初北狄... 招解雋... 部比能...

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為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為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為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虞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虞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虞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築點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為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推抑兼并乖散疆獨凡逋亡姦宄為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為國生事遂轉豫為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中人領軍楊暨舉豫應選淵傳暨子肇晉荆州刺史山濤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

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滅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技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據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尙首縣在馬市招覲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瞻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搆閒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

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兵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蹠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懸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計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

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

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為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

同母早卒按晉書弘後為州刺史以果烈死

有雋才性豪爽所提攜以冠安名士太康中為衛

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冠安名士太康中為衛

令都官詔秀交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與妻秀

雖冬證秀名譽由是而擢後張華請秀長史稍遷

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為平北將軍假節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建

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

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

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

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

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

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

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

引而致半濟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

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

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

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

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

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

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

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

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

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

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定羌

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

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一知其款曲

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

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

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驪於枹罕加建威將

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

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

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

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

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

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

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感兵西行

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

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

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

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

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為民保障其後

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

伐蜀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

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

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

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

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

內平悉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湟中轉

南迎霸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

斬鉞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
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
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
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
北破走之令居惡虞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
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疆川乃西迎
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
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疆胡化以據險
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
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
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
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
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
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
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
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
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
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
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
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
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

世語曰淮妻王愛之甚愛其子亭侯及淮死亭侯入朝請淮妻留淮妻淮子從妻上道淮不流涕入乃宛左右淮妻於淮五千者數千頭流血請淮不流涕以書白司馬宣王曰無淮也今觀淮遺若於法其母是無五千無五千亦無淮也今觀淮遺若於民近書至宣王亦省之
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
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

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
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買充曰淮第配
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婿
豫南調者僕射鎮子奔字泰業山濤啓事潘奕高簡
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
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
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魏志卷二十六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備寵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燒軍太平御覽作燒營

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肥城通鑑作肥水

遣長史督二軍○宋本作遣長史督三軍田豫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太平御覽素利

下有等字東隨無岸當赴成山○通鑑東隨作東道郭淮太原陽曲人也注父緄厲門太守○北宋本緄

既陣備疑不渡○太平御覽作不敢渡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太平御覽作逆擊走之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魏志卷二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徐邈 字景山燕國薊人也 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

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

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

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

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

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

轉為南安文帝踐阼歷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

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

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

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

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

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

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

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

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

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

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

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

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

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

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

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

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

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

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

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

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

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

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

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

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

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

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

韓觀曼游有鑿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

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奉載於門侍即

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

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

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

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

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

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

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

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

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

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

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名胡氏諱正徵太祖
 租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
 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
 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
 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
 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質辭以
 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
 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
 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
 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賦士責反况質才
 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實晉
 及二南浦皆居人見至望子改字元夏
 知人少時同鄉公名與共下以故曰
 語語可乎公樂乃自詣說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
 動已為士也非在公之教也遂議下已官而居位
 左衛尉士也非在公之教也遂議下已官而居位
 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
 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賦士責反况質才
 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實晉
 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
 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
 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
 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
 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
 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
 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賊不可追質曰樊城卑

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
 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
 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
 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
 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
 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
 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
 語在徐邈傳威威熙中官至徐州刺史字伯虎少威
 志尚厲操備清官聖驛州行奔見父停處中十餘日
 告歸臨辭望觀其緋一匹為道路糧威曰大為清
 糧不審於何得此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糧故以食畢
 復請放進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糧故以食畢
 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食行數百里威疑為半諷事
 信具如其都督也臣所賜百餘里威疑為半諷事
 如及平是帝嘗其父清謂威曰卿清與父清論
 語臣子如也帝曰以何為子如也對曰臣清與父清
 至清恐人不知是臣下如也對曰臣清與父清論
 南將軍威元平年卒次孫平東將軍威弟能行垂名
 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諸伯父柔字
 宗傳曰昶幼時道幼少之時叔父林宗知其人
 衛進子建才易發亦不至也叔父等從其言宜愛至
 道代郡太守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
 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
 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所開
 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
 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
 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

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奇正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也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身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各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鬪黨也若苑勾對素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苑文子春退於朝武子曰何善也對曰有秦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

不在昔國士無日也舉之以杖折其委笄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入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以此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畢於世伯高之即以為發方之若彼則有愈焉然後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微時主季良以敗人或毀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惡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以眾矣可不慎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律以白衣登江上商權交書來賜欲以交結京師故諷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懸山雖

指如此二年昶妻孫權流放夏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秦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續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續果追軍與戰克之續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續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凌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案晉書曰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子第深冀州刺史深河第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士儉州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士儉州尚書令衛將軍述重於世爲時盛門云自港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遣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憂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憂卒起殲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

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邱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虞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偏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傳振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

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虞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邱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灑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觀工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虞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計會吳遣朱

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覺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威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其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

魏志卷二十七

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忠此表上吳賊由李光等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張吳馬文王送關詔征南將軍司馬文王遣使將軍司馬文王送關詔征南將軍司馬文王遣使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詔詐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庫制險狹竹岸乃得渡西道當由馬牙關今者勝平土皆山昔子方隆慶盛農之西道當由馬牙關今者勝平土皆山水潦前軍各率吳重兵入不特利壽春身及不反此皆上邽敗前軍各率吳重兵入不特利壽春身及不反此皆安社稷也嘉平以來本便柔百姓未宜動衆以基書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且懼威重文王須得節度張良之言於文王曰言萬阻祿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言於文王曰言萬阻祿生之說欲封六是遂罷軍後由等早不降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虞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魏志卷二十七

三二一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徐邈西域流通荒戎入貢○流通太平御覽作通流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職宋本作實

王昶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注若循環之無窮○窮毛本作端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有所監本訛作所有今改正

不願兒于慕之注於夫鄙懷○宋本作於鄙夫懷願兒于邈之注夙智早成○宋本作夙智性成

又注比居者擅耕垆地○監本脫者字今添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苑疑作宛

王基吳魯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攻通鑑作寇

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太平御覽作善其後矣多其字

今與賊家對敵○太平御覽作今與賊交利對敵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遣宋本作謹

後由等竟不降注皆山險狹○冊府皆山路險狹又注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宋本淋作霖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凌今孤愚母丘儉諸葛誕唐名

鄧艾州泰鍾會王雍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

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

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

廉為發干長魏略曰凌為事覺刑五歲當道捕

在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

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

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

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

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

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谷於口後從曹休征吳

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

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

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

馬郎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

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

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

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

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

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

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

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

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

先漢書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羣臣不盡為主

廣曰凡事大舉應本情今曹氏凌使人告廣

變易朝典故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日新曹氏

士誠半而百姓安之其或四海哀民故也今朝之政

難圖舉未有逆權用賢罷樹勝己倫先朝之政

夜匪懈心之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土也

獨出君氏且制之以法體不似昔疑悉擊齒所自造

也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治本名凌黃初中為和戎將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

有曰凌何魏略曰以名正始中曹爽長史後出為

兗州刺史魏略曰如解馬夜過官渡中呼衆馬言白

言見其迹如解馬夜過官渡中呼衆馬言白

素稱西南馳其難乘者朱虎驍楚王小字朱虎故

陰知其事不可知願王乃先愛慮也二年熒惑守南斗

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魏略曰熒惑守南斗

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熒惑三年

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

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

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

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

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

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還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

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

還印綬節鉞道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欽藥

死魏略曰凌與太傅曹曰辛開神軍密發已在百尺

於此... 無所... 所自... 陸建... 性祖... 帝則... 將軍... 江加... 軍以... 儉欲... 呂入... 諸葛... 郎為... 其言... 自是... 侯玄... 颺等... 曰是... 八達... 華帝... 為御... 之陰... 軍假... 關遣... 母丘...

露布... 誕督... 出流... 鎮東... 留贊... 時誕... 之斬... 轉為... 儉累... 親附... 足以... 備寇... 臣欲... 反召... 東至... 左遣... 知放... 思如... 宴有... 人仗... 游樂... 誕兵... 風命...

竟不煩攻而克千寶晉紀曰初書春每歲雨地月漢
既日是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至皆敗于
令道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
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
將軍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
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
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
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
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
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傳子曰宋建維牛壽事終
戶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理祀求福伏拜咨
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
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爲誕所脅略者惟
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鶩虎收欽欽喪給其車牛致
葬舊墓晉書曰自是天下畏威德矣君子謂司
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不德能併壯而禽三族大
吳基之功德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焉欽志歸音
之險不咎誕衆使揚十萬謂壯矣而禽三族大
而敵懷其德武昭王基語在基傳焉一人名爲諸
日執能當之武妻王基語在基傳焉一人名爲諸
免依官東安公餘諸葛誕外孫欲殺孫因謀楊駿誣
與三族逆

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
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
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世語曰鄧艾少焉
石苞嘗年十二三謂者屬郡立信武帝監軍郭
元泰從典農司馬求入朝以艾苞與郭立信坐被刑
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道至爲佐相艾後爲典農功曹
奉使詣被故權此還尙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
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
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
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
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
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
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
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
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
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
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
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
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
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
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
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
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
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
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
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
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

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寔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己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作亂道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

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

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余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穗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蘇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襯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襯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

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耀威奮武深入虞庭斬將擐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艾千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蜀有征伐之功艾千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入江由之危險艾千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三軍之士已饑艾千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壽春之役後有艾千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艾之功也艾千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艾之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責鹽與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瑾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

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
 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
 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
 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
 一至此乎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艾父子既囚鍾
 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
 出艾檻車迎還瑾遣田續等討艾遇於懸竹西斬之
 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
 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艾不進欲
 身死社稷無德者又不御玉其子克乎身而乘君子之
 已高既無德者又不御玉其子克乎身而乘君子之位
 每舉亦與艾俱死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初
 艾嘗伐蜀夢坐山上有流水以問珍虞護軍爰邵
 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
 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
 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
 至蜀尉長子輔河東太守中子敬大司農少子信字
 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詹事
 六辭以欲微理少能容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
 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云利見大人云有功也西南泰
 往得中也子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云有功也西南泰
 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
 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
 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
 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
 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
 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

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
 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龍
 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疆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
 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
 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
 摧破疆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
 命志身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
 劉禪君臣面縛義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
 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
 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
 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
 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
 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
 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
 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
 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
 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
 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
 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
 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
 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
 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
 保艾所築塢焉世語曰咸寧中獲射將軍樂震為西
 自陳會為艾伐蜀時極下將帝問震所由震曰
 艾之忠言為艾伐蜀時極下將帝問震所由震曰
 系定中令為新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雨及母

會自幼少衣不遇前趙劉曜家事自如恭儉然見公
 思義臨財必讓不遇前趙劉曜家事自如恭儉然見公
 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肅二年二月暴疾
 比葬天子有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禮賜
 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春秋成風定如之義宜
 有美有善所謂外命歸也依春秋成風定如之義宜
 命歸禮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及誕反車駕住
 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
 親重臣也琮子惲孫靜從子端翽緝等皆將兵來救
 誕惲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搆其母將部
 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為輝儀作書使
 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惲等說吳中怒惲等不能拔
 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惲等恐懼遂將所
 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
 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
 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
 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
 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謀之勳而推寵固
 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
 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
 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
 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
 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
 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
 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
 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四年秋
 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
 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
 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

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
 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
 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
 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
 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
 各統萬人圍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
 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
 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
 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
 合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史士民曰往者漢祚衰
 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
 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
 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
 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
 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
 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
 未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
 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
 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
 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
 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
 才興兵朔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
 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
 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

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候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會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醜壽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警賊運爲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威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邁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笑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僑道詣絲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發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懼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樂禮衛尉字德政字仁林並知中丞進攻劍閣不克引

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被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向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闡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悉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闡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威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倬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来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己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馬公如何德嗣曰自當作成門京師使士有曰維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地與晉使士有曰維士志不關曰使方營立家門未慮外事有維士季者其

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
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
而附益也

衆城罔羅進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
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

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
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

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於人言於劍閣要
艾草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
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

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瑾在會
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

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
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

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
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

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
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

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
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

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
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

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晝無遺策四海所共知
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

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
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

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
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

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
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怒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

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
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台培與
培同

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帽若治拜為散騎以次
培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

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
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

謀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
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

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
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

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
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

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
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
暉字世元

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暉
安亦歷方任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暉

女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
卿遠近後趙王倫字倫字倫字倫字倫字倫字倫字

都督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
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

子毅及峻迎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
下詔曰峻等祖父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

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
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

地焉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有反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至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氏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評曰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威重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志迂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艾矯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知乎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也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不自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也魏州刺史夫大以道女博物記曰初王樂與族兄凱俱遊

魏志卷二十八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王凌宜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何焯曰此中軍猶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宣王遂至壽春注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孤及乎

固又曰無○臣期措接及字不可解疑為反字之誤蓋謂令孤愚與王凌通謀之事軍固知情也

毋丘儉封高陽鄉侯注領太守毋丘異到官○領元本作頃

盛乃引還注欽中子煥小字嵩○毛本作小名嵩又注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冊府作何苦無下若字

悉歸降注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臣浩按昭伯曹爽字太傅伯伯字疑衍或為昔字之訛

又注日欽俱舉分分中國○分分元本作瓜分夷儉三族注及儉起兵問屈願所在○屈願宋本作屈順

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將軍幽州牧誰侯注司馬師滔天作逆廣害二主○何焯曰此表後人偽作高貴卿公之執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諸葛誕免誕官注以玄暉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通鑑玄暉作玄暉等誕備作誕等

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琳殺之注誕再在揚州有威名○再在毛本作再任

血流盈壘○毛本作血流盈野致葬舊墓注夫建業者異矣○通鑑異矣作異道

又注喪王基之功○喪通鑑作賞下同

鄧艾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人且田且守○四千豎本訛作四萬臣龍官

按淮北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四千有奇不得四萬也今改正

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淮上晉書食貨志作淮北

宣王嘗之事皆施行○事皆施行太平御覽作皆如

艾計下有運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此水〔此身脂切〕四百餘里五星置一營營六十

人且田且守兼修廣淮揚百尺二渠上引河統下

引淮頽大理諸陵於頽南頽北穿渠三百餘里歲

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

官兵田器夫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七字下接每

東南有事云云

阻兵仗勢足以建命○建發作違

輒移屯附亭○附亭元本作陽亭

彼以船行吾以陸軍○陸軍疑作陸運

出劍閣西百里○太平御覽作四百里

乃叱忠募出將斬之○宋本無出字北宋本出作等

並作舟船豫順統之事○豫下元本多備字

徒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注瑾聞之不候驚而謝○候宋本作侯

艾撫然不樂○撫監本誤撫今改正

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諱○民北宋本作萌

說曰壯侯注宣王為秦會使尚書鍾繇調秦○臣浩

按鍾繇已卒于太和四年疑調秦者當是鍾毓又

按何焯曰檢毓傳正元中乃為尚書齊王初方官

黃門侍郎世語當是稱其後來所歷之職若當秦

與郡時毓已先踐八座恐不得屈肅相燭矣世語

所記疑其不實

鍾會還尚書中書侍郎注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

元本作心苦之

不復追改注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劉

放監本訛作劉表今改正

又注汝居心正吾知免矣○豎本免誤勉今改正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戎重文選作戎車

蜀相杜見禽於秦○杜文選作莊

以次格殺坑中○通鑑作內坑中多內字

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通鑑作何憂其不

能辨邪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華佗吳普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臧與松相似古數字

化其名宜為專也游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珪

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生之術時人以爲

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

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熱便飲語其節度舍去

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

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

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

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

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瀦洗縫腹膏

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

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

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

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

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

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

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

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

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

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

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

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

已差詰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

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

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

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

便苦救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

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

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

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

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

呻呼無賴佗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

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日即愈軍吏梅平得病

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

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

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

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

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

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

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

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

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

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

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

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甚當破

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

俱當盡不足故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
 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
 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
 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
 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二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
 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
 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
 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
 佗針鬲隨手而差佗別傳曰望見云已能針安服藥
 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
 端直均調如一寸上下行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
 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
 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
 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
 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
 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
 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
 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
 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
 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
 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
 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
 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
 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特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
 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
 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

謂曰佗術實工人命所懸宜舍宥之太祖曰不憂天
 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
 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
 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
 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
 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
 此兒殭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效嗽晝夜不寤時吐膿
 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臍教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
 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
 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
 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
 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
 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案古以待不祥先持貸我
 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謙適值佗見收
 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
 於死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之
 候其宗景宗說中有平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
 左脚膝裏有神現邪到平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
 一頭好馬迎之使視佗曰是病治之當得大馬極
 計里乃三匹飲里女不能行復令步人因大馬極
 之類後有若地者從所斷之處向便口去三寸頭
 是地也皮中有動搖而無童子又逆動耳幸長三
 七日愈有眼淚苦頭眩頭不能舉目不見物者
 使色解衣倒懸令苦頭眩頭不能舉目不見物者
 五色血盡視赤血立愈乃下色佗令青髮子數人
 注病者冬十散七月立愈乃下色佗令青髮子數人
 滿數將至八十始七月立愈乃下色佗令青髮子數人
 愈佗乃使人病腹中溫熱氣乃蒸出氣中平世
 愈佗乃使人病腹中溫熱氣乃蒸出氣中平世

是半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
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
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
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鵠顧引轆腰
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
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
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
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
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
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
腧胸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
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
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
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
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
一名黃芝一名五藏一名益氣節
一名黃芝一名五藏一名益氣節

期於海島金幣而履豐與大國不美飛龍故自
家知得而游大戲得而佩其不致虛虛之言出
非居自若也夫常不食七日則死而後乃成行不
必益壽可以療疾而非不食七日則死而後乃成
術差有少容命諸術士咸共至精也其始行也
怪辭以余常自後始與之談問其所始行也
南海以西國來獻後始與之談問其所始行也
西之胡國來獻後始與之談問其所始行也
取尾魚五寸一雙背出刺其肉少梅而取也
帝則復者始徐市樂始言不盡於此類難悉故相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
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荆州牧劉表
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
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
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
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
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
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
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
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
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
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
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
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
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

有容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若春君之便失士精
 神請先飲使升清酒然後問之春君喜之便酌三
 升若府君四座之士亦問春君春君曰春君之便酌
 當若府君四座之士亦問春君春君曰春君之便酌
 春言此最難之幸而欲論金木水火土之神聖人
 經於陰陽文彩苑苑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
 子春於衆士互共苑苑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
 盛有餘至日向暮酒食正似司馬大夫遊獵人曰
 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父為利
 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覽疾使輅筮其所由
 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
 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
 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
 恩涕泣服罪輅別傳曰輅秋又觀輅輅輅輅輅輅輅
 精妙十日中意便開易言難論於此分著下卦用思
 夜不驚怪謂之神人但相又從義博學博學博學
 及論天文事要義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
 登開君至論之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
 也天譴赦人當為吾試相為辛期勿有所由若弟
 者行此語更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
 中夜語義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博學
 禮衣曰皇第健來三寶有以斯事主諱不可復得
 不也及子第健來三寶有以斯事主諱不可復得
 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中之
 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
 劉李林春為列人令有明其才理與輅相見曰輅君
 自象之卜好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
 者欲自稅體中苦無功也輅君謂官者欲視白黑
 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

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
 去之也又鳥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死鳥去有此三
 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
 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鳥與鷲鬪直老鈴下耳今
 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
 後卒無患輅別傳曰輅輅輅輅輅輅輅輅輅輅輅
 口善高宗上竹帛也輅輅輅輅輅輅輅輅輅輅輅
 鳥不為吉洋顯府君高宗身善德從容光大勿以神
 汗累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
 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
 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
 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
 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
 中皆愈輅別傳曰輅輅輅輅輅輅輅輅輅輅輅輅
 骨去城箭十尺埋之皆無病矣但病者曰吾少好讀
 天之文輅每謂神聖之數演其吉凶如此未嘗不
 自天蓋其非神聖也於是周君言如何得復學卜
 老之見於交胸者君意乎為物之化非性與何道
 交見於交胸者君意乎為物之化非性與何道
 之化無一有胸者君意乎為物之化非性與何道
 為之化無一有胸者君意乎為物之化非性與何道
 佐輅此乃名以輅之明化為地鳥不流亦清河王經去
 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
 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
 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仿

伴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

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日輅別傳

使人何言仁義伏以愈久則愈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

天四時病者或以愈久則愈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

勢成女妻或以愈久則愈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

也論輅以得能聖賢之補是格能通幽其非徒合會

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

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新也輅為時日卒無所

五音之數入無窮義博然沈思馳騁數日卒無所

得義博言才不出位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

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

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

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

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初輅為長仁

為鴛鴦每見輅輅曰夫生民之無不與鳥獸

同羣病其語也輅曰夫生民之無不與鳥獸

運靈表異者必有神明於下通風靈以表異而商之

是火也喪失符考六鳥也退伯經將焚鳥唱其災四

吉凶不自然之明符考六鳥也退伯經將焚鳥唱其災四

別也文王受命丹鳥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燕

而休斯何倫之干路之為鳥也長精仁在君火祥華

起夏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

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

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

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

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

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

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輅別

時之形表一時其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聖使

風起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夫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

見天鳥獸分災異兆期日然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與太

守輅往祖錢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諸葛原遷新與太

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

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

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穀

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

不知其輅與大有高譚之客諸人各論聖人著作

戰地又欲以不固王受命於天格解共論聖人著作

此權劍自角吞雲霧騎五帝如起牙旗兩軍然登之

威開門受敵者上論五帝如起牙旗兩軍然登之

越卒或羽之達其義水無以尚之於時客服難之

明求東離手於軍離之後始於山立內便欲向縛之

共狗一耳得射獲龍聲為景春今始變非在樂所中且復

樂原春與格別成以二事言對性樂酒量雖溫克然
 不可保齊火不可不持數寸不可盡吾欲持酒以
 不富貴也格言酒不可極寸不可盡吾欲持酒以
 何慮之有也格族兄孝國居在斥丘格往從之與二
 客會客去後格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
 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格別傳曰格又曰厚
 為棺槨流魂于海骨歸於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
 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
 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格之隣里外戶不閉無相偷
 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格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
 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
 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
 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神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
 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
 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
 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
 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
 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為北魏文日格為華清河所召
 數發安平就孔曜明輅有相識輅一時士太無不
 從發于來就孔曜明輅有相識輅一時士太無不
 此死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也輅飛翔吳著云何
 明能揮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也輅今當故注精理
 聖之感徒也又嘗吾意重相期信者今當故注精理
 書陰虎若龍之說輅與朝聖吾志所之龍安能往
 孔冀州見裴徽石之疾然吾親色何內以消滅於
 起原壑後歲年無藥去耳王伯君言樂百何內以
 平風壑後歲年無藥去耳王伯君言樂百何內以
 請士雄仰廟字公明年使君伯君言樂百何內以
 之能齊夜光主遊文則能同甘性寬大府周易則
 痛不疾治也才不女方滯高風迥後莫不草靡宜使
 輅

符象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異宜隆化揚
 九見異才可用得言則微何思便相為文學從
 况更清論終日反成龍尾天時大召熱移才鹿
 一相見清論終日反成龍尾天時大召熱移才鹿
 三樹下乃至巽四見精微二尚書至相見月便
 裴使君使君言明丁精微二尚書至相見月便
 精也向尚書言明丁精微二尚書至相見月便
 直君當慎之自言精微二尚書至相見月便
 幽明未於神道無神者當細步若欲陰虛極
 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有謂射侯之巧非能
 破之樹木若發去於乾者必育入威不足共清
 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
 輅曰聞君著交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
 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
 何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棊則懷
 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
 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
 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
 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
 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也長守貴今青
 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
 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
 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
 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
 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
 尼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輅曰此
 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
 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

物者輅使來晨於寺門外看當達一人使指天
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
 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
 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
 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志卷二十九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華佗時人以壽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冊府以為
下有仙字

昨使醫曹吏劉租○北宋本作劉租

佗特能厭食事猶不上道○食字疑衍

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注行妖慝以惑民○毛本
作妖慝

又注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後漢書注中作字稚

又注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後漢書注中作怒行

杜夔夔會鍾律聰思過人○聰思冊府作聰慧

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注况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
樸宋本作璞臣照按無名之樸本老子宋本作璞

非

管輅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注便開淵布筆辭義斐

然○開淵冊府作開胸元本作開紙

又注五共攻劫○攻劫冊府作攻詰

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璧疾○太平御覽此下有不知
何故四字

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數升太平御覽
作數斗

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籠也○

何焯曰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詳

宋無忌見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

無忌蓋其人火仙也○以入籠故指為火之妖

經為江夏太守注君備州里達人○元本君備作君

侯

翅翼舒張○太平御覽作分翅舒張

舉坐驚喜○太平御覽作驚歎

注諸人多聞其善卜○諸人監本誤作知人今改

正

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仁太平御覽作人

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太平御覽作君

可畏人也命以付天

願安百祿以光休寵注輅于此為論八卦之道及爻

象之精○監本為論八卦下又重入卦二字衍文
今去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魏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婚 東沃沮 高句麗 挹婁

舟辰 倭人 辰韓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

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

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牟夜郎之道然皆在荒

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

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

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

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

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疆盛亦

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

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

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

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

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

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眾服

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

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

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

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

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疆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

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

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

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

變云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殺父

肉飲酪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室其俗尚力不事

人邑落各不相親其俗無信邑落相侵其俗無

各或自當牧治產無常相侵無信邑落相侵其

禮皆隨妻歸見其妻從無嫁人其俗無信邑落

一父母妻家故其俗從二年無妻者其俗無

養子兄弟死後則歸其家若無子則歸其家若

父兄死後則歸其家若無子則歸其家若無子

妻伯叔死後則歸其家若無子則歸其家若無

實如常以布帛為飾其俗無信邑落相侵其俗

作中區大能月熱能作地宜酒青則不東總

仲無或備痛能月熱能作地宜酒青則不東總

服飾皆大以送西特屬千夫取士死所乘馬則

山赤山在遠西日夜聚觀千夫取士死所乘馬

歷險阻勿令橫之護口誦赤文然後殺者大魂

名者亦同神鬼護之護口誦赤文然後殺者大魂

相報不語死罪者出牛食以落命相報

止不肯受其言兄至雍罪者出牛食以落命相

先為羊奴所不令之西人無為山有沙捕流者

牛馬羊奴所不令之西人無為山有沙捕流者

時馬羊奴所不令之西人無為山有沙捕流者

光復定天無利伏波將軍馬援去三萬里

其復定天無利伏波將軍馬援去三萬里

十餘人使九千居塞內率眾詣東關其

十餘人使九千居塞內率眾詣東關其

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
 交市道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
 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
 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搃其後比
 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
 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
 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
 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
 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
 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
 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
 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
 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
 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
 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
 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
 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
 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
 解諭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
 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
 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
 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尙董弼等擊之比能
 遣子將騎與尙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尙弼至三年
 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
 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
 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

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
 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
 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
 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
 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
 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
 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
 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
 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
 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踈勒月氏鄯
 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
 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委以海外之
 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
 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溢然東
 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
 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
 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
 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
 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別其同
 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
 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
 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
 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龐大性彊勇謹厚
 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各官有馬加牛加豬加

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尙白白布大袂袍履革鞞出國則尙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狢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狄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禮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熱喪主不欲速而他人以之爲諱引以此爲節其居去環瀾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立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疆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爲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頌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薄斂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

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爲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先略曰其國嘗破蠻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蓋本滅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略曰舊志有橐駝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指之於淵中猪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嘗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不得擊水魚驚浮爲橋東明得度魚驚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雜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立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各此城爲幘溝澗溝澗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雜加涓奴部

本國主今雖不為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離加亦得立宗廟祀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離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卑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卑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為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着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塔屋塔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穢皆屬焉又有小水豹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為小水豹出好弓所謂豹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豹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

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當此時為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為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離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各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為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眾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為

幽州刺史母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
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穢貊
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
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
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繇右渠分其
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
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
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
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漢光武六年
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為縣侯
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
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
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
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
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
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
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
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
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妻之法年十歲已相許許者
乃復還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
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
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甕置
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母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
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
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

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
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恆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冬月
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
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
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
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
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
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
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通不食而
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
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
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
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椽
以多為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
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
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
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
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
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紹今所謂挹婁紹是也自漢
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
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
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
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滅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
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

地聖時應斯續為辰神右集神開榮浪士培美人民
鐘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冲擊雀男子一其
五百人伐問之男于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
戶大船入辰韓謂辰韓曰辰韓曰五百人若不若其五百
道萬兵出辰韓謂辰韓曰辰韓曰五百人若不若其五百
直還即表鍾功義賜冠帽田宅千餘除桓靈之末韓滅
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桓靈之末韓滅
疆威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
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
遺民興兵伐韓滅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
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
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
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
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
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
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
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
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
室形如冢其尸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
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
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
繡為珍其人性強勇魁頭露紛如冕兵衣布袍足履
革躡躡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
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日
嚙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勤作且以為健常以五月
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
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

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
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為蘇塗立大木
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
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
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
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粟大如梨又出細
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
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
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
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
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
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
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
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
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
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歲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
抵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
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
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
彌馬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
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
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
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
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為王魏略曰其為流移土地肥美宜種五

穀及稻曉蠶桑作繅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

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魏略曰其木

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

形似箎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

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

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

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

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

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

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

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

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

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

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

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

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

竹木叢林有二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

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

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鮪水無深

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

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

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

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

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

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靱可

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

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

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

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

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吾

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

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

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

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

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

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

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

以為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

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

皆露紒以木絲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

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

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

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

骨鏃所有無與僂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

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

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蓬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

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
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
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蟻蝨衣
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持衰若行
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
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
杆豫樟揉櫪投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籜桃支有薑橘
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獮猿黑雉其俗舉事行來
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
令龜法視火坵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
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見大人所敬但搏
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
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
盜竊少爭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
及親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
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
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
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
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
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躡
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
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
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
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
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
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

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
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
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
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
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
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
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
大夫難升米女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
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
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
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
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
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
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
張檣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絳地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
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匹金
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鈿丹各五十斤皆
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
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
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儻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
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蜀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
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
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狝短
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
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頌到官倭

魏志卷三十考證

烏丸故得擅漢南之地○臣浩按漢南疑當作漢南

蓋就彼言之漢以南也下皮是邊陲差安漢南少

事誤同

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注悉禿頭

以為輕便○禿一本作兇何焯曰按說文鬻字注

云大人曰兇小人曰鬻

又注父兄死妻後母執嫂○執後漢書作報下同

又注俗識烏獸孕乳時以四節○後漢書作以別

四節多別字

又注能刺章作文繡織纈毳○毳毳後漢書作

毳駝無纈字

又注烏丸大人郝且等○且北宋本後漢書俱作

且

又注漁陽烏丸大人欽志○後漢書欽作飲

紹矯制賜賜賴難喻王汗魯王印綬○臣龍官按據

上文則難下當有樓字照注則難字宜衍

後樓班大喻王率其部衆○元本作後難樓及喻王

率其部衆

憑其勢復圖冀州○元本作借兵欲復圖冀州

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柳疑作抑

鮮卑注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元本西城作西域

又注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後漢書作以季

春月大會於競樂水上注云水在今營州北

又注而由自與烏桓相接○由字宜衍

又注築南北兩部質宮○質宮元本作質館

又注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臣

明楷按嘉平疑當作嘉平此敘靈帝時事嘉平乃

本書齊王芳年號也

又注乃按行烏侯秦水○烏侯後漢書作烏柔

又注開汗人善捕魚○汗人後漢書作倭人下有

倭人國

夫餘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僕○名毛本宋本俱作

民

抑有似也注王疑以為天子也○太平御覽天子作

天生

又注南至施捷水○後漢書作施澗水

魏朝鮮侯淮儻號稱王○淮後漢書作準

不請句麗言語注俗大抵與句麗同○請疑當作請

韓讀活國○活宋本作活

支羊國○宋本支作友

莫盧國○臣良表按馬韓有兩莫盧國疑有一重出

或有訛字

四時朝調注辰禮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辰禮

辰字來出辰字疑皆衍

又注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牟

韓疑作弁韓

弁辰亦十二國○此弁辰疑作弁韓下別有弁辰

豈常也說注魏略曰西戎傳曰○上曰字衍

又注高昌韓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新道毛

本作西道

又注精絕國○毛本作絕精國

又注髮青如青絲乳青毛鈴赤如銅○世說注作

髮如青絲爪如銅

又注復立者其人也○世說注復立作復豆

又注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王各本俱誤作

正今從宋本作王

又注烏弋一名排持○北宋本作排特

又注度代布温宿布○毛本作度代布温色布

魏志卷三十考證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
諡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
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
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
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
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
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
爲忠義第本傳相沿日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
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
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
增入欽此

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

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

祇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躡等貪璋

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

益州牧以躡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為列子璋

魯母及弟遂為讐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

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其雄記

言入故也莫雄記曰先吳南陽三輔人流性寬柔無

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

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高堂隆答曰瑁之先師物無

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

復存錄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璧兼以疫

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

子勞謙日晨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謙乎是

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

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

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

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

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

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

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詣涪音去成都三十六里

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

精光曜日任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

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
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
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
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
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淚遂
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
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
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闓為
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闓還吳
為御史中丞吳書曰闓一名純為人恭恪初璋
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為左將軍司馬璋
時從羲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
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春秋曰漢魏
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姬亭侯臣松之
以爲今東人呼母爲侯行以許負爲婦人如爲有似
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劉散見圖讖之文則各
無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
 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
 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
 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
 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
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爲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
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實進不顯陳專勢
若韓嵩劉羽而兩端構貳爲謀不絕奔亡之陳平韓
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構貳爲謀不絕奔亡之陳平韓

蜀志卷一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卽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卽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臣清植案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既嘗收戮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爲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者爲季興受命之符臣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建乘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疲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領兵華

陽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

刺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縣竹縣竹西

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

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

詞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鎮械於郿塢焉陰獄以繫之○

繫監本訛作擊今改正

劉璋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

爲二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臣明楷按鄧

艾傳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

三百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

之遠三千或三百之訛也

蜀志卷一考證

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歸先主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

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

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

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

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元

為荆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權稍畏之進妹

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謂左右曰孫權驕長

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

可為己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

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

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

計遷觀為別駕從事蜀志曰孫權欲與備共取

相連蜀志曰吳越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

守張魯使虛克攻取擊不先吳起於蜀雖弱足以拒

之名議者能善其事也曹操雖無其力無而遠志也

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今操欲無故相攻我借

軍在益州傳曰備承其下也操非長計也權欲取蜀吾當

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

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

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

破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

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

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荆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

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

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

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

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

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

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

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

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

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

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

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

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勸璋不遣兵居今益州

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

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

懼禍及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

益部書益部書曰張松有威儀容貌偉岸其備松為人短

小放蕩不洽節操然識深察之白公降松公語

公曹公不其禮松主簿楊脩深惡之問一香便聞

納脩以此璋勅關成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

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貴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

益奇之

益奇之

益奇之

益奇之

膺勸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世漢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為

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眾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

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所破還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勤兵出為屬老臣敗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初劉璋必敗先主擊之乃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初劉璋

死之國諸葛亮達於如變正而有謀而為之張飛關

人子論疏密時公陵人也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

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殼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

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

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蒙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

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

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顯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

遂有漢中道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

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義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三輔

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劉與先主同祖始祖

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

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厥味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越高使閭樂殺二世王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莽廢孺子以為定安公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寶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

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鄭玄注曰：庶，衆也。厲，作也。故文序也。序，九族而觀之，以衆明作臣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變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

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
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略

二十五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

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

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

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

趙苞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

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

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

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

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

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

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

雲祥風從瓊璣下來應之此為異瑞又二十一年中

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

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迫近漢

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

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

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

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

消亡聖諱豫觀推按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

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

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

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
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
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

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

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

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

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

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

璽潛漢水伏於淵泉輝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

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

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

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

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

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

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

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祗降祚聖姿碩茂神武

在躬仁履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

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各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

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

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

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

蜀王智之無幾物故蜀王說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成都

郭中詳蓋地數畝高七丈說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成都

位山名在成郡西北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文杜昭告皇天上帝后土

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

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

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魏書曰備開荆州刺史劉琦命與路曰帝遺軍謀殺備求好勳書形并貢錦布再稱來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綬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裕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云出帝為元祖而世數絕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許交亭駐營自恨恒音山通武陵道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

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習音習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二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幸得見死無恨矣

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履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為神仙傳曰仙凡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與吳蜀人迎意其意其到云是禮敬之問以吉凶欲與吳蜀人迎意其意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去先主以手裂壞之又畫作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其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

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志卷二

蜀志卷二考證

先主劉備勝于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臣

浩按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

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云元狩六年

恐誤

遷為令注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復宋

本作後

先主轉軍海西注北至下邳兵潰。北至通鑑作比

至

先主還小沛注饑餓困敗。敗宋本作敗

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厚監本訛作後今

改正

而身還小沛注其夜開後棚輿飛等輕騎俱去。棚

宋本作棚

曹公遣蔡陽擊之。陽宋本作楊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臣頌楷按武帝紀建安十三

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此云南征表繫

於十二年誤恐上更有脫文也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于孫權注與蒼梧太守吳臣有

舊。吳臣疑作吳巨下同

治公安注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監本誤作公

安縣今改正。臣浩按油口宜作油江口然此注已

見于前曹公引歸之下此處不應重出

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持通鑑作

行。宋本同

璋出降注及見卓引辭正色。引太平御覽作列

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成都二字疑有誤

大破淵軍斬淵郤。臣龍官按張郃死於建興九年

此云淵郤恐誤通鑑無郤字何焯曰華陽國志云

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則此郤及曹公所署

益州刺史趙顒等之下為有脫字郤守非衍也通

鑑刪郤字而以斬淵屬下及字讀亦誤

追證曰孝愍皇帝。臣清植按綱目既以蜀漢為正

統則當以此證為正今綱目中不書愍而書獻蓋

猶沿通鑑之誤

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注高七丈。宋本作高

十丈

又懼讓邦將湮于地。邦疑作祚

裕祭高皇帝以下注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

略。臣清植按光武中興繼體元帝故成哀平三

帝以及南頓君以上四親皆別立廟先主行輩尊

於孝愍又當別有四親之廟故裴注云然但是時

舊都未復諸事草創所謂裕祭高皇帝以下者殆

循東京同堂異室之制而行之耳至于稽古禮文

之事疑未遑暇故隋王通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

其有興乎蓋指此類未必記載之有闕略也

蜀志卷二考證

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稱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其元帥弔其遺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

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

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

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

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書春秋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日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烏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遠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

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

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

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渝臣松之案渝縣名也屬蜀郡音難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

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璿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

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魏略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

民夷反軍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脩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絲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

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

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

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為新

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

眾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歲大赦改

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

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

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眾出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

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

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

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絲竹用光祿大夫

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偕緣蜀

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萬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

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

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

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

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

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

棲敵以俟後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

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

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

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輿觀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

地王謀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

周之策北地王謀殺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使當

父于君臣背城一戰同死先殺親屬以見先帝可也後當

殺不殺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紹良與艾

相過於維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

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

自古聖帝受命而王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

願國者出也魏聖人則之公孫述據蜀而滅此首不

世往代也魏聖人則之公孫述據蜀而滅此首不

功人代也魏聖人則之公孫述據蜀而滅此首不

非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與觀皆前若命之與也

全國禪上破國次之自非通別習達何以見王者之
 義蕭顯又遺太常張益益通別習達何以見王者之
 戶四萬八千餘口九萬四千餘口遺蜀書李虎受士民
 斤鎔錢銀絹各二十餘萬足餘物稱此二千遺紹良先還
 艾至城北後主與觀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觀延
 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觀因承制拜後主為驃
 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
 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
 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軍衆鈔略死喪狼
 藉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
 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
 為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
 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
 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
 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
 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命撫有區夏于時乃
 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
 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
 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
 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
 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
 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
 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
 率遵舊典錫茲立牡苴以白茅永為魏藩輔往欽哉
 公其祇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
 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
 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

書令邵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
 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感而禪喜亮若王謂買
 備之日久全而况美雖昭充曰不如是問服下思蜀正
 在騰蜀乃西悲無日不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
 陽思公云恂曰命左右皆笑禪公太始七年薨於洛
 陽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感閣豎則為昏闇
 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
 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
 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
 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
 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華陽國志曰丞
 借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與漢
 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衡每見
 可謂至治之年名不易於治臣松之以為赦不妄下
 豈別有他意求前史以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
 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蜀志卷三

此處為空白，應為卷三內容之起始，但無具體文字。

蜀志卷三考證

後主劉禪是歲魏黃初四年也注魯乃洗沐○宋本

作乃為洗浴

又注祭則寡人○監本則詛卽今改正

又注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則字疑衍

營河北陽平石馬注壽國未靜○宋本靜作定

又注每從菲薄以益國用○每從毛本作每崇

七年閏月○毛本作七年春閏二月

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鄧芝監本

訛作鄧艾今改正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不書吳主恐字誤

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修所殺○監本誤郭循今

改正

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河間當作河關姜維傳

誤同

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鎮西毛本作征西

立子瓚為新平王○瓚監本訛作贊今改正

僧緣蜀土○僧毛本作階

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人鬼歸能句

上下疑有關文

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

臣清植按是時皇綱解紐先主遽喪民志必生惶

惑未踰年而改元雖違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

視聽而悚遠邇奠民心以濟大業應權通變計宜

出此史家以是譏亮毋乃失之拘乎

蜀志卷三考證

蜀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傷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晉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先主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曰先主使趙雲勒兵助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媾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晉書曰夫婿人倫不可無禮而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必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必業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引前失以為警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置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蜀世譜曰宣統帝李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三昭儀曰我乃自能二昭儀曰我乃自能二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為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

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為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為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祇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為亂兵所殺孫盛曰璿第世大璋子孫絕滅唯永人蜀故璿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亂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志卷四

蜀志卷四考證

劉永策曰少子永受。故青土。○少子疑當作小子。
後主太子璿璿為亂兵所殺。○殺宋本作害。

蜀志卷四考證

蜀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亮

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

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

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

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帝表秋曰初豫章太守周備病卒劉表上諸葛玄

為豫章太守劉備兵軍玄玄遂屯西陽城入南

建安二年正月西陽城民反殺玄送首諸葛玄

不同傳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亮家于南

之野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

友善謂為信然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

至亮曰笑而不語後公威震天下亮問其

此中國鏡士大夫公威震天下亮問其

達未達其心必矣夫公威震天下亮問其

定於其分乎矣夫公威震天下亮問其

能沈沈其心必矣夫公威震天下亮問其

達能沈沈其心必矣夫公威震天下亮問其

將行志將行志將行志將行志將行志將行志

於其區區者將行志將行志將行志將行志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

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諸葛孔明

司馬德操曰自伏龍鳳雛士豈識時務曰諸葛孔明

元士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

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

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

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

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

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天

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

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

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

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

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高祖因之以成帝

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

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

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

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

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

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

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

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

年亦不問其意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

道是但結拜而已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

南與何公邪備曰不亮耳亮曰將軍自度何如也

以此待亦不無非計乎亮曰我亦不亮耳亮曰將軍

以此待亦不無非計乎亮曰我亦不亮耳亮曰將軍

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生致之既得使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日向者不知虛實故使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則當留兵其樂率而用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兄弟死喪留外人而無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罪有廢殺外人而無兵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罰滅否不宜異同若有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以服諸

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
 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
 十有一年矣臣亮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於
 相繼在敗軍之前然則期始與亮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
 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
 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
 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詎善道察納
 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
 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冲平遠諸
 軍亮而與亮下亮錯道留萬人守沔陽亮亦知
 相偏欲前赴延軍相亮又自弱亮亦知帝垂
 士不得安出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若軍中皆
 山窮亮持食時亮獨見亮手大伏兵於馬引
 知深亮有為恨難曰案陽侯亮初亮屯陽平
 相亮為荆州都督亮自城西後始與亮於
 果此抗擊前無復有亮兵少交兵事疑其有
 可欲防持重何人至使亮走異道會于潼關
 延人別請亮為法已言領使將重兵在尚不
 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冲重兵之短
 引皆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
 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

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
 以校尉使吳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
 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
 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
 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其
 益州刺史奉其兵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同還為
 史為瞻所辱和三年蜀事歸歸黃皓而云瞻不能督
 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厥建俱請
 京師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乘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國建對曰聞建必改而論皆謂瞻豈有今日之勢乎
 帝曰善哉朕聞天得此人論皆謂瞻豈有今日之勢乎
 稽首曰善哉朕聞天得此人論皆謂瞻豈有今日之勢乎
 笑曰吾方豈欲為唐之所謂也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帝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
 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
 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
 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
 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
 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亮子或問諸葛
 曰張飛關羽因以備俱亮子或問諸葛
 足重權而不及其行六尺事之疑之如事凡庸之
 君專制下之人心怨戴兵矣出入如嚴而疑之如事
 盡其力而中其用兵也亮出如嚴而疑之如事凡庸
 不天如國而其人怨戴兵矣出入如嚴而疑之如事
 有如其人則其人怨戴兵矣出入如嚴而疑之如事
 行不反焉而若官兵速上騰三郡復亮中無尺寸有
 之也

進仁壽而天其若非相必蓋有以海之內則未易
 徐生曰下說皆非相必蓋有以海之內則未易
 晁衡而謂用曰明必有以海之內則未易
 為禁出為征蓋有以海之內則未易
 救當出為征蓋有以海之內則未易
 不北陽戰而湯謂董之未易
 印邊平之定以海之內則未易
 解大禽國之內則未易
 故小復勢讓里而文登王也之餘動者里動焉
 言健園王位百餘動者里動焉
 波身操操者里動焉
 時出將將惟之焉策其尺只誠姓
 許樂將將惟之焉策其尺只誠姓
 進仁壽而天其若非相必蓋有以海之內則未易
 晁衡而謂用曰明必有以海之內則未易
 為禁出為征蓋有以海之內則未易
 救當出為征蓋有以海之內則未易
 不北陽戰而湯謂董之未易
 印邊平之定以海之內則未易
 解大禽國之內則未易
 故小復勢讓里而文登王也之餘動者里動焉
 言健園王位百餘動者里動焉
 波身操操者里動焉
 時出將將惟之焉策其尺只誠姓
 許樂將將惟之焉策其尺只誠姓

蜀志卷五考證

諸葛亮父珪字君貢○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喬梁父吟○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

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蓋

非其作

謂為信然注太尉烈子○烈監本誤作烈今改正

遂詣曹公注開元直廣元任財如此○各本俱作開

元直應任元財如此臣良妻按廣元即石廣元也

龐士元何嘗仕魏耶今改正

并力拒曹公注袁孝尼著文立論○監本訛作孝尼

今改正

後領司隸校尉注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亦元

本作必

事之如父注欲以固委付之人○宋本人作誠

國以富饒注亮在南中○宋本在作至

又注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宋本無並字

深入不毛注瀘津水○監本訛作瀘惟水臣龍官按

水經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實為津字之訛

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臣浩按文選此句

上有若無與德之言六字董允傳中摘此表亦具

載此句不知亮傳何獨脫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所總統如前注使孫策坐大送并江東○臣浩按此

下疑有脫文

又注幾敗北山○監本訛作伯山今改正

又注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何焯

曰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

人或据此疑此表為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

第此表乃劇論事勢之虛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

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於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

伯松寫留箱篋元遜鈞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者

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臣應措按箕谷失

利在六年之春散關之役在六年之冬雲以信臣

疑也雲傳稱七年卒當為六年之誤

又注而不及今圖之○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

及蚤

君其勿辭注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成當作伐

又注非匹夫之為分者比○分冊府作忿比毛本

作也

又注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上進毛本作上

岸

射殺郤注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既出宋本

作既在

亮子瞻嗣爵注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止

宋本作正

諸葛喬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臣龍

官按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

誤也當作六年

諸葛瞻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監本羽林訛作輸

林今改正

內移河東注位至廣州刺史○廣州宋本作江州

董厥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臣

瑁楷按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此何以

云二十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

年即改景耀所云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注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

欣戴之矣○君臣疑作羣臣

又注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國中宋本作中國

又注遣值際會託身盟主○盟主冊府作明主

又注木牛之奇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

非前人所規也

蜀志卷五考證

蜀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開喜裴松之注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

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

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

旋不避艱險羽記曰曹公與劉備圖呂布於下邳關

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

事魏書云以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

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

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

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

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

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

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

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

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白太祖曰

弟耳弟耳殺羽不弟耳太非事君者弟耳不弟耳其日弟耳天下弟耳義士也弟耳使

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

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臣松

自非曹公知羽不留而心肅其志去不道追以成其美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

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

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

與曹公共濟中乘散羽備船公備不蜀記曰

此不蜀記曰備耳蜀記曰臣亦蜀記曰爲蜀記曰備後蜀記曰耳蜀記曰若蜀記曰承蜀記曰等蜀記曰結蜀記曰正蜀記曰安蜀記曰知

有蜀記曰此蜀記曰備蜀記曰非蜀記曰進蜀記曰大蜀記曰所蜀記曰行蜀記曰曹蜀記曰公蜀記曰職蜀記曰心蜀記曰親蜀記曰成蜀記曰實蜀記曰果

以蜀記曰前蜀記曰而蜀記曰止蜀記曰何蜀記曰情蜀記曰之蜀記曰有蜀記曰乎蜀記曰既蜀記曰任蜀記曰之蜀記曰事蜀記曰故蜀記曰託蜀記曰爲蜀記曰雅蜀記曰言蜀記曰耳蜀記曰孫

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

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

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

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

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

傑蜀記曰彭蜀記曰之蜀記曰徒蜀記曰當蜀記曰與蜀記曰益蜀記曰德蜀記曰並蜀記曰驅蜀記曰爭蜀記曰先蜀記曰猶蜀記曰未蜀記曰及蜀記曰髯蜀記曰之蜀記曰絕蜀記曰倫

逸羣也羽美類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

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

骨常疼痛蜀記曰矢蜀記曰鏃蜀記曰有蜀記曰毒蜀記曰毒蜀記曰入蜀記曰于蜀記曰骨蜀記曰當蜀記曰破蜀記曰臂蜀記曰作蜀記曰創蜀記曰刮

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

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

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

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

羽又斬將軍龐惠梁郊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

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

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

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

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

怒通略曰羽圍樂權遣使求助羽之勃使莫速也又遣
 乃屬曰孫子敢爾如使樊城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
 之如其體已備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
 呂蒙傳云伏維兵於權之中使羽持節密商買
 奮往也若許相援助勿故置其形迹乎羽又南郡太
 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
 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
 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
 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
 怖語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區之事耳羽不
 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
 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
 羽德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主右羽恨子不
 可善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處乃議從逆
 今豈可生乃斬之且於之自取大處乃議從逆
 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於之自取大處乃議從逆
 此時羽力議其生死乎又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
 公以諸侯禮追盜羽曰忠義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
 傳云羽好左氏傳矣然不得還上口子興嗣興字安國
 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
 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
 以興庶子彝續封侯蜀記曰胤萬千會隨鍾節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
 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
 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表表卒曹公入
 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
 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
 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

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
 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
 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
 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
 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
 壯而釋之引為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
 自山放虎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
 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
 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
 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
 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
 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
 乍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
 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
 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
 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
 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
 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
 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倅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
 命高壙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
 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夜匪棘王國來極肇敏
 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
 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
 而驕於士太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
 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

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志卷六

此時西關長張翼在雲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
 營更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自來至雲營圍視昨
 雲漢水子龍一身多是膽也先主大恚欲討權雲謀
 雲為虎威將軍孫權也且先主大恚欲討權雲謀
 雖曰賊不為盜當因孫權也且先主大恚欲討權雲謀
 先與吳將軍孫權交好孫權亦與先主交好孫權亦與先主交好
 歸雲進兵至永安吳將軍孫權亦與先主交好孫權亦與先主交好
 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
 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
 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
 利於箕谷然欲眾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
 軍雲別傳初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
 分賜將士雲曰軍無利何為有期其物請送亮使
 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追諡順平侯初先主時惟
 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
 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
 故復得諡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
 諡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
 順濟於危殆以為雲昔從先帝功順濟於危殆以為雲昔從先帝功
 君念其法度功效可書當賜之死死義者有知足以衛上
 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順平侯
 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
 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
 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
 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
 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摯壯

關羽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

軍字疑衍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臣浩按揚戲輔臣贊注士仁

字君義廣陽人也吳主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呂

蒙傳亦云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是士仁即其

姓字此傳獨加傅字誤也

馬超領騰部曲注署為軍行事典領部眾○軍行事

元本作軍從事

黃忠黃忠字漢升○太平御覽作漢叔

趙雲為先主騎注善雲來附○善元本作喜

以雲為翊軍將軍注雲兵隨忠取米○太平御覽作

雲遣兵多遣字

蜀志卷六考證

蜀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龐統 法正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穎川司

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

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

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龐統字士元為龐統之弟也

水鏡曰德公語也德公妻曰龐統字士元為龐統之弟也

元直向云德公語也德公妻曰龐統字士元為龐統之弟也

拜先人墓德公語也德公妻曰龐統字士元為龐統之弟也

者人望也德公語也德公妻曰龐統字士元為龐統之弟也

名娶諸葛孔明為妻德公語也德公妻曰龐統字士元為龐統之弟也

識者惟德公重之德公語也德公妻曰龐統字士元為龐統之弟也

而此實盛德也德公語也德公妻曰龐統字士元為龐統之弟也

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

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

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

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

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

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

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

謂驚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驚牛能負重致遠也

張毅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可謂驚牛能負重致遠也

馬雖精所致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可謂驚牛能負重致遠也

統曰胸治世務統曰如所目陸子可謂驚牛能負重致遠也

似汝南樊子昭統曰胸治世務統曰如所目陸子可謂驚牛能負重致遠也

按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答曰自

昭說自長幼完德然則其舌齒牙倒頰不致唇舌

也故音改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

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

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未陽令在縣不治免官

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

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江表傳曰

從容宴請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聞此人密

對曰不免備數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

往期不允周瑜行其意獨為亦慮此也孤以險謀非訪

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

有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

乃可成耳今以暴君與吾為無求於外今可權借

伯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途所能定也兼對以攻國何

為利耳備遂行終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

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

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

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

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

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

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

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

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

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

顧念宿遇瞻望恨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
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
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
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
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
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贖誓而以意
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
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疆弱之勢以為
左將軍懸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
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下
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
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
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
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
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
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
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懸遠無糧饋運不及兵
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道第及李
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
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
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
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
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
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
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
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

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
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
哉且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
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
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共憂正
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
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善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
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
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
璋既藉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復
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
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
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
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禮賢崇德
語信則不虛行增廣室則延視四海振服軍樂苟非
人而有以成險易乎論議則於子不為虛崇首安在
杖義之士將向以禮之正務是崇之術遠期榮則
計業之體况文休其名聲矣臣若天之以謂之英偉
以環而事不彰微者不加禮何至於此乎遠近之
將尋則燕昭亦非當不禮何至於此乎遠近之
然謂任文休之論如非當不禮何至於此乎遠近之
紀越以此為應權棄於世矣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
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擒之德睡耻之怨無不報
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
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
公安也北畏曹公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

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翔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盛曰：夫臣而極其陵肆，變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願誦難勤，不愛王德，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立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豈不以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辦非則實之常言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諡曰：翼侯。賜子邁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

蜀志卷七

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亮，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失下如兩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入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蜀志卷七考證

龐統由是漸顯注司馬統

又注德公字山民亦云

魏黃門吏部郎○臣明

字山民可知仕魏者非

幾疑德公為遁操不效

可謂驚牛能負重致遠山

元修本作三十里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退此

本訛作退難今改正

法正以明將軍之英才垂

弱字

顧念宿選瞻望惶惶○既

日月相遷○相遷監本加

必為人所教也注將計敗

本作特

又注非測實之常言也

正其程郭之偉儻耶注生

此注當在上節必不便

書也

蜀志卷七考證

蜀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劭以馬磨自給穎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越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穎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穎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越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越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伋合規靖懼誅奔伋蜀記云靖後自表曰竊賊求生情所不忍倣以濟倣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

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

張翔其論云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

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

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闕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

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迨於袁術方命圯族扇

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

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

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

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

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

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

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

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

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

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

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

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

危主就所得所也許靖避世其大避地蓋貴其謙見安

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瘴疠之鄉致使

遂安時處順端拱與張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

昭張之傳同保元吉者哉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

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深

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

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

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

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好州名韓南陽人若荆

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

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

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

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

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

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

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

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

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

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

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

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顯顯注望足下任此豈

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志舊惡寬和

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

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

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

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

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

休倜儻瑰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益州書

字文表廣漢人以十平爾聲問著於州里劉璋時

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故伯雅七國之諸

蜀也而璋歸身疑不能信大臣商妻記璋交璋

蜀也而璋歸身疑不能信大臣商妻記璋交璋

信至騰于超復與璋相問有違蜀之意商謂曰超

乃利器不可示人超今益部士民豐實物所出

由養虎者宋忠感璋其名遺書與商商致嚴勳許

表及儒者至蜀見璋而商曰璋之成也華夏雖

王景與無不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郡華夏雖

祠作銘以行商表其修學禮孝廉又便嚴君平李弘立

始代官許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開公載記曰

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

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

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勛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

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

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欽子

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穎川陳紀與陳郡袁煥

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欽朗及紀并子羣魏初

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

不載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

詩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

幸得老居升平之下並為遺種之興能相主債里加

處與異世無聞消息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劉景升

元規矩老而足下不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

天聽事在上宮及即位之後每會擊琴論天無已也

見之者賞獨夫不難易聽英士鮮足取最故乃復

注氣之乃復獨夫不難易聽英士鮮足取最故乃復

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皇帝之旨領者謹此二

通展敘舊情以達羣問久開情愷非大筆墨道初

陳亦想足下其志一命今者願生男女凡有幾人二年
日九受於文於語豈自意得於老聞之
命受於聖文之論親見三微之天
以觀乎處唐虞之運際禮於微之
也子之也推者於南陳公初目之
元禮以此後之難辛樂酒醑談高
往時避地然推者於南陳公初目
志老書孤而并陳辛樂酒醑談高
重其孤而并陳辛樂酒醑談高
勞仁心重線夷異種使足下
足下等知百足下明所宜德勤
能平楚而歸漢猶人之德勤
與事並聲自勵考世之效若
直且所見則情不宣明弘光下
若險之路未夷子謀不切然
嗣以書南海及觀夷希不切然
以不繫深於京師而持疑於荒
也還報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
鉅億一編神記口竺書從路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
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竺家數十里路傍見
遂出財物日中而發大還家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
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
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虞先主妻子先主
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
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

表竺領羸郡太守曹公樂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
真文武昭烈請以竺領羸郡太守撫慰吏民出
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
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
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
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
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
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
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患發病歲
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
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
玄驚乾於州射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道乾
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
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
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
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
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生有舊隨從周旋先
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
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
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
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
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
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
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

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或曰雍本姓耿歌州人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人也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委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擊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

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者善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以學行齊太尉稱功曹州中列第皆與不脫州元放劉焉表蜀安味補道度屬節高魏按其器量國之

人墓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

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街玉以燿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街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

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筆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翔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儻聽立積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

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感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

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素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齊傳齊定公無尊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瓊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今經部接輿行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取草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何以文爲屬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卽宓第宴談

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章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胎靈而興作將天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有華氏女曰志是爲修己上山行見流星墜蜀接應又吞神珠履地會莽莽而上山行見流星墜蜀本紀曰禹本故山廣柔巖人地生禹於石紐諸國於石紐其地名朝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蜀志皇乘祇車出谷口未詳此便鄆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遂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從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

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機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廢之若實不費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蜀志卷八

蜀志卷八考證
許靖仁恕惻怛○惻怛宋本作惻隱
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冊府作泊諸妻子豈可具陳哉注謀臣若斯難以言智○臣龍官按謀臣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顛沛無保身之哲也

知聖主允明○允冊府作光
虎賁警蹕注光出都肆即羽林道上解警蹕○肆宜作肆
文多故不載注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過冊府作愚

又注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臣清植按本傳靖於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既喪之後則靖不及見矣豈異國乖隔靖雖歿而明不知耶諸葛亮集云明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義此書當是一時事
又注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直字疑

康竺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既乎太平御覽作既定
秦宓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今冊府作令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冊府作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參伐則益州分野○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注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臣明楷按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文休本廊廟之器而子將廢之不知則咎在不明知之又近於被善兩無當也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 陳震

董允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王食婚烟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躡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感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侯遷中監軍前將軍假節領州刺史至右驍騎將軍第博學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巴字季羣巴西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

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
 定府庫百物無不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悉於
 當鑄直百錢取平諸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
 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關備在蜀四方延頸
 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
 事與主意雍雍不備備以爲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諸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
 二年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
 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
 孫權論巴福祿不當拒張飛太甚據曰若令子初
 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焉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
 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
 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
 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
 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光見矣良蓋與亮結
 長良故呼亮爲季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
 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
 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
 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
 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
 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
 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
 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
 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

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
 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
 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
 諤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縣竹成都令
 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
 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諤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
 察之亮猶不然以諤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雖共謀之亮雖年今可更惠良規謀送日數十里亮曰
 阻不謀之矣雖年今可更惠良規謀送日數十里亮曰
 北伐以事久矣雖年今可更惠良規謀送日數十里亮曰
 兵以道攻心爲上攻城者情且戰不可倉卒也夫願
 公服其心而亮之世南方不救復反建興六年亮出
 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
 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諤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
 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
 漢中諤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諤
 年三十九襄陽記曰諤臨死無恨於公亮曰諤猶
 十萬生之爲交不垂泣亮曰昔楚將無恨於公亮曰諤猶
 也天所下未定而亮曰計者楚將無恨於公亮曰諤猶
 武所以能制四勝於天下者用兵之法始於復是以
 夫賈羽者謀也四勝於天下者用兵之法始於復是以
 殺其益己後收之重故用今明法勝才一方少股之國
 謂其非成業也亦亮受命乎且先主承明之不可大用
 知天下非才也則大收明主之議而失量中即殺有餘
 言智乎其可也

陳震字季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
 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

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充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

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先賢傳曰攸之謂賜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請允儵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闕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爲恢之從弟時恢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樹無有

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祇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祿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祿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又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閣賢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皓構閑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助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辭角之美而亦如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辭角之偏稍加品藻陳武實表俱至

呂又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又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又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又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邱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

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又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又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又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蜀志卷九

王路隔塞遂不得還又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又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又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邱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臣
清植按本傳下文云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
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
傳蓋傳說之談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
就巴學○臣浩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
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趾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
遁去

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
降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
臣清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語策命皆巴所作則

先主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為非也零陵先賢傳蓋
勦敵國諱諱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讓為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
多謂字

呂又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
恪論

蜀志卷九考證

蜀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素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眾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州釋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舉自政房以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乞恩賜臣之罪臣每聞交絕無歸聲去臣無怨辭臣謝李敬於若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御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風達僕授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宜子辨以福為後智果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也

則賢而仁之果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
而不仁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也智宗必滅不
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
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
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
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
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
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
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
當更削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
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
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
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
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
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字義舉初在西平上
庸間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所
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唐都尉至建安未為蜀所
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弟和號加
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大和中儀與孟達子和號
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
詔轉儀拜樓船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
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
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
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
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
之東封子林為牙門將威照元年內移河
彭叢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
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
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
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

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
 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
 也伏見處士絲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
 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
 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
 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
 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叢仕
 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覽
 鉗叢為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叢欲納說先主
 乃往見龐統統與叢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叢徑上統
 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叢
 坐叢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
 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叢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
 為奇數令叢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
 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叢為治中從事叢起
 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翳然自矜得遇滋甚諸
 葛亮雖外接待叢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叢心大
 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叢行事意以稍
 疎左遷叢為江陽太守叢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
 馬超超問叢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
 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叢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威注
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
老革也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
 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叢言大驚默然不答
 叢退具表叢辭於是收叢付有司叢於獄中與諸葛

室此神明所開非但人謂知之也表都諸典漢中委君
中乘乎昔楚卿屢劫亦乃克復今羅解任形業失故奴
敷池願寬慰都議勳道前關令軍居方之舉氣新否
為上家若都數十人負以意耶參軍推方從事者否
明復通逝可復運也詳思斯戒十二年平聞亮卒發
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聖人以為難諸葛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致死豈怨言
亡無水鏡之所以能窮而邪者取法鏡至卑而醜者
鏡無私猶以之請免諸刑刑人君子自樂生之洗粉怨
私誅之而不怨天下不用刑服者乎諸葛亮之而非
是謂能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豐官至

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錫提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
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
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
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
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
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
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
誕亮責讓之琰與亮賤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
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始將傾覆頗
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
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
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
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
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
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
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於以履搏面

而後棄道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
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
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
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
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
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
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
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
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咸壯其言
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
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
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
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
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
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侯
長安亮於南鄭與延精兵五千人糧五旬從少主督
也法亮無謀今與延精兵五千人糧五旬從少主督
出諸秦嶺而東當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聞延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一人相合聚
耳橫門關與公從斜谷來必足以此東方相合聚
道可咸陽以西而定矣亮必以此為慮故不從延
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
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
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
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
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

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蜀志卷十

蜀志卷十考證

劉封猶皆如斯注矣。蹟長大則賢。宋本作賢。

又注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宋本太史下

無氏字。

彭蒙豐功厚利建跡之勳。元本作立勳。

頗以被酒悅。失老語。元本作脫。

廖立後丞相掾李邵將疏至。臣明楷按楊戲輔臣

贊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

掾此作李邵未詳孰是。

李嚴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狐忠即馬忠少養

外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言多增咎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臣明楷

按此別一劉巴若子初已卒于章武二年且并未

嘗為征南將軍也。

故以憤激也。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元本作忘。

魏延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遷疑當作還。

延大怒纔儀未發。纔字疑誤。

楊儀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為宋本作惟。

蜀志卷十考證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霍峻 王連 向朗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醑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庾隆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

前任寵待有加

今道弋將死

危辱在則

難所不致

後遺不致

字名則

子尚年

太守時

爲守副

永安所

乃帥所

而救其

得鍾其

楊宗突

遣陸主

爲人援

抗等會

軍奉始

四以年

先南軍

因上產

治軍領

永嘉五

名與本

王連字

起事葭

也及成

遷司鹽

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苦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
 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
 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
 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
 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
 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
 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妻孫氏朗少事司
 馬懿懿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
 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
 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梓潼又徙房陵
 後主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
 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
 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
 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
 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
 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朗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

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
 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
 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朗
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妻孫氏朗少事司
懿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
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
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梓潼又徙房陵
後主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
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
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
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
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
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朗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

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

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
 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
 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尙書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
 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
 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
 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
 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
 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
 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
 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閩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
 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闔遂越起不
 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羸不足
 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
 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文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

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
 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
 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
 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

閻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徵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閣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實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調流連皆此類也臣松之以爲談調貴於機疏之巧以著談嘲之變非其理也少與健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贈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嗣林音仕角反見字歷三郡監軍翬弟郁

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

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喜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留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留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留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徵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進南海相爲悲數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難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

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

尚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拱坐朝服

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感

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

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

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大亮而後正己屬統之主須遠建以保眾心是故惠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

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

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

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願有本末終不

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

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

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

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

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承數

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

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

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

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

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

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

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為牙門將

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為樂

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况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

蜀志卷十一考證

霍峻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郡曲宋本作郡曲

應待有加注高陽呂雅○元本高陽作南陽

向朗歷射聲校尉尚書注鎮南將軍衛瓘○臣明楷按魏志衛瓘傳云子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此作鎮南字誤

又注孫盛曰昔公孫述云云○臣龍官按此語已見于魏志陳留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為重出

楊洪君昔在栢下○宋本作桓下

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委意監本訛作委噫今改正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往郡疑作仕郡

又注後夷反叛辭冷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為汶山復得安○太平御覽反叛辭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為下多之字

費詩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太平御覽無下羽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臣浩按漢王太平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左遷部丞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監本訛作須大定

俟速建今改正

豈徒空托名榮貴為華離乎○華離冊府作乖離

蜀志卷十一考證

蜀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周羣張裕杜瓊許慈孟光

來敏尹默李譔譙周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置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各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其安七年越簡有男子化為星字于韓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十二年十月有五諸侯劉表卒西公專據土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曹公遺偏將軍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待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賴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

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
鈕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
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
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
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
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
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
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
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
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
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
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嗣名也當
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
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
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
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
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
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第曰成師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
仇第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
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
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
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
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

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
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
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己所推尋然有所因
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
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
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與不知其所以益土潛雖
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
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
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與孟
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
相克伐謗譎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
尋楚捷以相震擻其於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
怒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傲其訟
聞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
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
卒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郁漢書
常侍孟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
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
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
敏爭此二義光常譏譎譎音奴交反音休先
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
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
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
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
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
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
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
望於明德哉。祿但顧謝跋踏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
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
所回避為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
公文歷郡守少府
光祿勳河東裴儻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
光之右蓋以此也博編裴氏家記曰儻字奉先魏尚
書令潛弟也儻婦大為蜀守長史
如名壽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運
拜議郎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
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
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
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
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
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
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
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
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
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倣
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
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
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
空華頓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書漢末大亂敏
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

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
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
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
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
坐事去職亮集有敏曰稱軍祭酒與上郡諸人共憎
我何故如是敏年先帝在梓生此怨言皆成都初定議
禮用後劉子初鑿以為太子家令後復擢為將軍祭酒
拒也後主即位吾聞於知人自謂能擢為將軍祭酒
俗師之審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開門思感亮卒
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
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
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
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
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
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
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
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
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
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
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
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
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
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
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宋何子平後在魏諫曰其
子昭田蘇穆子如厚與外子游父確知其與亂韓
士說有以也嗟乎宋志無仁故君子先識之明者
備今雖欲願行威親之誅立純良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左右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

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執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徙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

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疆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邱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觀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

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進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福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邯鄲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

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

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

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

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

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

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周後主降

魏可乎則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取正統乎夫

居同天之道推選於其春秋之義周君死而後生

死位沉禮希天而可辱榮或人乎周謂君死而後

苟免亡禮希天而可辱榮或人乎周謂君死而後

土崩之亂絕不能君臣固守城借一難言之君倫

未盡何者絕不能君臣固守城借一難言之君倫

鎮夜以取後圖是時羅漢水險重兵嚴白帝雷步

若悉取舟自保據吳州之二師承命東國投此則

無所以推助也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迫

因思欲留則必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迫

能致所之壯哉斯言生有云儒夫之不濟則已耳

事康復社之敗豈或天助抑人謀夫之不濟則已

主謂實為臣方何邦之助抑人謀夫之不濟則已

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

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

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

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

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少陽毛詩曰文王既沒

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蜀高書即復辟為大將軍

秀才晉遷尚書蜀并死於亮者子孫繼仕國或有不

言故蜀大官及亮死於蜀者子孫繼仕國或有不

才同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望人子孫

中繼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望人子孫

上為秀談方今夫合德未康射化之始無以崇倫

洛管亡之六合德未康射化之始無以崇倫

而秀談方今夫合德未康射化之始無以崇倫

諸秀談方今夫合德未康射化之始無以崇倫

庶武植望之六合德未康射化之始無以崇倫

之秀談方今夫合德未康射化之始無以崇倫

重事西士之六合德未康射化之始無以崇倫

有運無所通以義彰故三洗耳投波伏見晉應符

昏則忠貞之義彰故三洗耳投波伏見晉應符

蜀表忠貞之義彰故三洗耳投波伏見晉應符

李常冠鹿皮車耕田穀和三年尚玄君命溫平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董仲舒著述撰定法訓五

從事李通名美曰仲舒始是書後古述無言不便

諸前雅丹青是圖壁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益宜振起通義之徒以救流遁之弊若秀蒙蒲為之
及蕭敬敷亂難定渠川中無人宗族馮秀拒曰各
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
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
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
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
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筑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
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
傳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
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
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
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
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
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
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
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取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
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撥
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
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又悠悠四海嬰
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
質兼覽博覽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
命幹茲奧秘躋躋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

出商書曰三考考績三考考績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
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殫
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
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與
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
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
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
既美且豔管闕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
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
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
己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
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
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
是從橫雲起但詐如星奇邪蠢動智故萌生或飾真
以難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
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
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
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
車服輪幸苟得如反如及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
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
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焚其領初升高岡終隕幽壑
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
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
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
恭之數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
順民政治之隆皓苦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

死盧今亦馬城量之金山珠玉合端邪獨之漢深此一物則有歐市之子已
三都亦向足言千戶之賦可齊隸拊髀以濟文臣楚客潛
隨也而以歌者不樂之可也作微鳴以濟翼也臣楚客潛
寇以保荆善為兩下先坐於能作微鳴以濟翼也臣楚客潛
見也願以技左右三所諫卒曰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
將師非禮以當之兵卒出解將請曰臣有請其兵而遂發之
齊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謀取日發又使歸軍取薪薪薪薪薪薪薪薪薪薪薪薪薪薪薪
門接琴而挾說日發又使歸軍取薪薪薪薪薪薪薪薪薪薪薪
無而相見期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飛入見期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高太堂楚連不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
龍揚激楚連不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
此能強楚連不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鄭去
常下悲夫君曰固秦然君曰固秦然君曰固秦然君曰固秦然
也上子孟秦君曰固秦然君曰固秦然君曰固秦然君曰固秦然
退已平莫不為宗下報弱薛薛薛薛薛薛薛薛薛薛薛薛薛薛
又而歌其生曰孟君之尊貴亦猶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足者徐動則宮殿也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
立若亡國之鼓也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秉轡
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秉轡
一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秉轡而馳名韓哀
士竦身於雲清入淮南子曰至盧敖翔乎玄闕若

深而目而玄準見盧頭而愈肩體上而殺下軒然方俯
風而視之方卷龜腹而食六合之外者非與之語曰惟幼
為背遊長不喻解周行遠至乎此北陰之者然不月而笑
夫好游於是州所行肯而遠之所生此其比夫乎日之戴
列星陰陽之州所行肯而遠之所生此其比夫乎日之戴
西窮突與之若我南費者濤潤之費之光此野有沈沈無
一窮突與之若我南費者濤潤之費之光此野有沈沈無
語上窮突與之若我南費者濤潤之費之光此野有沈沈無
之窮突與之若我南費者濤潤之費之光此野有沈沈無
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景耀六年
後主從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
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
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
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
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
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
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
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
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
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
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
之學士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卻正
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謙周所陳
禪讓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降魏之時之威快其斯
哀戚之痛者云亦

蜀志卷十二考證

杜微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勤元本作勸

許慈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何焯曰大長秋掌

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

用通經之士為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且仁

篤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漢太尉孟郁之族○郁後漢書靈帝紀作饒

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宜疑作密

諸君今改正

尹默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

○臣浩按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父歆習左氏春

秋事黎陽賈謨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

父業為之訓誥與范升爭立左氏學據此則此云

陳元方多方字疑為傳寫之訛也

誰周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郵眾以弱斃彊○

周入宋本作周文

嘗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嘗秦宋本作及秦

至冬卒注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臣清

植按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屬又如此

則其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

此為全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

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何焯曰元彥之去承祚

遠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臣龍官按上文既云

周三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于文義似費其

為裴注無疑

郤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彼圖冊府作

披圖

不弼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紕○弼元本作微

楚客潛寇以保荆注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

之子發○元修本作解齊將軍之憐帳多憐字

雍門援琴而挾說注鼓鈞乎不測之淵○鈞宋本作

若士疎身於雲清注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宋本

作至長不喻

又注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泥○沈沈宋本作汰汰

又注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宋本乃止下有

駕止杯洽悖若有喪也九字

蜀志卷十二考證

蜀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

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

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

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

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

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

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雖忠諫

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

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

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

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

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

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

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

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

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

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

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盧罔之言滅李陵之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

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

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

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

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

言未便發喪魏志曰文帝命發喪權答曰臣

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

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

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

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

輩幾人權答曰不啻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

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

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

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

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

絲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

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

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志曰習後貢恢於州涉道

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

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絲竹先主嘉之從

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

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

諸呂不肯附舉郡節
守王仇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

乃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

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

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

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

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

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

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

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

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康降都督張翼還以忠

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

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

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閒又越

嵩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

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

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

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

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字仲休忠為

人寬濟有度量但詠喟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

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

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

清望踰忠聞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

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子忠字

字文平南
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

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

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

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

於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

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進

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威奪

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

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

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

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

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

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

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

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

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

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

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

遇賊今入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

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

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

自臨之比爾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

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

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

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

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

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入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候反古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善舊傳曰嶷出孤微而少有

捐家逃亡疑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伯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疑以都尉

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疑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賈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疑宿與疎闊乃自舉詣

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善舊傳曰嶷受兵

上四下五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益部善舊傳曰嶷受兵報計滅焉類沙等從大兵致謀雷擊給糧費雖遠承隆其

無益也者帥得命即出諸處所或迎軍軍前討殺之

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青又反以馬忠

都氏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

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間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

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雋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徵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

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達弟隗渠等已降復

反疑誅達達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

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郭宇

頽壤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柞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

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柞定柞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

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捷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

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眾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

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疑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眈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為大將軍姿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眾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卒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即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數泣涕過旄牛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偕督率隨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蠶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

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者善傳曰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疎然託心如何宜明此意疑答曰僕未如子子未如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有識之士以為美談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者善傳曰疑風屬固疾至都疑為扶杖自乞肆力中原以疑初還股疾不能行中由是疑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行中由是疑遇天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臣為藩表守將若主未捷殺身以報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女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者善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賦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與後主深崇之雖古之節美士何以遠瞻說蜀世譜曰疑孫奔晉梁州刺史

蜀志卷十三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蜀志卷十三考證

黃權少為郡吏○毛本作郡史

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太平御

覽為幸作焉幸可慕作可慕

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注往者熒惑守心○臣明

楷按宋書天文志云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

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

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元本無地字

李恢任郡督郵○任元本作仕

馬忠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味宜作味音

味

張嶷而夷傲久自固食○固後漢書作錮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牟宋本作任

其督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宋本作其督相率

隨嶷朝貢者百餘人

蜀志卷十三考證

蜀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蔣琬字子敏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珍百姓眾入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

驕凶遠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眾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楫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眾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

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任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鄖人也諱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道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

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後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帝印願大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顧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煩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倍過人每亦不遺書記舉目瞻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食禕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愈禕允代禕數日人才力相繼若此甚遠此非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魏書通語曰司馬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命之任而屬曹儻逾交非其人私樹

子枝屬得蒙命之任而屬曹儻逾交非其人私樹

副士民謀以亂國也乙為然成威曹仲附己所以稱其任
一相干居勢不專不意豈大人經國為本之事乎若與
臣有謀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而向之日更以無妄若
以與君潛處之謂子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
亦與同職為潛濫不當矣魏之魏固讓州職禕復領益
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素家不積財兒孫皆
令布衣素食凡人十一不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
自身在外屢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
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
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
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禕歡飲沈醉為脩手
刃所害諡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
主禕別傳曰恭尚尚書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博
善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
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
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
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
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
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
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
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
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
守馬謖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備天水至
洛門案行會亮已到初山淮顧維曰是欲自害遂
亂事亦隨去時維謂諸葛曰明府西還冀無如違何
家日論人面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違何而
家在冀遂與郡史上官子儵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

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
未及遣即重中不得還歸蜀張郃軍敗維等所破
妻離等亦以維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繁保官以延
本此語與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
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
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
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
見主上魏志不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
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
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
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
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
汶山平康夷反維率眾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
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
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
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
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
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
能日贊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獲如
其功業以侯能者無以志悔之無及而十六年春禕
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
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
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
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

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

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國志曰維與皓初相善後主欲殺之皓乃請維去附錄維傳皓失言譏維而出後主初欲殺維皓見皓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會格鬪而死傅會春秋今賦口滿舒鬪而降乃謂其勇非其國也魏曰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其國則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若至陰平以降胡則烈乘虛襲城會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人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

蜀志卷十四考證

費禕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太平御覽無人字

魏降人郭修在坐○監本訛作郭循今改正

姜維仕郡上計豫州郡焉從事○州郡疑作州辟

冀亦不入維○毛本維下多等字

胡偉度也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此胡濟又一人非

艾傳改正

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監本且誤日今改正

傅僉格鬪而死注蜀命人代之○命宋本作令

吳札鄭僑能喻斯好○鄭僑監本誤鄭有今改正

自稱益州牧以叛注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

○監本誤遠復蜀祚今改正

集

又注設使田單之計趨迨不會○不會元本作不

蜀志卷十四考證

蜀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璩

衛繼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鄆邸閣督先主出至鄆與語大奇之擢為鄆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墮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温報聘

蜀志 卷十五

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抱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宏撥張臣音夷念反或作樂志曰長離離前拔光耀明左思蜀都賦補漢陰化不盡按天旋離離蓋謂丁宏之言多浮也

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中國之據拔其箭卷見衣發錄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獵母其子為拔箭一日芝見發箭在樹上引弩射之自發

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

益都春秋游學曰浩與廣漢治

築漢中李師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錡

浩稍還尚書僕射出為彭州刺史與錡等

大拜廷尉光武三年帝議廢太初立拜浩空年八十

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高第少以三拜浩空年八十

孝廉不就司徒綱字文高第少以三拜浩空年八十

行天下夫貪與待中綱字文高第少以三拜浩空年八十

威惠清忠名振國號曰八收同史曰受詔持節表案

揚都亭侯等七郡國號曰八收同史曰受詔持節表案

軍梁冀河南尹子疑策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賜

之安於其保不數揚五教無日月而專為以
 丞長於其食甘心好皆臣之切齒也謹係其無
 善忠良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書也御京師
 農時知蠶絲為皇太后無內寵方冀深恨網
 順帝雖知網言不誣然無史治冀欲網乃
 尚書以綱用廣陵太守若史不冀則欲網
 何前太守無用兵請單車受官詔當得門
 所稱要十餘懼走欲問長使還請嬰見綱
 即出見綱綱延置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綱
 後二朝多非其故民人相怨肆其私二千石
 罪父以福者乃非聖人也欲文不君之故榮
 若聞義相榮不願刑也今誠福為福之時也
 深計其利害嬰位曰荒裔愚仁及草二千石
 枉更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充相綱位何
 乎更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充相綱位何
 沒齒及得綱子所望也罪得全首領以就
 必死與人妻綱子所望也罪得全首領以就
 綱曰乞歸一旦解不願以職名汗明時也
 乃各從其意觀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然
 當封為民所過勤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
 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
 下詔褒揚除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
 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
 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庾隆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
 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翼背叛作亂翼舉
 兵討翼胃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
 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
 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
 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

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珍胃丞相亮聞而善之亮
 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
 軍追論討劉胃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
 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
 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
 為國小民勞不宜驩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
 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
 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
 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
 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率同行翼亦
 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
 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
 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為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
 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
 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
 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
 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
 成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
 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
 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
 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
 臣恐之以為芝以年耨預不自以為芝性驕傲
 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

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上鮮小鮮云鄭國東西
 相與不可無蜀蜀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
 垂神慮之保唯道與義道義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
 大帝王之固而欲連橫萬里丞相資小居偏鄙是
 恃山在許力難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是
 合從之計而秦以九國之固而難摧漢之大草能謀
 觀屬之計而秦以九國之固而難摧漢之大草能謀
 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諒哉乃還
 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
 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
 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
 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
 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
 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恩歸
 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
 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
 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
 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
 翼齊而在宗預之右翼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我力少於宗預之無也咸
 何能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
 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
 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
 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
 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
 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
 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

貳庖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
 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
 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
 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
 雖簡情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
 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
 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
 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
 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識
 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
 書督庖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有戲同縣後進
 氏更伯華關志曰密祖父母光春秋太史傳父早死
 通涉機密辦事少對官軍用有餘人問自足吳主與
 日夜不寐帶帶少對官軍用有餘人問自足吳主與
 主問事密少對官軍用有餘人問自足吳主與
 何沉論兄密征西將軍為弟之密曰長吳主及吳主
 欲與相見征西將軍為弟之密曰長吳主及吳主
 太子臣為太監子風禮書累下郡心在色主及吳主
 四歲九歲不童行母孤苦至孤弱月慈父遺背是密
 疾病九歲不童行母孤苦至孤弱月慈父遺背是密
 應門五尺童行母孤苦至孤弱月慈父遺背是密
 常太守臣侍童行母孤苦至孤弱月慈父遺背是密
 前太守臣侍童行母孤苦至孤弱月慈父遺背是密
 除具洗馬臣侍童行母孤苦至孤弱月慈父遺背是密
 臣具洗馬臣侍童行母孤苦至孤弱月慈父遺背是密
 伏惟聖朝以私治門下告託星火臣欲奉詔能區
 病日聖朝以私治門下告託星火臣欲奉詔能區
 苦特為允甚且臣少出託星火臣欲奉詔能區
 於名節尤甚且臣少出託星火臣欲奉詔能區
 人豈敢盤桓不有慮臣冀臣祖無以至此西氣命無

贊董幼宰

安遠疆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嘗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健為蜀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陳降都督住南昌

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敬獻文武當官理任行行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

神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魯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愛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押如

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容止操行劉璋

時為巴郡太守選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

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玄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

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據屬喪楊顛為朝中損益多矣顛亦荊州人也

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郡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顛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

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顛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期公以作家譬之

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與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

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

奴婢難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釋吉不問橫

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知錢數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

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與選舉

顛死亮垂泣三日鴻臚明真何彥英名宗蜀郡人

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節而名聞過

之劉璋時為健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

祭酒後援引圖議勸先主即尊號設詐之後選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

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諫議

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

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

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

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

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

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

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

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

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

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

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

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

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襁褓遂事成章偏任東隅

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叔至名到放南人也自豫州

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

永安都督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

既定為巴都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

侯監軍尚篤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

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

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

至尚書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

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

志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

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

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

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

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

可惜然連大雅之義先主怒曰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維郫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于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于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播播述**

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

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郫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縣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猇歸遇害于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郫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違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郫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于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備

主畏其威故森萌生亮身材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臧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還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卒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伯仙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還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梓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于

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偉南篤常**偉

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焉別駕從

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著書雜

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

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

也臣松之案著書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遊

之狂直不得在此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

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

三年為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

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郡人國

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還牙門

將出焉宕渠太守從在健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

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

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

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硤亭**文進奮**

身同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

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

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

有讓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餘為左中郎後為關中

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委世忠

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餘前在關城身拒

官軍致死不顧餘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

也豈由彼此以為異餘息著墓後沒入吳官免為庶

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

隕命於軍

贊程季然季然名義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

漢昌長縣有養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

中巴西太守應義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願

招合部曲有諱於璋說義欲叛者璋陰疑之義

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言索兵自助畿

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

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赦郁曰我

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

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

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爾畿曰昔樂羊為將飲

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己子吾

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為己厚陳謝於璋以致無

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為

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

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

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

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

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偏怨與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

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

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爲將軍，住公安。魏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大，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吳將呂蒙所誅。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濬爲荊州治中，與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郵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穎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

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卽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尙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

都。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蜀志卷十五

蜀志卷十五考證

鄧芝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瑋先主

傳作宗瑋

張翼高祖父司空浩○浩後漢書作皓

宗預權大笑嘉其抗直○抗直太平御覽作蓋直通

鑑作盡直

遺預大珠一斛注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保元本

作寶

楊戲楊戲字文然○戲華陽國志作羲

祁汰各早死注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文選李密

一名虔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輔國毛本作國

輔

贊程季然注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會華陽國志作

習

衛繼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大字疑衍

蜀志卷十五考證

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中嚴服治

以益贖文書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

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

為程侯吳錄曰是時江太守陸廣從子作宜春長

進諷堅答曰太守無文德內征外伐為功越界攻討以

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

以討卓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曰張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通鑑晉氏諸

伯父也及錄曰素先與堅共擊李桂賊以堅武官相

能揚言當先殺實實懼許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

勅曰兵久戰則勞苦所得賞望不足以講問衣何為聖

乞資直耳曰刺進及樓下客見開庫藏使自入視

我何罪堅曰坐無所依曰被使者徵誅君數日死此至

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英

假中郎將堅到南陽亦撤太守請軍糧咨曰袁術表堅

不聽調發咨遂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

請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
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
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
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
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
山兵有後患乃許得急來軍糧又肯見堅堅欲進
無利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斬之堅與本傳不見
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
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
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

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

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

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

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梁載之曰初堅討董卓到

其五千騎之帥都太守胡軫字文才呂布為騎官言

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緘月善言馬疲極當止

攻城諸將惡懼軫欲敗其軍軫言曰人城守備

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遣軍城中守備

無聲釋甲休息而布又言曰馬行十里城無賊出

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里城無賊出

已固穿墮已深於器不能進攻而還堅移屯梁東大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鬪憤

乃脫憤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

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憤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

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
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
術疑之故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
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
私警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
將軍深惡之術踰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悍堅猛
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
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
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
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卓謂

橫流顏色不變見策出壯內發辭令備候其志
 言乃若紹先侯一體動有報武長江名譽威備諸兵吳
 會多難若功業存立當與分憂長沙入策到母第
 君同符合策無有回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到母第
 使君會於南陽而言曰士好便行矣策曰老母弱
 惟先君之遺志未肯遂其交結術請使君孤始用其
 策太守賢從伯翼得都尉後請使君孤始用其
 術幾至危殆兵千餘人還策見術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
 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
 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
 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就
 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
 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
 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
 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
 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
 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
 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
 州刺史州舊治壽春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
 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
 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麀陳橫屯江
 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瑁瑒惠衢為
 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
 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曰表傳
 術云策下得恩在表助討橫江橫江劫因投其
 恨而以劉繇曲阿王朗之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

珍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
 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
 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與孫權相爭孫權
 彭屯相南策先下攻孫權策出戰孫權首領五百餘
 復合衆門不戰而奔因屯策江之還依破而能乘馬
 還餘牛猪營或賊告流日孫郎中後孫郎已死能乘馬
 之將於夜往到融走賊令左右大呼曰破之後賊首
 賊餘於策因怖夜通融策令左右大呼曰破之後賊首
 備別策以融所屯融轉攻融固乃舍去下攻高壘繕
 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
 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
 奔走江表傳曰百姓聞策少壯有魂魄長吏委城郭
 犯其山草及至軍士奉命而前戰無不捷策入曲阿
 賜其劉繇遺將融等故部曲及弟發策入曲阿無所
 四軍者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咸江東之
 盛勢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
 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
 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
 等吳景等曰時有烏程郡錢銅引兵撰合浦太守
 兄弟皆曰已集聚獨與給一老翁何堂足復之乎今
 策弟孫策自計虎高聖引使弟與許之
 美曰策知其能坐躍也乃捷以手執鼓之立與許勇
 乃然策知其能坐躍也乃捷以手執鼓之立與許勇
 虎中程普其死也昭有義於許昭有義於許
 友謂此大夫之志也事見後注昭有義於許昭有義於許
 也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

吳志卷一考證

孫堅三十六萬一日俱發○臣龍官按萬宜作方想當時傳寫誤方為万因正万為萬魏志賈詡傳注層三十六萬方則又多一萬字也

卓對應不順○對應宋本作應對

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天兵宋本作王兵

晏然自若注各字于謙○毛本作于謙

拒維九十里注兗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

○兗曹以下疑有脫文

平塞卓所發掘注且有五色氣○文選作每且有五色氣

為祖軍士所射殺注劉表將呂公○後漢書劉表傳

注中引英雄記作呂介

孫策堅薨還葬曲阿○何焯曰按此云還葬曲阿而

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拔

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以堅部曲還策注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依舅

監本誤依舊今改正

乃攻破虎等注策引白刃斫席○白刃太平御覽作

白削

又注虎衆以其死也甚懼○以宋本作聞

策以書責而絕之注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輿亦猶未

也○毛本作廢主自輿

封為吳侯注遺議即王輔○王輔宋本作王諱下同

又注聞其言以為不然○北宋本作始聞其言多

始字

又注瑀陰襲圖策○疑作陰圖襲策

又注仰榮龍顧所不克堪○宋本作仰榮顧龍

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注斬虎狼韓晞已下

二萬餘級○臣明楷按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

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則此

虎即表從子也狼字宜衍

又為子章取賁女○章當作彰鄂陵侯也

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注名為仙人鐘○一本作仙人

錄

年二十六注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推几宋本作推几須臾卒北宋本作其夜卒

吳志卷一考證

吳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

長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顯大江有權

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

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

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

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

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

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

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

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

使賀齊討黠歙音伊分歙為始新新定改新定焉

安犂陽休陽縣休陽縣海寧改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

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

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

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

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

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

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

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

不驚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

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

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

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

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

以其半救軍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

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

荆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

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

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

為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

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

軍數其齊肅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得油船交渡

其既退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

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

皆懼擊手奪不得去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

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肅然數日生子當如孫仲謀

劉景升兒若豚犬耳權為腹心不得安曹公語諸將

曰孫權去別紙言足下不聽安曹公語諸將

公使弓弩射殺其船還死於權初曹公恐

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

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

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

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

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

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史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

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以

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

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

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

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

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

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

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

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未下撤軍還兵皆

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

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魏帝春秋曰張

無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津橋得去是急追自答曰是

左馬給使也超馬後使權得免即拜性忠果亮烈言不苟

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慶亭慶音陵反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

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

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棧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關之驛

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

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

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為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

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雲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

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

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歸望曹公因以為據

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

年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鄴

筑陽筑音通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

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魏略曰

中星氣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曰野

欲先車而後驅之為卑則可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

致討然後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

而專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

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

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

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

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

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

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

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

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

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

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曰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

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

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

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

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

世作佐深觀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

自江出為海漢為泗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紵

南方之貢普道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

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

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

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

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

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

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
 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
 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
 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
 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
 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
 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
 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
 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柎鬯一卣圭瓚
 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勛相我國家永終
 爾顯烈伯江表傳曰權軍臣議以錫州伯復何損邪遂
 受公亦盛曰昔伯夷叔齊不辱刑戮與蜀之君三分天下
 而民化其節或臣節者是以知其不能身居無
 於漢代其能固也向使權臣之義終身無
 合仁感百世哉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
 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
 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
 拒之道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
 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
 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
 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
 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
 克獨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
 無所施其巧今計此肅正似其事將軍勉之而方曉
 足折其支離未割首吳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于亦
 權其計支離未割首吳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于亦
 詩賦與魏書表明詔答曰老馬又宜加鞭所深人與
 身免所歷曰權以表聘使功勳宜加鞭所深人與
 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
 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
 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
 與之言禮皆求若此與之可
 為子耶彼方有者於西瓦石江元輕也其愛子重何
 而石齊何以其代也子惠子西瓦石江元輕也其愛子重何
 與之言禮皆求若此與之可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
 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
 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
 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
 身免所歷曰權以表聘使功勳宜加鞭所深人與
 詩賦與魏書表明詔答曰老馬又宜加鞭所深人與
 權其計支離未割首吳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于亦
 足折其支離未割首吳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于亦
 無所施其巧今計此肅正似其事將軍勉之而方曉
 克獨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
 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

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
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
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榮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
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
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
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
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
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
恥國語曰理無成則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
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
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
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
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吳志卷二

州進討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參以靜三又前都尉浩周勳
君遣子不終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
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
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
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
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
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至徐州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參以靜三又前都尉浩周勳
君遣子不終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
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
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
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
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
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至徐州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參以靜三又前都尉浩周勳
君遣子不終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
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
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
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
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
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四八九

魏何遠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年是年權主今日遣之憂不
曹重乘空弄權而求和議者內有兵多傲來
孤赤心用我有利宜當土地通外間陸萬端而長巨
不見便守志不觀復有動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
為應納才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
邵初為請罪相威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事
創基位君首相也自推其位不立傳聞變對吳事
已博物記云與張惠名位不立傳聞變對吳事
章氏作史蓋惠名位不立傳聞變對吳事

為丞相南書曰博覽衆書氣陳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
立難將平中令復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
先伯知天命舊說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
西伯文王能與化帝命光無以難心奇其辭使舉當
是禮送甚厚不尚西帝命光無以難心奇其辭使舉當
室乃不復娶聞而書之姓色立妻早子宗乃上疏以宗
能計算衛將軍全表稱職長子壯宗乃上疏以宗

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
沒諸縣衆數萬人是歲地連震吳錄曰是冬魏兵
有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
時大寒冰凍不得入徑路夜要之詔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
之天所限百人於徑路夜要之詔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
還蓋以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
郵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
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
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
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

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皇見分
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以全琮為太守
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
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
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
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
犯者耳君以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
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
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
書載子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
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
納用者寧得以免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
雖聞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
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顧
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
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
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
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是歲分交州置廣州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
之鈞臺源時風大盛谷利令權大取樂口者斬工何
頭取羅州利拔之向施行乃還權曰阿衡長水何
也利晚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誠於何
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是利利曰敢以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
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
陽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

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魏表傳曰年歲將軍罷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文曰皇帝臣權政戶立壯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事國二十有二年歷年四十四有行氣數終神運

有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

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

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

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

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鄉門也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

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

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

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承釁劫

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

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

不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不凶

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

苗千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

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敵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斐湛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勳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悖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凌凌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凌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諸從者四百許人張雲杜德黃繼等及其人棄置遠東
 置玄菟郡重可三北郡等皆舍於民家仰其
 領食積四死許日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國命自
 心使燒城郭活其長吏為國報讐然後伏死是陰相
 恨約當便會七月長吏為國報讐然後伏死是陰相
 所約當便會七月長吏為國報讐然後伏死是陰相
 谷時病創著閉城門復德前扶與相守悲泣
 所建生相守俱死於無日何益也德曰萬里流
 羣捕果食之不忍相委於是推何遜使前德獨留
 等捕果食之不忍相委於是推何遜使前德獨留
 於大喜即受命及主簿隨言得建何遜使前德獨留
 皮衣二十日等見權悲喜奉表稱臣貢紹皮者拜殿
 服珍寶刺史謝安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
 遺主簿劉客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
 十餘人質之宮與官是謝罪上馬載百八十四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
 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
 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
 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
 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
 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
 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
 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
 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雷魏使以馬求易
 珠璣翡翠璫瑣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
 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界直

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
 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
 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
 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
 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
 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
 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
 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
 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
 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
 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
 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
 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
 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
 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
 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
 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
 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
 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
 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
 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
 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
 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
 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

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

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郭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尙未恤俱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

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軍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氣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

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柵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

除中道至高山層軍以待之說覺而退二月權適南

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

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權詔曰傳載

所行通更伏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權詔曰傳載

桑徒武昌村瓦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

十一月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

若不終日羣傲其各屬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戒三

月宮成夏四月兩雲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

虎仁端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詔曰古者聖王積行

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

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

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

隨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

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

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

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

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

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

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

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

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吳錄曰羅周旋民間語言飲

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

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

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

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

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小

事往往有驗盛曰盛年志表與臣在側廢婦立席

命來福妖邪謂士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

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

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十

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

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

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

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

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

陵傳子曰孫策為入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與

地諱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

復心肯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

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

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

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皆嗣廢斃

馬融注尚書曰殄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

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

罪之子雖為北魏然國之傾覆自由暴時若權不廢

和皓為世適終至滅土有伺星此則慶國由於不

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四九七

吳

志

卷二

吳志卷二

吳志卷二考證

孫權多勸權迎之注旄麾南指○北宋本作旄麾南指

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江陵宋本作夷陵

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太平御覽

作生虜禁等多生字

又遣朱光等歸注曹公因以為據尋遣南還○宋本

作尋遣還南

冬魏嗣王稱尊號四月劉備稱帝於蜀○臣清植按

於丕書嗣王書稱尊明其為漢之王而備稱尊也

於先主則書名書稱帝而已即此亦見此書之書

法不苟

注魏啓曰○魏啓疑作魏略

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注吳書○疑脫曰字

并獻方物注少總經藝○總宋本作綜

僅以身免注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述以搖動江東

○轉是宋本作轉足

讓者怪之注背棄天地○宋本作背棄天施

又注徂挾累世○徂挾宋本作徂挾

又注以為焉冕錯不發削霸王侯之謀○北宋本以

焉上多臣字

有如大江注又焉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

焉將疑作督將

又注惟恐赤心不先暢達○不先冊府作不克

又注又欲為子於京師求歸此權異心之明效也

○臣龍官按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

真則此詔語非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

諸本俱同惟冊府作無異心是

改四分用乾象歷注土盛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

○未祀宋本作未租

劉備薨于白帝注乃引刀自刺○太平御覽自刺下

多中乳房三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宋本十一月上有

冬字臣清植按後主傳云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

吳芝本傳於時芝正入爲尚書此作中郎將蓋異國紀錄之誤而編史者因之

以太常顧雍爲丞相注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勸宋本作勸

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何焯曰三郡上不著丹陽吳會疑是脫文

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琮當作綜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聞中令孫綜稱藩於權○閔中令通鑑作郎中令

加淵爵位注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何焯曰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裡禮缺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及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

又注復書曰○應作復奏曰又注故國之於郤命使事天○便宋本作使改正

又注庶無罪悔以迄於今○監本訛作罪侮據詩皆不克還注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到還宋本作倒還

虜得男女注文士傳曰○監本誤文字傳今改正又注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臣浩按張昭傳注引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探周漢撰定朝儀孫紹此作孫邵鄭禮此作鄭札疑有一誤

又注與雲詩詞往反○毛本作與雲詩相往反三年春正月詔曰○宋本作春二月

年穀有損而吏不良○宋本作而吏或不良多或字大將軍諸葛瑾取租中注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臣明楷按殷札疑作殷禮張溫傳載權罪溫令曰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又顧邵傳稱雲陽殷禮官零陵太守台二傳參校作禮爲是蓋禮之於札爲傳寫而互異也

又注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通鑑作直

指襄陽

又入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監本作不獲臣龍官按文義當作護即指上多作舟船繕治城郭而言謂此不遇爲保護境土之常非有他意也今改正

人言若不可信○若宋本作苦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注何權在苑守公卿諸將

在門未入○宋本作何權在苑中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何焯曰今道當是孫氏所鑿雲陽即今丹陽

吳志卷二考證

吳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于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租城東與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母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遷都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之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士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

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隕於斗牛註表傳曰是歲文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眾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於襄陽欽詣峻降淮南餘眾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於高亭交戰珍敗續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陵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璜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繇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繇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繇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繇繇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

繇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
繇事覺繇殺惇追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
刁玄告亂於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

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

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

繇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

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

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方
特制今大將軍問至中藏取寶璽中邪亮後出西殿問
會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寶璽中邪亮後出西殿問
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外汝求邪亮曰向
求寶不取與黃門推服侍中曰易知耳令破風失
辭語不取與黃門推服侍中曰易知耳令破風失
今外溫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中外莫不驚
州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

其求宮中亮呼黃門將有數不取與亮曰必是此也
問黃門長首伏即於目前加亮鞭斥付外署臣此之
其以風夫新者亦表裏皆黃門取邪亮曰必是此也
焉如也

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觀長史吳

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

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

魏秋七月繇率眾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

繇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

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

兵校尉鄭曹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

食引還繇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繇自

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
奔魏十二月全端憚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

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

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

日亮以繇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繇九月

戊午繇以兵取尚道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

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

威沖受學大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

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

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

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繇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

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繇等所以奉迎

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

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

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

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

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

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

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

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

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繇以兵千人迎

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
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繇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繇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繇即日伏誅己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疆贏課其田畝務令
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
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
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
俯仰而已諸卿尙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
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
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
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
自殺衛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屠殺之至晉太康
中吳故少府丹陽縣縣近亮喪葬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
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
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博南郡人少好學修節
不計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
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
子立子暉為太子大赦吳紀載休孫曰人暉有名耳以
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年伯仲古或一字今人
也庶齊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

日更生穿土中出

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
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
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閒常晨出夜還
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
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
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
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
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
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
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
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
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
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
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
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
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
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
之鏡魏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
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

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
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
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閒常晨出夜還
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
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
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
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
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
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
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
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
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
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
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
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
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
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
之鏡魏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
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

昨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短促懼曜冲
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
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

交趾調孔爵大豬巨松之葉瘴氣吳官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趾郡吏呂興等

反殺太守孫諧諧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

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

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

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

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續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

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

罷呂興既殺孫諧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

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吳歷曰是歲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

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

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向章略長吏賞林及

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

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

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

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

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口表傳曰休薨

呼丞相漢陽與入令子單出拜時年三十諡曰景皇

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于廣漢諸家取

帝版以治城所獲甚多復發一冠其高可以乘馬

帝銅鑄人十枝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

似座公王之家人皆持石壁言殿中人髮已班白衣冠待

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
尸兵人瓜從死人腹中透出壁兩耳一玉長一尺許
有黃金如盤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

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

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趾攜叛國內

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或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

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嚆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

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

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

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續大將軍丁奉為左

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

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

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羣為豫章王子子汝

南王子子梁王子子陳王立皇后滕氏初立發後

志士民開倉賑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皓既得

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

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舅何

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趾太守之郡晉文帝

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齋書

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

下禮所建是故大望純德既聖人稱大然後上

生禮所建是故大望純德既聖人稱大然後上

下禮所建是故大望純德既聖人稱大然後上

定每六十餘載金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與仁壽百性

兵發但妻于云天子侯前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
陽為吳興郡樹藩屏秦段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
陽羨郡安流之便注烏程郡宜立郡以鎮山越且
以善與明陵幸承大綜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
治鳥程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
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或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
宮也昭明宮方五初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
吳歷云顯明入山初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
石歷云顯明入山初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
起以山德觀觀廟傾巧功役之冬十二月皓移居之
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二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
空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
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
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晃等所破皆
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
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
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
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或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
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
月左大司馬施續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
殺馮斐擅徵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
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
東觀令華嚴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州郡論

九真日南皆還屬等春秋日初霍弋遣楊稷毛昆
等而受使彼來無罪已取無能義內訓吾民外懷
乃受使彼來無罪已取無能義內訓吾民外懷

郡以武昌督苑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
卒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為本名宗或問其故
氣類也其無德致客夜者冬負奇之廣被庶可得與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
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計數十

年元

所出感屏遷先時皆勳遂至公矣之西苑言鳳皇集改明

人皆夷三族犬赦是歲右丞相萬或被譴憂死徙其

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此初時游華里或與不事留平

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時聞知以或傳等舊臣且

以計忍而陰平覺之服他藥以死何定奸穢發聞伏

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

侍皓以爲樓下都尉與相繼專先帝威福而皓信

任委以事定爲子少府李暹女諸將定好金請

萬里遠求尺口誅之使所獲無幾吳具直錢罪

於宛令皓以爲忠勤賜爵列侯使徐歷曰書照又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

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

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

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

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

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

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

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郡氏家傳曰碑碑字温伯時

不白妖言事由在己非府君罪史更上碑誌無以列明

不白妖言事由在己非府君罪史更上碑誌無以列明

不白妖言事由在己非府君罪史更上碑誌無以列明

不白妖言事由在己非府君罪史更上碑誌無以列明

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

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

分鬱林爲桂林郡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

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

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

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

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凌湘東太守

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後

郡若早民無資陸表求振貸皓謂於欲使人思以刀

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

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

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

印穿三印封發天赤下當太平相似宿屋巫謂言之石

印穿三印封發天赤下當太平相似宿屋巫謂言之石

印穿三印封發天赤下當太平相似宿屋巫謂言之石

印穿三印封發天赤下當太平相似宿屋巫謂言之石

印穿三印封發天赤下當太平相似宿屋巫謂言之石

印穿三印封發天赤下當太平相似宿屋巫謂言之石

印穿三印封發天赤下當太平相似宿屋巫謂言之石

印穿三印封發天赤下當太平相似宿屋巫謂言之石

印穿三印封發天赤下當太平相似宿屋巫謂言之石

吳志卷三考證

發亮心自不安○太平御覽作心不自安

勳為亮納○太平御覽作勳權為亮納為妃

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臣龍官按以孫休永安元年

與皓元與元年例之閏月上應有建興元年四字

未有嗣君改元而不書其紀年之理

召還據等聞琳代峻大怒○臣浩按文義似應作召

還據等據等聞琳代峻大怒應重書據等二字

日於苑中習焉注緣選燥矢故成亮之慧○慧監本

作惠今從毛本作慧然晉宋以下史慧惠多通用

詔州郡伐宮材○宮材毛本作官材

孫休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于休宋本作干休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南郡宜作南郡

大赦注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治民宋本作

正民民則宋本作民聽

又注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宋本然作休

癸未休薨注休寢疾口不能言○監本訛作日不能

言今改正

孫皓宜期至懷注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孫休時

太平御覽作景皇時

又注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西王冊府作西主

儼道病死注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太平御

覽作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

九真日南皆還屬注瑞等怒面縛良詰之曰晉兵賊

○兵字疑衍

送付建安作船注吏收贖喪○監本訛作更改贖喪

今改正

太平始注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七穿宋本

作七穿

又注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諸乎○宋本無

為字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注儼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

不法○表立監本訛作表正今改正

又注彈曲承言收繫罔圖○收繫監本訛作收累

今改正

又注取小妻三十餘人○宋本三十作二十

所在戰克注佛不肯去觀自往率之謂曰且夫天下

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臣炳措按且夫二

字疑衍或為巨先之譌巨先張佛字也下文佛曰

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明為彼此相字

暗惶懼從之注暗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

謂皓宋本作請皓

延請相見注郡四十二○太平御覽作郡三十三

諸子為王者拜郎中○太平御覽作皆拜郎中

五年皓死於洛陽○臣清措按蜀志於安樂公書曰

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而皓則書名書死亦見史

法

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豫字疑衍

過厚之澤也哉注則天人殛之○宋本無人字

又注遂掃清宗祊蒸煙皇祖○宗祊監本誤宗枋

今改正

又注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何焯曰文選無鍾

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

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拜左將軍黎與離

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臣浩按李善所見之本

必可徵信但此斐字恐枚字之譌鍾離枚為武陵

太守以少眾討平五路事在蜀并於魏之後作枚

為得也

又注分命銳師三千○宋本作五千

吳志卷三考證

吳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子徽 壹子巨 壹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子子封牟平侯

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繇漢書曰繇學父

業以經明舉賢良方正為長子官御史大夫除

道視事數年以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供養後

將軍府大匠山陰會稽太守治數十里郡中在

百餘里見勞年皆八十餘相率送龍山入谷

絕狗吠生竟夕至郡安他時求去民對曰山

來送龍至民間老得安他時求去民對曰山

太守藏龍無是龍受值大錢今會稽龍去取

家不藏龍無是龍受值大錢今會稽龍去取

侍中兗州刺史繇與昔曰繇父與一名方山歷位

己受以虛繇年十九從父繇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

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

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

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

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

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驕驥

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

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

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

攻沒諸郡繇繇道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

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

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

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

日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食且

若收合吏民遣使負獻曹州北連豫境西接荆州

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

濟必相救遂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守朱皓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

謂融曰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詳殺皓代領郡事入

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

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

者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

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

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

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

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

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

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

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搖動融將男女萬口馬

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

相薛禮為陶謙所傷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

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

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

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

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

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

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威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與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妻妾希見其面諸第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遊門無雜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

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閒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偏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遺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墜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穎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苦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卓相害流壹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勸領九真太守勸者門郡勸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爽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蕭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高州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能起立頭搖胸手足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臣候官人也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

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厥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閬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答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

吳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破虜吳夫人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真租下現

權步夫人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孫皓滕夫人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

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

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愆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

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

女授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

我德今也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月日景常隨堅

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守討故太

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

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

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

又擊竿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

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

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

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

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

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

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曹魏騰以注意見

諸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

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拾遺

汝功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建

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

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傳建安十二年

年皆有貢舉分明年九年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為

將封新亭侯卒吳主曰權征荆州奔奮子安嗣安坐

黨魯王霸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弟溫顯譚封都亭

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屠女也屠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嬰漢尚書郎徐令

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

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

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

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如

太守並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

親堅以妹妻真生現現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

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

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現母

時在軍中謂現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

矣如何可駐現曰宜伐蘆葦以為泅佐船渡軍郭景注

水中軍也現具啓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

走竿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現領丹陽太守會吳景

委廣陵來東復為丹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使第

現會景還以景前任丹陽太守現討而代

現現召現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

現現召現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

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現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現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隲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子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夫人性不妬忌。

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懸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琊人也。吳書曰。夫人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

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克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欲立之。夫人自謂。子與袁之。無不育及步夫人。竟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盪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十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戚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懼全端全諱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

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克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欲立之。夫人自謂。子與袁之。無不育及步夫人。竟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盪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十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戚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懼全端全諱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

全衰弱會孫繼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侯官侯夫
人隨之國居侯官尚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亮妻惠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休妻其甥事

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

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

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

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

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

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

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

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繼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

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

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

見逼薨合葬定陵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
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
子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
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
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
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苦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
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和尊和為

昭獻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
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

逸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

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久死

立者何氏子云皓問曰皓以張氏女為妻

孫皓滕夫人故大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

以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

郎皓既封為程侯聘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

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

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恆左右

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

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

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

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皓又使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
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
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

然後克免斯累邪。

吳志卷五

吳志卷五考證

孫破虜吳夫人甚有補益注策功曹魏騰○太平御覽作魏勝臣明楷按吳範傳作魏勝注引忤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事與此合蓋騰與勝音同勝則滕字之譌耳

吳主權徐夫人復為丹陽守注乃復用景召琨還矣○還矣宋本作還吳

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漢丹楊郡蕪湖縣東晉始改名于湖此于字疑衍

吳主權潘夫人夢有以龍頭授己者○以毛本作似孫亮全夫人尚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道宋本作道

孫和何姬植宣成侯○北宋本作宣城立者何氏子云注臨海太守吳熙信譌言舉兵欲還

誅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宋本作舉兵欲還秣陵誅都多秣陵二字都叔父信作都叔父植

吳志卷五考證

吳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靜子瑜 孫詔 孫桓 孫賁子驥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道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鬻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高遷之案今永興縣有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事太傅陳蕃稍遷開陽太守曹公起義昕前討後遺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餘人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郡本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焉瑜皎奕謙嵩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琳

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尤以眾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少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

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

賁所居作汝南太守而令賁將軍領兵

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

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

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

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

豫章進封都鄉侯

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

變欲實之於法論者多有為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

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

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

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

濬意即解燮用得濟

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

安熙績皆歷列位

下先望

諸葛亮

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

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

十

孫匡

孫匡

諸葛亮

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

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

十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孫匡

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埃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眾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弈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晉諸公

平降為渡，遺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夷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儀容端正，器懷曠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頗淵擢為武衛將軍，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勦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南將軍，桓子，卒，長子，顯，字建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成，鎮世，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獲全，常使二人記事。

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即皆當如今宗室，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吳志卷六

吳志卷六考證

孫靜令促其嬰岳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

朗○四維然火宋本作羅以然火

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臣珣楷按孫亮傳云太平二

年夏口督孫壹奔魏魏志高貴鄉公紀云甘露二

年魏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四

初三年死疑誤黃初二字或衍蓋壹以甘露二年

奔魏甘露四年死適當三年則云壹入魏三年死

于文義亦合也

孫賁賁不就棄妻李還江南注景即棄守歸賁因而

獲免○監本訛作因而後免今改正

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九歲無領郡理

疑脫十字

濬嘗失變欲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為言○監本訛作

多為有言今改正

孫翊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注君過聽不以某鄙

數見訪及○監本訛作不以其鄙今改正

孫匡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握兵毛本作提兵宋

本作提兵

孫桓作橫江瑯會卒注慎子丞字顯世○丞晉書作

拯下同

又注皆嘗如今宗室○太平御覽作皆嘗令如宗

室

吳志卷六考證

吳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昭字子承 休 顧雍承子 仰 仰子 諱

諸葛瑾少子 融 步騭少子 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識宜為舊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五大國之議士君子論云起元建武昭著論曰客有見五大國之議士君子論云編也取乎經論醫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思意食之在喪故聖人順天親臨之性制莫重焉敬在三之義君臣尊卑之禮夫禮之所由起也禮者天之經也禮者天之序也禮者天之節也禮者天之制也禮者天之法也禮者天之度也禮者天之則也禮者天之紀也禮者天之綱也禮者天之目也禮者天之門也禮者天之路也禮者天之室也禮者天之堂也禮者天之室也禮者天之堂也禮者天之室也禮者天之堂也

吳志 卷七

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吳書曰昭天下分裂懷命者衆昭事曰淺恩澤未洽一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平權每出征留昭別領幕府事後黃中賊起昭討之權每出征留昭別領此希復將帥常將左右為謀章賊臣權以昭舊臣特選重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且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權於武昌臨鈞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

五三一

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
 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
 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
 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
 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
 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
 及言權位謂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欲發憤功健流
 汗昭忠諫亮直曰大臣節權重之然所以不相昭
 者蓋以昔駱周喻魯肅等議為非也休松之以為張
 氏誠以斥運初選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
 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實以清一
 則六合焉一荆蜀大兵連綿結遂為戰國之弊哉雖無
 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吳融歸漢與國升降
 張魯降劉璋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
 為其可測量哉然則正乎昭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
 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
 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啻
 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
 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
 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
 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數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
 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
 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
 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
 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
 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
 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
 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

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
 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
 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
 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
 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
 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
 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
 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
 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
 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
 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
 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
 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曹聖曰張
 臣矣夫有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退則
 忿對之有且秦穆謀不卒則西成晉文怒終成何
 業遺誓以悔過見歸孤而無怨總之辭君臣道奉
 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君降心不遠
 而復是其善也昭為入臣不廢權得道臣其後失風
 夜匪懈以延來譽乃道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
 豈不情哉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
 巾素棺歛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吳略曰荆
 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爾正平正平聞之
 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克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
 不如正平言之無筆迹也加吳中解然猶自義如此
 人信一而乃播種恨其不禮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
 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隲
 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
 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
 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

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峻相

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

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

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

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

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世

後以衛尉領中書令留侯二子修機孫孫時位

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

傳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

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

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

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

聞而勸焉遂為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生

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

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

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吳書曰休進授指

並有章蔭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吳書曰休進授指

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追暮乃歸休上疏諫戒

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

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

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

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為險詖休素所忿吳錄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曾祖父奉蔡伯

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

雍為承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

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

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

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

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為人不飲酒宴言語

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

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

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

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尚書事其所選

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

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

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

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

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

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

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

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

言無所施詎即退告權曰顧公傲視是事合宜也其

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當重恩宜有所檢製權以

為雍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有所陳欲成功而

專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久之呂壹秦博為

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

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晉辱壹雍責敘曰

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

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

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

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

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

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裕子裕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南名士任吳為黃門

孟著少辛表贈位元帝初鎮江東同榮司馬禮選

士字裕近出游學見管仲孫一權統等聞之問之

罪云盜百錢戲語使往須臾見目所啟方今當

卒官子譚承

善所在皆此類也

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

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乘疾病

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

唐丁誦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為程吾粲雲

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

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

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

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

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

射僕

而常

著若

奔終

父扶

常將

徐人

人

五三四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
轉輔正都尉陸機謂傳曰宣太子正位並官天子
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眾而譚以清
議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羊徽之皆以清
秀稱其名而亦為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職
以權穀食稱善以為為於徐詳雅性高亮不修膏氣或
謂每省簿書未嘗下筆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

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
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
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
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
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
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
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
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
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
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
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薨
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
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

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
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
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
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
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
以為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
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錄曰全琮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
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
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
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
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
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
郡臨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
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禮記居喪至孝瑾少
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謂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
軍有功而誅李之帝追錄封王孫諸葛侯并正為
所說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
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
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
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
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
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
難以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
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
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
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
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

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彘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賤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覲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吝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臣松之云此為劉后上關羽為劉主定霸功未可必是為威聲遠震宜其經略孫權晉包魏心助魏除害於茲而止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斷憤痛已深豈此為寬為辭章所能迴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子瑜聞於陸遜表深與瑾無二人自密議瑾之意權報曰道不與非義同言且徐皆隨孔昭至吳孤曾語子瑜曰子瑜若留從卿者孤當以身為之書解玄定意自隨二人子瑜答曰若留從卿者孤當以身為之書解玄定意自隨二人此乎孤前得妄語之不往也其言足證神明今當此即神交非外言所問也如卿意至佩封表以示子瑜

瑜使如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保境為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乘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不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讒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為翻明帝一時明主而史載之者皆以主幼國疑或當以難失之於明帝

而事者必請王黃王之世可不謂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三方皆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不及亮而敏行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保其為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龍貴少而聰敏爭為爭奪皆融所制諸人會佃陵男女名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擲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蜀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亂融遣諸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反恪被誅融果割金印賜服而後死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音有大步騭與七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旌字深能除不費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吳書曰旌字深能除不費會稽焦

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取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取吳書曰旌字深能除不費會稽焦曹掾吳書曰旌字深能除不費會稽焦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

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
 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
 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厲於是條于
 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
 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節南鄉人少以十
 歲後進題曰品藻曲有條貫人以此服之權擢以
 為選事雖得才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
 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
 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
 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
 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
 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
 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到都守邊匈奴
 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
 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
 之醜誠擊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
 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
 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摘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
 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
 踴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
 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
 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贖成輕忽人命歸咎于
 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
 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
 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黨神明
 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
 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

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
 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
 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
 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
 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
 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
 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
 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
 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
 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
 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能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
 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
 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
 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更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
 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
 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騰前後薦
 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
 其言多蒙濟賴吳書曰陸遜言曰北陸人王濬等以
 盛沙壅江以大河荆州夫備不豫難於應卒宜為
 之防權曰此頭為若何能自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
 言當以牛千頭為若何能自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
 言所言云每讓步陸表輒失笑此江東開闢俱生等
 有可理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
 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
 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
 得眾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
 嗣統騰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
 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為

繞帳督圍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隲及嚴畷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揔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譖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

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旣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旣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戎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籌方直動不爲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隲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志卷七

吳志卷七考證

張昭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頗而此公性剛

○領通鑑作顧

造作攻城大攻車○下攻字疑衍

顧雍雍從學琴書注故雍與伯瞻同名由此也○毛

本無由此二字

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官府

毛本作官府

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注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

國患○欲同手劍之宋本作欲因會手劍之

邵宇孝則○太平御覽作孝時

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世說注作或諛讓而去

或結友而別

陽羨張秉生於庶民○太平御覽作生於民庶

烏程吾粲○毛本作吳粲何焯曰古書吾邱壽王多

作虞邱而虞仲亦作吳仲庚信作吳明徹墓誌用

吾彥事對吳起據此則吾與吳同

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注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

○等宋本作以

還屯軍章阮○章阮宋本作章阮

諸葛瑾瑣邪陽都人也注時人謂之諸葛○廣韻注

作時人謂徙居者為諸葛

又注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道錄其

孫諸縣侯因并氏焉○何焯曰按孝文時侯者十

人無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卿嬰何功德而

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易於反掌注紆曹公移都之計○各本紆俱作行今

改正臣龍官按當作紆當日雲長威震華夏孟德

恐懼欲遷都以免之今荆州為權所破羽死而操

安遷都之計可以緩也

比蒙清論有以保分○保分冊府作保全

比之於操萬不及也○比疑作丕

步騭權遂命騭上益陽○遂監本訛作逆今改正

衛旌李肅注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太平御覽

以為下多選曹尚書四字

多蒙濟賴注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騭所言○有疑

作與

叔嗣雖親費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疎賤談稱其賢○

臣明楷按傳稱張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又

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叔嗣承弟休之字傳無

憂敗之文叔嗣二字當作元遜蔡文至即蔡款吳

錄云款字文德此作文至即名求義作文至於款

更協文德誤也

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詳監本誤作辭今

改正

吳志卷七考證

吳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

薛綜字子翊

嚴峻裴玄

程秉徵崇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

辟皆不就

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

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

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

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

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

其不克成警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

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絕滅及... 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 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 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 王所置名... 秦始皇... 有其氣... 者意... 權曰... 州宜... 近下... 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

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取諸大書職曰以八柄詔王取羣臣一曰爵一曰命一曰廢一曰置一曰誅一曰賞一曰刑一曰威一曰權一曰寵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鬻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絃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高行傳曰玄及弟子尚尚書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己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環氏說

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絃同郡

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閉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峻上疏曰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稱尊號峻嘗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卒穎傳曰

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婢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

詩美關雎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闈房存周南
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
商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為傅時率更令河南
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治易春秋左
傳等成經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好尚者姓李豐劉更
過數人願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姓李豐劉更
見太子登以疾期不拜東宮官餘皆從諸詢太子初
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
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
錢唐長遷椰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
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
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
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
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
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
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
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竊權嘗問書傳
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
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
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
威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
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
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盧朝稱澤曰關生編錄亦
屬之楊雄又曰關子儒術律行亦
至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羣臣
五以盛年即位慈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羣臣

未對澤曰不及十年至其及矣天子勿憂也帝曰何
七年而崩曰臣以字言之計孫權年十六六年冬卒權痛惜感
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
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
權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
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封於薛其先齊孟嘗君
其祀二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
州郡為著姓焉故少期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
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
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
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
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
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
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作句身之見諸書云橫目則
句身曰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
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
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
酒酣權與諸水格相對嘲讌言及吳蜀權問曰蜀字
者與下臨渝海天子何格曰無口者天有口呂岱從交州
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
蒼梧素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
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
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
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
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

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
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
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
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
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
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
交阯糜冷九真都龐二縣皆兄弟弟妻其嫂世以此
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僕體不以爲
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
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
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
角瑋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
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
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
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
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洪設不豐擗殺主簿仍見驅
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
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不肯起歆猶迫疆萌
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
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
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
百姓疆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
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
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疆歲歲興軍諸將厭患
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
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

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
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尙多隲
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
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
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
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
定尙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
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
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
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
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
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
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
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
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
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
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
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
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
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
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
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遠
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
無政任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塞垣穀稼不殖
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
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城守之

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湜湜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滂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遠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彙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權寵綜甚綜與陳紫色時綜以名儒居師傳之位仍兼選舉其爲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各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死漢書音曰珣休時珣爲五官中郎將進而子珣皆臣下容身以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珣弟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卽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嘆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縣縣頗涉臺觀暨臣父

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櫓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珣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庸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部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

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乎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懷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為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晉紀曰武帝時客問瑩曰君之所以仕者何也瑩曰命使臣皓之君也既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實由於此帝遂問瑩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實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晉書曰瑩子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給至兼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志卷八

吳志卷八考證

張紘少游學京都○宋本無少字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何焯曰漢書地理志會稽

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

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關銘在未分吳郡之前

蓋班書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注宜有紀頌以昭公義○公義元本作公美

非無忠臣賢佐闡於始體也○闡疑作詰

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注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

書○元本作嘗與孔融書自書

玄子尚注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曰字疑衍

皆遺以此為詰注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

頭請罪尚得減死○宋本作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闕澤官府小吏呼召對問○宋本官府作宮府

薛綜召綜為五官中郎○元本中郎下有將字

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臣浩按自錫光任

延至此時尚未及三百年此云四百餘年疑誤

珠崖除州縣數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符○

除一本作餘臣龍官按文義似謂州縣之中惟有

禮化除此之外則嫁娶由己不由父母也作餘非

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冊府所字衍取作輒

首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監本脫海字今添

頗涉臺觀○涉疑作陟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子忠皆為漢

太尉瑜承其書曰瑜少以廉能自無以

下吳文舉李膺等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邱

統事瑜將兵赴夷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

掌眾事瑜下書曰瑜實任於權臣臣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瑜少時與之遊瑜少時與之遊

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
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
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璋乃詣京見權曰
今曹操新折屃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
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
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
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
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時
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各同處異也
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傷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
蕪湖衆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今日故將軍周瑜程
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
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
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
程普不睦臣松之案瑜與程普不睦以年長數歲而親重
乃如公瑾交若飲醇醪少不自覺醉時可以游說其
才辯見稱獨步江左之問莫與為對乃有儀容以
湖託私行詭譎出此之謂幹曰子翼長苦遠涉江
乎瑜曰吾雖不來敘闊雅規而云州里中聞到延
了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與有宿事日出行就
軍器仗諸還宴飲示之信者服飾珍玩之物因
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
肉之恩言計後禍福共之假使君臣之義移於
笑談無所不與之辭還劉備之自高致非權所
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其遺送之瑜曰公瑾
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送之瑜曰公瑾
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劉備欲使周瑜及平權統
威聲遠播有疾曹公曰劉備欲使周瑜及平權統
權公瑾有王佐之資曰孤非周公瑾何能至此瑜少精意

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
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
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
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
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
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
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
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誓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
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
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
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
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
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
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
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
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
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
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旬餘罪還兵復爵使
失且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
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
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
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改改孤於公瑾
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
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
誓孤用愆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
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

乎。騰瑾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
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荆
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
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
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
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
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
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
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
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擊劍
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相擊
樂動武中州老婦曰魯氏世居中國夫網寇賊
暴准泗間非道辱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
強可以避害等徐行前隨至樂土以觀變乎富
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後男女二百餘人夫當
州道騎至肅等徐行前隨至樂土以觀變乎富
解乎又自植盾引兵亂有功弗賞不進無訶為相
廣不能制乃相率還肅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
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
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
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
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
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
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

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
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
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
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
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
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肅亦辭出乃
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
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
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
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
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
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
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
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
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皆毀之云焉年少
纒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
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
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
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
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
天下梟雄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
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
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
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

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
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
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
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
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
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
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出備上書與權
已函問肅之言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
權乃大喜如此計始出於亮
人而外五若此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
非載述之體也
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
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
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
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
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
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
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
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
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肅言欲動權
乃微說權曰彼曹公者實敵敵也
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不於將危權必欲斬肅
乎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
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勸說迎曹公也
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勸說迎曹公也
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
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
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

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
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
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
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
肅曰不可將軍雖許武命世然曹公威大實重初臨
荊州恩信未洽宜難以借備使然安之多疑之敵而自
也權即從之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
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
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
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
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
所懷盡矣江表傳初瑜病危
瑜病危馬志執鞭自投於地
日無復人生命短命公在
奇寓不復人生命短命公在
瑜病危馬志執鞭自投於地
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
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
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
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類
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
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
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
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
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
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
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

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

結友而別。行去傳曰：肅謂蒙不精，故在軍中常結友而別。

史記曰：肅當其時，為大將，所領兵士皆精銳，蒙亦為大將，所領兵士亦皆精銳，二人皆為大將，所領兵士亦皆精銳。

及三史：孔丁寧當其時，為大將，所領兵士皆精銳，蒙亦為大將，所領兵士亦皆精銳。

好學，能武，當其時，為大將，所領兵士皆精銳，蒙亦為大將，所領兵士亦皆精銳。

見其非，論何，一，阿，蒙亦為大將，所領兵士亦皆精銳。

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

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斬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

甚精，異錄曰：權欲作塢，謝奇曰：「上學擊賊，洗足入，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

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

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

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

選其精銳，蒙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遠至夾口，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鴉，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鄧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鄆，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

選其精銳，蒙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遠至夾口，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鴉，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鄧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鄆，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

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與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曹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曹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又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住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

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薦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購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

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江表傳曰權是公安大會孫蒙以武職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就蒙備行自是冠羽
增步騎鼓吹勳虎威將軍百餘并南郡處
郡威儀拜軍還營兵馬導流前發吹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
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
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
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
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喏夜不能寐病中
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
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
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
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
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
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
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
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龔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
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
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
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
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
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
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
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
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
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

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
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志
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
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
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
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
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怨之不
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
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
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
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
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
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
故載錄焉

吳志卷九

吳志卷九考證

周瑜皆為漢太尉注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後漢書作景祖父榮

又注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偏稱後漢書作偏積

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元本作吾得卿事諧也

留鎮巴邱注與後所平巴邱處不同○臣明楷按本傳後云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邱病卒裴注

云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瑜所鎮之巴邱名同地異據此則平字當作卒

共掌衆事注土風勁勇所向無敵○土風毛本作土風

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毛本恐懼下有權字宋本元本并無懼字

老賊欲廢漢自立矣○通鑑自立下有久字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宋本無方連二字

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太平御覽作燹炙張天燹謂飛火也

還保前郡注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燹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發火毛本作舉火

往船通鑑作船往燒爛毛本作絕爛營砦宋本作營柴

魯肅瑜之東渡因與同行注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臣清植按本傳後文肅以劉子揚言欲往

依鄭寶周瑜勸止乃薦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策之事以策之收納英雋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栖遲吳書所云蓋傳訛也

所懷盡矣注意旨豈同其辭乖異矣○乖冊府作微矣毛本作耳

目使之去注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觀宋本作觀又注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弱衆元本作強衆

呂蒙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元本作十萬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襲肅元本作襲肅

蒙謂瑜普曰○毛本作蒙謂諸將曰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監本訛作

普肅今改正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臣浩按今子下

疑脫太字子太郝普之字也

艾威東夏○毛本作東下

吳志卷九考證

吳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
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
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
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
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
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
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
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
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
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
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
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
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
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
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
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
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
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曰普與周瑜人特
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蓋與周瑜人特

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
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虞有寇難之
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
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
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
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
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初皆怖威夙
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
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
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
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
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
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
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
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
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
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
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
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
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
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蓋及
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吳書曰當反以便弓馬

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

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勳者有功以軍旅陪司

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

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

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

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

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

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

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

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

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

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

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吳書曰綜微叛恐

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行旅入殿後因詐言殺

認以部曲為寇盜見詰讓云將軍以下當非收治又

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拜

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軍所幸婢女皆賜與親

面與牛飲酒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

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

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

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

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

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

西部都尉會稽冶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

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

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

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

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

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數其在貴守

約即勅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

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

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

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

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江表傳曰權謂

欽今舉盛欲舉邪舉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披私怨

盛忠而勤謹有膽略器用奸人督也今大事未定

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

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

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

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

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

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

自衛不能千人意向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

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

鞍眾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

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

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

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

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

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

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

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

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

狼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譙
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符
如平御蓋孤兄弟戰如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
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
青縑蓋期之坐罷任駕使泰以節勅以兵馬
兵馬導從出噶殿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後權
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
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
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
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
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
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
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
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
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
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
出杜回以之匱什禍福之作之促不亦宜乎權子脩有
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
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
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
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興武庶子也少知名
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
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
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
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
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者

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
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
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
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
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
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
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
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各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
表為無難右都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
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
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
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
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克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
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
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
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克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
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
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遠等為亂攻沒
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遠以破敗遂降陸遜
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
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子
敷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敷卒脩子延復
為司馬代敷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
為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
志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

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
 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
 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
 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
 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
 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
 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
 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
 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
 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
 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拼閭大繼繫石爲碇
 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
 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
 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
 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
 之會斷繼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
 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
 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
 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
 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也
 計極補蜀郡丞少頃之樂官歸家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
 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貲帶鈴民聞鈴聲即
 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賊連輕舟待從郡中其
 維舟去或割妻以示維舟去或割妻以示者以饋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
 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

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貨至二十餘年止不攻
 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
 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留之吳書曰寧將僅客八百人
 時諸英豪各起兵寧觀表事勢必無成恐不入朝
 士游并受其禍欲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
 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走祖祖
 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祖祖孫權得免軍
 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孫權飛凌孫權不用知所出
 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用知所出
 飛知其意乃要寧爲之置酒謂曰吾爲子者數矣主
 不能日用日月逾其志未幾何宜自遠圖乎孫權
 長於是去就就與臨版轉九乎寧曰幸甚飛白祖
 寧之辭招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
 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
 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
 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
 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
 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
 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
 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
 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權深納之張昭時在位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
 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
 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
 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
 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
 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
 令酒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吾言言飛言飛言飛
 當不飛飛特從何軍乞其首領不得致命於下今飛罪
 之尚必不走去當圖亡哉若爾寧曰願當代入函權乃

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
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
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
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衆皆懼
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
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
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
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
往對之保羽聞吾效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
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
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
新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
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
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所敵前
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
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
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
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
見寧色厲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
銜枚出所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七萬曹公出濡須親步騎四十餘萬
人魏軍寧乃選手下壯兒百餘人
以犀角爲壘入營斬得數十級
及以驚駭老于否聊以觀奇膽耳
足相敵也停任月餘北軍便退
寧雖兪猛好殺然開

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
北張遼規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
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
之漢書曰凌統怒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
也
因操起曰寧能變戰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
於半州
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
不即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
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
之畢勅船人更增舳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
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
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
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
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
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獻飲曰負卿與蒙俱
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環以罪徙會稽
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
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
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
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
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
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
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
陳勤會飲酒勳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轅一坐舉罰
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勳怒詈統及其
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勳乘酒凶悖又於道路

船攻盛威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云疑晉紀所領兵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黃武中卒子楷襲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賂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為固陵郡拜璋為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眾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

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為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業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冠軍每斬將搃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所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

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彘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乎。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志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吳志卷十考證

程普增兵二千騎五十四○四疑作匹

韓當為別部司馬注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分疑作介

綜內懷懼注又言恐罪自及○自及元本作及己

蔣欽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臣明措按孫策傳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

疑有誤

賀齊討黠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黠賊疑作黠賊周泰惟泰奮擊投身衛權○監本訛作奮激沒身今

改正

遣使者授以御蓋注威平憲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威平疑作効平周泰字也

陳武改考極壽推死無辭○推元本作雖

甘寧祖又以凡人畜之注祖三年不禮之○毛本作

三年祖不禮之

又注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臣龍官按各本俱作王不能用誤黃祖未嘗為王也

從授寧兵屯當口注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致疑作置陳范二史此二字多通用若走去何監本訛

作若走去何今改正

涉水即是我禽○元本作即為吾禽

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盃○毛本作即起拜持酒太平御覽作文通酌兵各一銀盃多文字

權尤嘉之注因操刀持楯○元本作操刀持楯

凌統復襲爵領兵注豈委瑛近務邀利於當年哉○

監本訛作踐瑛臣龍官按踐音窩調折足也於瑛

義無涉當作委瑛今改正

徐盛射遂絕迹不復為寇○元本作不敢為寇

潘璋禁令肅然好立功業○功業各本俱訛作功夫

今改正

丁奉太平二年魏大圍之○元修本太平二年下有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魏大圍之作魏人圍之

奉無所獲暗怒斬奉導軍三年○三年下疑脫卒字

吳志卷十考證

吳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朱治 朱然 子績 呂範 子據 朱桓 子異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乘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教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貢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貢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

往見貢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貢曰破虜將軍昔 壯之則逆樂世符定六郡建職神武關綏王業 結英宗周為遠近務軍衆計盛廣職神武關綏王業 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天下所共知也東南故劉玄德 漢室幼帝流離無姓元良用權然今曹公阻兵據 加百里無旆城邑空虛道元相望於外歸怨乎與 我爭利則氣弱軍當斯時而欲為一肉之改慮萬安 失機毫釐差以資由此遂止權常數治憂勤王事性 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 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 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 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 陽深地頗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 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朋友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 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 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 爵遷偏將軍吳書曰才字孝為人精敏善射權 校尉領兵從征有功曰我初為將謂才少處 榮貴味留意從征後才乃勸曰我初為將謂才少處 是更折節為足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不望報 聞於遠近會庚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 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 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 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 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 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

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臣

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

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

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

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

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

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

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

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

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卻退郃據州

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

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

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宴如

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

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

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

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

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眾攻石陽及至旋

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

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

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

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

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

烏五年征柵中水陽記曰柵音如柵魏之柵柵中在

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在

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
城西山隔西二谷中土地平曠宜桑麻有水陸良田
漢謂之柵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
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
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
利質等皆退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為魏所破胡
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等為
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
志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
少寺紀及發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
鳥五年耳赤烏九年復征柵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
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
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
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
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
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
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
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
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侯分明內行
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
戰場臨急瞻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
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
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
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
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
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
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
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
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續嗣

續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續領其兵隨太常潘潛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續嘗至其廡就之坐欲與結好續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續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續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續續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續先戰勝而融不進續後失利權深嘉績感責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續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筆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四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江表傳曰範權曰今將軍舉業領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網紀權不整大夫人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復屈小職如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復年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同舟涉海一事不範出便釋權者特權事由是軍中蕭聲威禁大領是督策乃後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蕭聲威禁大領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疆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瑀領揚州後爲州刺史陳禱死封正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陸陵好辭以下瑀瑀懼知其權又瑀瑀和於術術於淮北集兵向者春瑀懼孰之而進瑀走歸下邳術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

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後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者範

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朱桓其器識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

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乃於始台者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

謹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

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

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琳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琳琳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

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耻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

藥殮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

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

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

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

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

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眾勇

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

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

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

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臺臯復為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

退遂集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
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
陽太守周魴誦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
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
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眾盛邀於
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
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
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
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
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
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
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
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
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
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
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
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
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
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
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
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
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
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
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
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
罪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福則凶于而
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

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
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
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
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
愈吳錄曰桓奉命曰臣當遠去桓曰臣今日真可謂
復恨權得几前席桓從前將桓曰臣今日真可謂
將虎狼也桓性護前耻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
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
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
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
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
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及異傳曰少住見張將軍
朱據據聞三人乃名欲試之告曰老郎相問幾各
矣夫願要以迅賜為功賜曰守則疾為妙其為吾各
賦一物然後乃坐賜乃賦曰南以冬設軍為夏施
韓盧宋騎書名竹帛純賦曰南以冬設軍為夏施
捐讓命申獲筆高補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
成而後悅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
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
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營置諸道要以招誘土叛為
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
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
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十
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
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
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誦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威
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

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

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

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太平二年假節

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

吳書曰綝所疑乎遂往琳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

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吳志卷十一

吳志卷十一考證

朱然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各宋本作名

績字公緒○公緒監本訛公績今改正

呂範策亦親戚待之○亦元本作以

還吳遷都督注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曰稱領都督○臣明楷按曰稱疑作自稱上文

呂範欲覓領都督以策意未許故出而自稱也

祀以太牢注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時冊府作特

呂據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備害太平御覽作備宮

朱桓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

溪兵○監本訛作七十里問臣龍官按此當作問

言仁揚聲攻羨溪實欲襲取濡須此時卒得其進

軍音問也今改正

朱異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監本訛作倫

臣龍官按倫訓悶訓惡與語意不合應作猶言其

狡獪也今改正

魏軍大破注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臣浩按侯子

二字不可曉疑作侯子此朱異詈元遜之辭也

吳志卷十一考證

吳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陸瑁 吾粲 朱據 張溫 駱統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受曲賦過而不存亦宜乎... 太守王朗命為功曹... 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 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 侯官乃止... 乃還會稽... 復命為功曹... 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 及也至於輕出微行... 人者不重則不威... 劉季害之願少留意... 坐悒悒有神謀草創之計... 今左右分行逐賊... 有驚急馬行... 謂能前日馬... 取角自鳴... 郎取角自鳴...

若曰... 民府相具... 君趙所... 迎計... 我策... 及我... 許耳... 然守... 二何... 王實... 不名... 與而... 會飲... 異之... 說用... 翻曰... 留制... 將之... 宜典... 此之... 翻州... 以餘... 示以... 治易... 雲物... 若曰... 民府相具... 君趙所... 迎計... 我策... 及我... 許耳... 然守... 二何... 王實... 不名... 與而... 會飲... 異之... 說用... 翻曰... 留制... 將之... 宜典... 此之... 翻州... 以餘... 示以... 治易... 雲物...

君海自怨人舉其屬亡為丞平練未以字子司專舉同少固惜門第衆之荀為日謂玄不可云或此說三不陋之為從困周
 之中復無使在行趨走恣稍陽字若為列元淵大宇暗歷無溫獨祿以入歲而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奪終成顯名會稽之中或
 唯曾徒從來義宗從運太守先家今之歷飲三遠虛位固孫與休為餘實而守異日色曰養此致德第至孤公運
 唯風著欲屬衆教尚篤奉意昌計童訟見故重翻長晉所至陸時為餘實而守異日色曰養此致德第至孤公運
 不事括諫不不皆情曲甚左山龍之見故重翻長晉所至陸時為餘實而守異日色曰養此致德第至孤公運
 如所猛不不皆情曲甚左山龍之見故重翻長晉所至陸時為餘實而守異日色曰養此致德第至孤公運
 周及陵敢取國類乎得及平所備心威愛卜大刺刺同御史大令望國夫德淵放必第至孤公運
 舍失江作取國類乎得及平所備心威愛卜大刺刺同御史大令望國夫德淵放必第至孤公運
 之權表表今常厚使遣政按重愛卜大刺刺同御史大令望國夫德淵放必第至孤公運
 誨梅傳去入五在十餘年七十卒吳平為子嗣晉侯陸
 諱之曰示入五在十餘年七十卒吳平為子嗣晉侯陸
 莫乃權呂以宜計年七十卒吳平為子嗣晉侯陸
 翻令權呂以宜計年七十卒吳平為子嗣晉侯陸
 亮曰權呂以宜計年七十卒吳平為子嗣晉侯陸
 直昔將不馬以既處軍格為効焉焉侵向朝夫廷徐
 於鄧至焉非東所被盡力諸葛焉侵向朝夫廷徐
 盡于遠愛國海日吳平為子嗣晉侯陸
 言解於所又聽書兩建

之說於不惠矣其人節矣之石兵交喬世王章罪功土人傳夫心君殊山疆寫辱翻不液之北之曹數出超育廷博守郡好會使尚之
 前王傳行帝地燕之翻之翻碑以亮帝妻忘身史下解交世學之宛漢丹朝直子雲郡昭然身野士壘昔西五會香且虞以谷陶
 周府籍光恭大入而對吳炳為欲首以家公要命他盜賊主國聲書白綵句伍章三或著道信相所著陸蔭趙瞻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也君被武讓里也出若之非伯顯武主國聲書白綵句伍章三或著道信相所著陸蔭趙瞻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歸曰彰然濟外非伯顯武主國聲書白綵句伍章三或著道信相所著陸蔭趙瞻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府審明然濟外非伯顯武主國聲書白綵句伍章三或著道信相所著陸蔭趙瞻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君談豈從難已來太伯顯武主國聲書白綵句伍章三或著道信相所著陸蔭趙瞻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日託如俯徵言伯顯武主國聲書白綵句伍章三或著道信相所著陸蔭趙瞻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御言樂就士秦之則醫耳曹曰綵句伍章三或著道信相所著陸蔭趙瞻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史也評繇世大邪讓若郡是父征近為太於難莫皆義後侯主反疏傳濟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所賈流手姚高禹且位乃雖既江遺大英守難莫皆義後侯主反疏傳濟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云矣俗不禮祖亦太逃引士然江遺大英守難莫皆義後侯主反疏傳濟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既非禮祖亦太逃引士然江遺大英守難莫皆義後侯主反疏傳濟之驛儂萬里山怨句羨女
 聞君禮志王即伯於外山之事於有而朱鳥公傷句義梁讓章引光引
 其不懷葬於此來山之事於有而朱鳥公傷句義梁讓章引光引
 人著見雲敷不而之穴及此舉死下公傷句義梁讓章引光引
 亞太經日勝能而之穴及此舉死下公傷句義梁讓章引光引
 斯守傳皆抗一葬君於此舉死下公傷句義梁讓章引光引
 已未者著節致之非越抗民許立義天楊章章引光引

死異郡生抗聲昭節形於色冠蓋交橫併而不
許金石顯行以爵非名則勤等不嚴故士之有
德前訓上志其勇祀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象聖朝則
屬兩士女改視則皇風

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
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
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
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
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
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
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
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
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
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
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
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
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
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謁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
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
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
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
旅力清澄江濟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
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
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
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恒若驚
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

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
聲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
會暨黠事起遂因此發舉黠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
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黠性狷厲好為清議見
時郎署混濁滯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
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
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以為軍
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
言黠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吳誌
字仲虞廣黠彪皆坐自殺溫宿與黠彪同意數交書
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
溫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
心昔暨黠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
觀黠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
豔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
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搗
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以
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
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不自出淮泗故
豫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
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
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論又禮之
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
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
原專銜賈國恩為己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為不忍
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部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

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又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難爲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焯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

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數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温彈之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尙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

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字子璋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尙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頹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尙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

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尙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進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彞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擊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

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
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瑄
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瑄同郡聞人敏見待國
邑優於宗脩惟瑄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
瑄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曰喜字文仲瑄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瑄孫瑄
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廣同三司瑄第玩字士瑄晉陽
秋同空遊歷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
有鄰相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
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
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
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黃
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
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絕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
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
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
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
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
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
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
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眾拜昭義中郎將與
呂岱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
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
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
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

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
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
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
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
張温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
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
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
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
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
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
吏為據隱故厚其贖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
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
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躬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
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
義形於色守之以死勝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
今辛責之稱有一朝之慮皆死臣懼而申生其
憂難立思子之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
官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
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
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
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皓時
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
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
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温
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
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榮朱據遭權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志卷十二

吳志卷十二考證

虞翻是以行耳注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毛本作三百里

又注行一大道得一鼓吏○宋本作行及大道咸以安寧注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執事上宋本多惟字

門徒常數百人注奉承策命○策命宋本作革命皆傳於世注又奏鄭元解尚書連失事因○事因宋本作事目

又注又以宋氏解元頗有繆錯更為立法○立法北宋本作立法

年七十卒注以遠東海絕○海絕疑作絕海妻子得還注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羣臣疑作羣后

又注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據宋本作據

又注鄭莫候反主傳任光○各本俱訛鄭莫候臣龍官按鄭莫候反音茂縣名屬會稽即今之寧波慈谿與此正合乃貿訛為賀口訛為以遂并莫候反而訛之矣今改正

又注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竟字疑三高未詳臣清植按此句詞旨不明三高疑指上文所引越王翳鄞大里黃公餘姚嚴遵而言比竟三高或當作竟比三高

又注其文章之事○事宋本作士討扶嚴病卒注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勢宋本作勢

汜第忠宜都太守注忠子諱字思與○北宋本諱作潭

吳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注昂字子文○北宋本作世文

張溫吳郡人也○毛本作吳郡吳人也徵到廷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廷見太平御覽作廷見

覽性狷厲○太平御覽作峻厲

納愚言於聖德○聖德疑作聖職陸瑁又瑁從父續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臣

良裘按陸續傳云長子宏次子毅此作一男疑誤吾粲吳郡烏程人也注粲生數歲孤城廼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臣明楷按趙達傳注云

孤城鄭廼能相入此云孤城廼即其人也疑脫一鄭字但孤城或當作菰城烏程縣舊固名為菰城也

吳志卷十二考證

吳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陸遜字抗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

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

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

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

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

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

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

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

英雄並峙豺狼闖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

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

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

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

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

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為兵羸

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

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

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

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

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呂蒙

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壤如何遠下後

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

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

於我兼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

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

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

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

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

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

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

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

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

獲退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

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

旌闕望塵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眾以逞其

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

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

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

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

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

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

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艾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眾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拜遜功德欲殊顯之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慙慙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誦且觀之吳書曰諸將欲擊備遜以爲不可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

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

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
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
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
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
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
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
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
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
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軌還
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
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
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
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
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
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
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
爲大都督逆休陸機爲假節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
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以見之休既覺知耻
吳錄曰假節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
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
上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
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
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
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
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
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

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
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徹之射
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覺其職
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
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
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
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
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
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
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
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
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
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
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
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
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
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
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
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
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
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
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
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
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
上疏曰淵馮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

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
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
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
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
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
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
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
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
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
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
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
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
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
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
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
聞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
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
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
己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
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
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
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
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
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
陽市威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闢敵
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為時慮難權已退無得專力於己孰能張拓形勢使
敵不敢犯方丹順流無復恃揚矣何為復遣諸將
提魏使小將致令市人駭奔台指德高符賊子入未正
其詐無三世及孫而遂遠矣律之除殃我其所生得皆
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
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
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曰此無異
惠小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
頭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
夏太守遠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
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
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
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
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
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臣松之曰遂將為害
代者亦類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
為損雖慮尚為小詐哉以非為美又所不取六年
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
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
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
並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
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
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
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
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復少修德操
學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權在成放猶垂意人物
統名曰公緒早天同盟所哀聞其子去行明淵聞之
聞味之望望諸大夫于烈等而各懷異心非所望
之也方也吳郡無二則女十有前出內以事下遜遜議

曰國以民爲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也。是以詩數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茲充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鑿窳。惟君天資聰睿，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

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觀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續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

立者始夫故晉文退舍而原樂殺命穆而風烈長流
以力者始夫故晉文退舍而原樂殺命穆而風烈長流
三國鼎足四物有餘年者夫利均而無強弱武
中以相傾也夫建國以民為本夫利均而無強弱武
一以國力未若德廣而民利均而無強弱武
綱以羅網之略五兵以則齊俗易民之均乎是以羊
讓交弘表吳之德能兼音悅有若此者抗抗見鄰
懷而晉德彌昌境兼己之善而己固本心
其外內德德加弱抗上之善而己固本心
甲兵折衝於德而加弱抗上之善而己固本心
物之重先日服設而詐以充賢狗是身之私守局而
防彼者其遺世弘故也而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
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又者國家之良寶社稷
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
樓立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
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
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
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
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
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
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
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
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
各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
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
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

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
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
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
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
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
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狗名窮兵黷武
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
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
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
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
衆古之明鑒誠宜暨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
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
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舻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
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
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
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
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
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
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
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
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
立傅相輔導賢委無用兵馬以防要務又黃門豎官
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
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
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

吳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篤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銜等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

吳志 卷十四

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

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登與徐氏之如兄常自欲讓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齒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遺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志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

五九二

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
 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
 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
 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
 之風羊衝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
 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
 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
 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
 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
 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眾眾以財為寶
 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
 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
 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眾議寬刑輕賦均息力
 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嘗嘗在公有
 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關
 澤嚴峻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
 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
 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
 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
 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
 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
 書聞權益以推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
 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
 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
 遣還郡諡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

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書曰孫峻以
 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顧劭
 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
 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
 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
 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
 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
 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
 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
 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
 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
 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
 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
 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太傅薛綜
 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輔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吳書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
 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
 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太傅薛綜
 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輔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吳書

孫峻字子威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

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即阼其年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太匠薛瑀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悲喜涕淚悉召公卿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商書詰闕門下受賜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獻歎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皓德嗣孫休即位封德嗣侯之不繼命聚高餘人劫議將至孫休欲立之未至即十里仕擇吉日但遣使以禮命詔丁固諸葛未至即無繼甲臨陣皆被散議獨坐陣中張生獲之固不敵外孫聰明辨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衛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

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隅隅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魏魏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為傷縣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

地從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踐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疆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志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

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懷憤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戕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爲章安侯曰齊王奮前生殺史廢爲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繼未宜復王何以不候又諸孫兄弟第作將列在江諸司委可就拜爲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三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太守通婚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使男女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上表乞自比禽獸乞巧餘年皓不聽父位尚猶未久若三未疑之衛前年女年二十左右皓位尚猶未久若三未疑之衛前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然非實理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志卷十四

吳志卷十四考證

孫登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宋本作辭疾不受

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注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太平御覽時機作知機

蔣脩虞翻志節分明○臣浩按下云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則疏內所指之人皆青

宮賓客虞翻未嘗廁跡宮僚且歿于交州已十餘年登疏胡為及之此虞翻二字疑誤

孫慮尚書僕射存上疏曰○臣龍官按存上疑有脫文不然則失其姓也

孫和皆從容侍從注後諸葛豐為叛以誘魏將諸葛誕○臣龍官按諸葛誕即諸葛豐之後此何以云

諸葛豐為叛吳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葛壹是豐字乃壹字之訛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隙上多有字親拜送於庭注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

靈○曰使相繼宋本作日夜相繼孫霸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臣明楷按妃嬪傳

云吳主權王夫人生孫和本傳末云削基壹爵士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則和出自王霸出

自謝矣此同母二字疑衍聞達之日聲論當與○當與監本訛作富與今改正

霸二子基壹○臣浩按孫奐庶子亦名壹奐以宗室為庶子命名豈有與大帝諸孫相同之理此壹字疑誤

吳志卷十四考證

吳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賀氏晉伯父純字本姓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武

漢中揚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

永軍長少為郡吏守刺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

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

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

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

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

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

侯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

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

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

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

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威

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

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

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侯官既平而建

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

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

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

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

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

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

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黠款時武

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

縣而歛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

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

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

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

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

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

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

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

皆降凡斬首七千林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

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無利交戰官軍刀

情刃之乃吾聞處有刃者不可禁處有刃者不可禁

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自格連有刃者

卒五千於是官登盡捉格破山賊禁其果不復行所

萬計殺者齊復表分款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黠款凡六

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

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

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改為臨晉

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租道作樂舞象吳謂齊

日今定天下郡中國使殊俗貢珍物幸非謂齊

與齊日服下以神武應期勝開王業臣幸建際會得

得

得

得

得

駢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
 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
 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
 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
 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
 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
 戰徐威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威所失江表傳曰
 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魏至元祐西時率三千兵
 在津南迎權權氣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
 而言曰至無人土地應以出為終身事誠懼自前收其淚
 下覆怖若無天地願以出為終身事誠懼自前收其淚
 非但書諸紳也魏志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
 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
 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
 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
 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
 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
 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
 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
 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
 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
 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
 為斬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恥忿因軍
 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
 斬春遂生虞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
 佳將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衆嚴而有恩
 故雖有征伐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嘗義
 烈過人下管位至虎牙將軍景子即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
 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
 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
 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
 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
 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
 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
 以奇之孫策傳曰琮子璜命琮所
 琮散米於吳為千石然上無命要任朝夕權其
 琮散米於吳為千石然上無命要任朝夕權其
 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
 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
 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
 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
 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
 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
 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
 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
 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
 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
 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
 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
 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
 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
 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領東安郡

施數惠與千有餘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
牧吳書曰初琮為將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琮使子登出大征已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
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臣竊憂疑權節也尚公
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
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
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
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
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
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
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
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
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
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
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
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
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家族
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
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
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
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禕幼知名
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歸之選揚武
丁奉建義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八
四卒子奇坐阿黨魯王翽賜
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
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
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
安十六年岱督即將軍等以兵二千入西誘建中
賊帥張魯到漢興春城魯等疑道軍計不立權遣
召岱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
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使共入陰山城合眾拒岱岱
攻圍卽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碣及
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碣據攸縣龍在
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碣得突走岱攻醴陵
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
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
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
陽滇陽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
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
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
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
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道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
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
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
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
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
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
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
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
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

禹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
 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
 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
 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瀘口文書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縣修武刺史治瀘口
 討定之嘉禾二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
 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
 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
 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遂為列
 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
 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
 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
 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掃地矣自今已去國家
 永無南顧之虞二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
 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若
 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
 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
 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
 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
 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
 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
 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日奭翼周二南作歌
 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
 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
 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

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
 有之禮言恭德言威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
 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
 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
 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
 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
 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
 岱親近吳郡徐源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
 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源性忠壯好直言
 岱時有得失源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
 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岱哭之甚哀曰德
 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
 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
 禭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
 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
 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
 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
 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
 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
 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
 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
 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徽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
 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寶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
 雖懷焦渴曷緣見明孤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

奉觀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暨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尙視息憂惕集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

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貨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不宣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岸歷口爲應若未經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今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

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

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

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

起應純又進攻西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

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

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

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

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費速之勢也勅

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

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

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

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

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

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

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

封都鄉侯徙濡須督進取可圖而牧之在濡須深以

中東顧令朱廷賓復然息坐謂牧恨侯侯未副

因謂故曰朱廷賓復然息坐謂牧恨侯侯未副

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

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

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

起應純又進攻西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

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

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

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

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費速之勢也勅

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

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

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

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

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

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

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

封都鄉侯徙濡須督進取可圖而牧之在濡須深以

中東顧令朱廷賓復然息坐謂牧恨侯侯未副

因謂故曰朱廷賓復然息坐謂牧恨侯侯未副

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

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

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

起應純又進攻西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

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

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

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

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費速之勢也勅

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

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

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

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

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

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

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

封都鄉侯徙濡須督進取可圖而牧之在濡須深以

中東顧令朱廷賓復然息坐謂牧恨侯侯未副

因謂故曰朱廷賓復然息坐謂牧恨侯侯未副

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

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

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

起應純又進攻西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

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

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

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

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費速之勢也勅

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

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

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

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

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

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

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

封都鄉侯徙濡須督進取可圖而牧之在濡須深以

中東顧令朱廷賓復然息坐謂牧恨侯侯未副

因謂故曰朱廷賓復然息坐謂牧恨侯侯未副

嗣代領兵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為尚書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術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術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吳志卷十五

吳志卷十五考證

賀齊山陰人也注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孝德皇

下帝字疑為後人妄增

縣史斯從輕俠為奸○斯太平御覽作期臣良表按

斯姓從名然期亦姓也

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楊松疑作松楊

轉擊蓋竹軍屯大潭三將又降○臣浩按三將疑作

二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郡臨也

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隴險賊所不備處以戈

拓斬山為緣道○鐵戈疑作鐵杙音亦所以緣而

上也新安志作鉄弋以戈拓斬山作以戈拓壘無

山字緣道下太平御覽有道成二字

凡斬首七千注吾聞金有刃者可禁○太平御覽引

此吾聞下多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十字

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太平御覽

引此作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牙

因住新市為拒○住監本誤作住今改正

全琮更以奇之注斯亦馮護市義○護監本誤作媛

今改正

呂岱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西郡疑作西部

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太平御覽無門字

周魴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太平

御覽胡綜下多等字

遠隔江川敬恪未顯○未宋本作求

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推疑作惟

鍾離牧徒濡須督注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

曰○監本育謂牧下多日字今去

又注今日何為常○句內疑有脫字

子禕嗣代領兵注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北宋本

作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接

吳志卷十五考證

吳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

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荊州

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

荊士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將吏悉皆歸附而

申不承濬泣交橫度以尹此二也武王荆國之先

地難見異後皆以濬量用為楚名臣近以手不

從事謝帥之權濬不聽何引濬答以五兵督

可以擢物權濬曰無此論之臣所以知者舊性

為州人穀物比至無日食之臣所以知者舊性

其言即遺節之職也千往果斬平之而十餘自

遷亭侯表丹陽人父玄字德孫在孫吳時為

在權所問濬曰濬將民間耗亂為害加濬有名

不也節度濬與濬交結其生謀節部曲濬皆

周旋也濬之義濬皆以口辯為濬曰吾受濬

以命爾濬在都督此心濬曰濬曰濬曰濬曰

使與濬相或欲有自託之計濬以濬權濬者

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委丞相顧

雍右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

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

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

六〇七

年討山賊陳茲於零陵斬茲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

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壻確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纒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

先述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
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
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
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
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
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
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
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
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
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
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
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
終者邪何以專爲茲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
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
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
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
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
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
邵張悌郭遠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
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
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
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
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
剛器幹疆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
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

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
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
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
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
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
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
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
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
謀皓深警懼云吳錄曰舊拜廟選衆大將軍領三千
言用丁奉皓備不欲曰更選凱今凱以國之令選曹
得其人奉皓備不欲曰更選凱今凱以國之令選曹
丁奉有陰謀未及得宜凱者平語禕曰聞野豬入故
轍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陳皓二十事博問吳人
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悉非皓之
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
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
然愛其指隨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
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
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
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
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
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臣拜受明詔此表曰
結陛下何心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
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威意驅馳六軍流
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
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
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

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繆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醪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

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別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

願陛下留意

立政之原

之此禮見

更相君臣

能循俗與

不臣聞省

之諫乃可

也勤至勤

士早勤自

宜官統公

國致治廣

故治流廣

湯平之妖

不貴難下

國宗廟下

法其下疑

朝大益焉

已時裁育

州無事尚

願陛下留

其待以殊

爭陰相譖

而論之

吳

當權乃許

共密謀欲

其所以道

之及服是

十一年交

交州刺史

重宣至誠

不羈莫不

建陵賊破

表薦增曰

紀還在交

鬱飛鳥不

疫田稼豐

食惠風橫

書當出民

無攜貳不

玩所生而

方之今臣

康哉之頌

若召還都

子式嗣為

徙建安天

紀二年召

六一一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脩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志卷十六

吳志卷十六考證

潘濬一方寧靜注加臨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
○宋本在所下闕一字臣照按在所言臨身所在也猶言所到之處人皆媚之云耳

潘女配建昌侯孫慮注先君昔因君侯嘗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因疑作目

陸凱是以壽晉所伐君臣見虜○監本誤作壽晉所代今改正

務寬盪忽苛政○忽字疑誤元本作思庶政
今州郡職司○宋本作州縣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毛本作推接

願陛下留意注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當元本作當

又注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攘疑當作讓陸賡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臣明楷按舊

風障氣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舊風當作暴風霧鬱飛鳥不經則障氣當為障氣也

吳志卷十六考證

吳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是儀 胡綜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

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

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

此尤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

也今難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

謬哉失之儀又不得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

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

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

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

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

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

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

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

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

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

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

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

江夏太守刁嘉誘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

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

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

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願

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

亦得免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單方客仕吳朝值議

贊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

亦宜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道儀使蜀申固盟

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營二宮初立儀以本

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

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

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

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

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傳盡忠動輒

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

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

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

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

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

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威時有所進達

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

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

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

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

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

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

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

共讀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

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

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

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斬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狐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輿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為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土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翫

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魏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承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

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鑿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數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議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東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樂殺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贏

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氏。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城，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數，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鞏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

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椽椽之佐乎

吳志卷十七

吳志卷十七考證

是儀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闕元本作闕胡綜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臣龍官按夏口毛本作舉口太平御覽作樊口舉口蓋樊口之誤然吳主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則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為得也乃自在昔黃虞是祖○乃自元本作乃聞將恢大絲草我區夏○大絲疑作大猷下同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監本販誤敗今改正

吳志卷十七考證

吳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吳範 劉惔 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尙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威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吳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也

故上則身樂矣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

女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悲其愛道於己也削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髮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注剛直行下荀合難困區區不遇初亦作葉幾

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今都陽太守黃武五年範病卒

長子先死少子尙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

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

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

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

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惔惔曰

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

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各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愛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即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

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與書曰初權尊孫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達常笑謂諸星畫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閉居無為引算自校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得其書陳國善書南伏也並嚴武字子卿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諸盛門下文覽者乎與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病

吳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

不虛也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眉折頰廣額大

聲口高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

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

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

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

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

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

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噉命恪

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

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

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

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

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

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

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廩今

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勸羣臣使至伏食勿

禕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勸羣臣使至伏食勿

食禕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勸羣臣使至伏食勿

矣失格曰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

有入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龍大笑曰頭骨也

嘗聞鳥名曰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鳥恪曰鳥名

鳥父昭未必有對坐中皆歡笑權甚異之欲試以事

令守節度節度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

侍中偏將軍徐詳死恪用恪與諸葛亮開恪代詳用

與陸遜曰家兄年詳死恪用恪與諸葛亮開恪代詳用

軍之要最難難在遠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

帥之選以白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

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

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丹陽地勢險

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

谷萬重其幽遠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

逸白首於林莽逋土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

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

若魚之走淵援狄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

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

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

速數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感陳其必

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

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

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

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芟刈使無

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

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

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

仇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仇縛
 送言府恪以仇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仇坐
 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
 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
 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
 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
 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鐔甲不沾汗元惡既
 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
 軀更成虎土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
 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
 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
 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
 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
 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
 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
 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
 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
 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
 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
 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
 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
 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
 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
 所短師解由嗙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
 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

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
 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
 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
 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
 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
 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
 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
 起非爲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
 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
 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
 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
 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
 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
 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
 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
 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
 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
 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
 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
 事吳書曰權寢疾遜所付計時朝臣咸皆注意恪
 用峻以內受詔詔下權下權認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
 等見峻以內受詔詔下權下權認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
 諸事一統於恪惟發生大事然後以事爲念權當以
 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發生大事然後以事爲念權當以
 館設陪衛事臣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
 不便者條列以聞權歡欣曰權薨弘素與恪不平
 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
 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

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獄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唇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遊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成徑來奔赴雖懷愴恨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堤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堤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過

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春復欲出軍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精兵控在外而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東則西無敵破之必矣維悅之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尙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讒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尙爲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尙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

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尙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列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蠱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志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

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自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曰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續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悚息又改易宿衛

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痛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彘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虜首猷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懸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憮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研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殲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教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豫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

石子岡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勳卒傷顯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賢死於賢子之手不可謂賢恪為是遂廢軍還犇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數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悅豫章人也吳錄曰友有奇物少為縣吏虞翻排交州郡令使友送之關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虞翻曰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賈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賈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吳書曰胤年正朔朝賀修勳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弱冠尚公執立能治身厲行為人自誓威儀可觀每歲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土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藥難訟斷罪法察言苦色務盡情理人有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

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不克哉以肅爲都下督掌統留事肅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吳書曰肅嘗自經意不以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暠暠生恭爲

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

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

峻曰竦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爵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峻胤上

峻胤爲丞相又置御史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驚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

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毋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

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

不與贊性烈好讀書讀兵書手執得桓覽古長山少爲郡

並起歷觀前以異今欲非引吾足幸我屈健在仲幾復

見存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死以刀自割其

其足血流中氣絕長步凌軍統帥與相見甚奇

得之乃表常規好戰言不戰功稍遲此與相見甚奇

病峻征與南重贊節拜左護軍未步壽春道左將軍

不肯受故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殺賊

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孫綝等欲因會殺峻事

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

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

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

據軍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

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錢之領從者百許人入

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

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

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

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

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

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道從兄慮將兵逆據

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

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

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

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不聽

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

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傳文士

華融字德業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得所舍

時皇象亦寓居山下朝女談講義者雖年少美有令志

舍或告溫曰蓋山下朝女談講義者雖年少美有令志

不憂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諶尚書乃

必委綝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

必委綝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

必委綝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

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禽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囑囑立住道側繚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繚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業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伏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憊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閻亦封亭侯繚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繚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繚分省文書或有告繚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繚繚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

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曰繚求中書兩郎與知荊州諸軍皆給與將軍魏遜說休曰繚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繚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繚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繚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繚益恐戊辰臘會繚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繚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繚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命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繚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繚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繚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繚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繚首令其衆曰諸與繚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閻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戮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繚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繚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繚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繚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陸暉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瑯王休居會稽與深與相結及休即位徵興爲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

備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
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
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
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
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
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
觀沉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
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
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
峻緜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
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志卷十九

吳志卷十九考證
諸葛恪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史○臣浩按四部當作

四郡即上文所謂吳郡會稽新都鄞陽四郡鄰
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部

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何焯曰以為不可者蓋以
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

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
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

覆也
自本以來務在產育○句中疑有脫誤
乃除地更欽注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任重元

本作重任
孫峻二年魏毋丘儉文欽以衆叛○毛本作魏將多

將字
會欽敗降軍還注好讀兵書及三史○三史元本作

三略
又注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冊府作累有

戰功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孫綝等欲因會殺峻

○臣龍官按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孫
儀張招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此

云孫邵孫綝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綝孫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慮三嗣

主傳皆作慮下同
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宋本作必皆委綝就公

遂國宮注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正爾
自得之無句疑有誤

濮陽興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侍郎宋本
作中郎

吳志卷十九考證

吳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

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

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

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萬或同官或

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

雙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時或迂

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

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

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

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

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

直對寡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

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

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

即位與王蕃郭連萬或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

太守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

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

應其選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

卿持刀侍衛正身率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迂皓

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

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

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

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

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

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

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

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

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

當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

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

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

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徙玄

及于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殺

之據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

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殞斂奕於器中見勅書

還便自殺

必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

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解衣張奕以害其前位機

既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是理為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吳書曰邵賀齊孫休即位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

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

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

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

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

奉神器於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

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

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

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

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

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

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

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

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

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

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

於乘彝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

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

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志忽之如遺故

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

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許昏醉之言耳三

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

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

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

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

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

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

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

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

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

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

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

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

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

所為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

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謹告之詢下追二君

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

清澄朝位旌敘俊又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

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

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

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

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

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

軸之困黎民罷無己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

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

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

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

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極褊食不贍朝夕出

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

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衰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賀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夏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華嚴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

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餅以當酒至於龍衰更見偏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蓋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薺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會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志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篇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

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被問寒戰形氣啞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勸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懷懼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史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

門發表曰聞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忭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

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
 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
 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
 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
 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
 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東縣
 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狂於往年鈔盜無日今曾背有
 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
 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
 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
 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
 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但
 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
 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
 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
 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
 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
 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
 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
 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
 見萬億之祚寶靈所挺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
 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
 基非為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與
 駕遷任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
 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
 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

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破今雖諸侯不會諸
 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
 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
 為後戒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所未安又
 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
 滋慢若悉拉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
 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
 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
 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
 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
 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
 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
 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
 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
 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
 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
 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
 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
 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
 臣直是以慄慄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
 遷東觀令領古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
 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
 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
 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
 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

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最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越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遲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王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

女十萬家則十萬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老勅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瑣是憑慈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兩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賀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

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吳志卷二十

吳志卷二十考證
王蕃請不能得注使親近將跳蕃首○跳字疑衍或作挑

樓元與王蕃郭連萬歲○郭連宋本作郭連
賀邵會稽山陰人也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臣明稽按賀齊傳云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則邵乃齊之從子非孫也

飲之醇酒中壽殞命○醇酒疑作醜酒
如是之輩一勿復用○是疑作定指上何定也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中宮疑作中官
宜時優育以待有事○時宋本作特

邵年四十九注石沫破揚州○沫元本作冰晉書亦作冰

又注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於是宋本作於時

章曜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紀多虛無宋本作既多虛無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宋本無運字哀識宋本作表識

實不可使關不朽之書○關元本作關
華嚴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報險宋本作艱險

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而急冊府作為急
討之則廢役與事不討日月滋慢○慢冊府作蔓

為味者口之奇文繪者身之飾也○為味為字疑有誤

吳志卷二十考證

原任詹事臣陳浩麻子臣朱良裘待讀臣齊召
南編修臣孫人龍臣李龍官待詔臣盧明楷拔
貢生臣廖名揚奉
敬恭校刊

臣龍官等謹言陳壽三國志體制簡樸故事實實可以繼馬班之武後儒爭訾其帝魏寇蜀夫壽本仕晉承魏祚奉命修史難於立言況壽並不帝魏寇蜀也三國各自爲書魏紀二字亦後人所誤加非壽之舊又蜀志首曰先主後主諱某迥非孫氏所能比並魏不云紀蜀著其諱可謂帝魏寇蜀乎而未復假楊戲贊以網羅全史且陰著中漢季漢名目于以見皇統斯在變劍隱辭令後人自悟苦心千載若揭也但是書出漢入晉首尾幾及百年諸書紀載不無外互而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文亥豕魯魚倘所不免臣龍官謹同臣浩臣良表臣珣楷等將監本別本與凡漢晉之書參互考訂悉心校勘并取前學士臣何焯所校本擇其引據精確者概行摘出逐卷分注釐爲考證計千有餘條臣等學識頑乏見聞固陋不足稱旨愧懼交併謹識

